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筱玫博士

媽在看我臉書？初探Facebook上的親子互動

Is mother watching my Facebook?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arents-children interaction through Facebook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生：李芸珮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六月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論文

媽在看我臉書？初探 Facebook 親子互動

研究生：李芸珮

本論文業經審查及口試合格　　特此證明

論文考試委員：

曾國峯　　吳筱玫

陳清河

指導教授：

吳筱玫

專班執行長：

陳百齡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6 月 5 日

誌謝

終於通過了論文地獄的考驗，回想起一年前的現在，正在為該做什麼論文題目而苦惱，當時連個影都沒有，心中更是倍感惶恐不安，直到兩個月後我遇見了指導教授筱玫老師，記得第一次碰面時，聊起對幾個不同論文題目的想法，筱玫老師在短時間內即提供專業且精闢的建議，一下解決了我的疑惑與盲點，讓之前籠罩在愁雲慘霧中、不斷摸索的我，一掃過去陰霾，爾後的論文之路更像吃了定心丸般，配合老師的進度，一步一步向前走，慢慢地看到了開花結果。衷心感謝筱玫老師費心指導，您能當我的指導教授，真是學生的福氣啊！

寫論文的過程中，隨著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問題產生，無非是訓練自己處理、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當突破了一道道關卡後功力等級也漸漸往上提升了，除了在學術上的修煉外，這也是一段重新面對、檢視自我的歷程，這才赫然發現原來生命的層次是環環相扣，過去的經驗與當時的痛苦蛻變將是下個階段成長前進的基石，雖然每天都有揠苗助長的感受，不過現在回頭看這顆小樹，也算值得欣慰了！

很珍惜有此難得機會與 EMA100 同學們共度兩年研究所的求學時光，尤其是分組報告與讀書會的好夥伴，每週同心協力消化好幾篇的英文 paper，加上趕作業、大大小小報告的磨練，慶幸我們一起撐過來了，謝謝佳慧、財政、雅絹、珮如。謝謝所有受訪者的協助，始得以完成豐富的訪談資料收集，特別感謝口試委員陳清河老師與曾國峯老師，在口試時提出精闢的觀點，讓我在後續修改並檢視論文時能更縝密並補足缺失之處。此外，謝謝曾經給予過寶貴建議的蘇蘅老師、江靜之老師、忠博學長、忠融學長、君萍學姐，承蒙各位傳授學術經驗，使本論文更趨完整。

謝謝淑如、淑文、玉玫、金雯、邱姐、Jo、秋羿、JJ、點點以及 Jimmy 的任何幫忙和打氣陪伴，最難熬的時候帶給我希望的 Angela 與 Jennifer「I think I can」憑著這股信念讓我足以支撐到最後，Leisha 啟發了我「Never give up something you really want. It’s difficult to do, but worse to regret.」，當然還有一路走來所有關心、替我加油的朋友、主管與同事們，每當遇到瓶頸時，有你們的陪伴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點滴在心頭！另外，感謝那些不看好我、在背後冷嘲熱諷的貴人，所有辛苦的淬鍊與激勵，累積成就日後不斷精進的我，最後將此論文獻給我的家人。

芸珮 謹誌

2013 年 7 月 17 日

摘要

科技變遷帶動社群媒體的興起，尤其 Facebook 快速發展提供了親子互動一個新場域，家長透過 Facebook 了解更多子女的生活面向、最新動態，但反觀子女有著卻不想被父母親全盤掌握、監視的想法，而希望與父母親保持某種程度的關心與忽略，產生一種矛盾的心態，成為值得探討的有趣現象。家長與子女的 Facebook 經常性使用已日益普遍，因此，探討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有其必要性，更進一步了解 Facebook 上人與人互動的樣貌、彌補文獻的不足，進而發掘兩代在使用經驗的差異性與觀念，提供後續研究一些新的啟發。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以 13-18 歲之間的青少年與其母親做為研究對象，共採訪 12 位受訪者。研究分為三個層次，先從個人經驗出發，體現親子雙方使用與自我揭露所展現的差異，其次，以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類型分析不同的個案特色，探討親子兩代使用 Facebook 後產生關係變化，對現實生活中的權力角色產生何種影響？最後，扣連檢視 Facebook 親子互動中是否出現反向社會化現象做鉅觀思考。

研究結果發現，在 Facebook 親子互動初期呈現後輩教導長輩使用的反向社會化現象，而母親在使用過程接收到新的刺激與學習後，亦有長者再社會化的情形。兩代在個人隱私揭露上展現極大的差異，母親的管教方式悄悄滲入子女 Facebook，親子互動類型表現在具體的面向，以「母親回覆子女留言」與「觀看子女的 po 文、打卡、連結」，最為凸顯親子代際衝突與觀念差距，「雙向聊天功能」是維繫親子關係願意分享、交流信任的最佳管道，「封鎖」為子女線上自我防衛的最後一道防線，現實生活中的關係修補有助於維持線上的互動平衡。

關鍵字：臉書、前喻文化、親子互動、自我揭露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in highly growth of using Facebook, which was bring about by new technology, providing the new field where parents and children who ca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On the parents' side, they can understand more aspects of lives and last news about children through Facebook; on the children's side, however, they do not want that parents put them under surveillance through Facebook. Instead, they hope, through using Facebook, that they can keep in touch with their parents occasionally. Thus, the different expectation of using Facebook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onstitute interesting issue which deserves us to study. Moreover, as for parents-children interaction through Facebook which is common phenomenon, we think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is issue. By doing this , we can understand a little further about the formation of interaction on Facebook, finding the insignificance of existing literature, identifying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using new media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inspiring follow-up studies.

This study adopts in-depth interview, with literature review, which focus on 13-18 years old teenagers and their mother; total numbers of interviewers are 12. There are there parts in this study: Firstly,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we analyze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which focus on how their using experience and their self-discoursing construct different reality separately. Secondly, we construct the parents-children interaction types and, through those conceptual types,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s-children relationship, and discuss how this transformation affects power relation in every life, after using Facebook. Thirdly, from macro perspective, we consider whether reverse socialization exist in parents-children interaction on Facebook.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he primary stage, children do teach their mother how to use Facebook. In other words, reverse socialization do exist. At same time, there are re-socialization existing in parents' side when mother receiving new stimulation and learning. In addition, there is huge difference about privacy issue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mothers' parenting embeds deeply in interaction on Facebook. The most significance of conflict and of the idea ga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ppear in "mothers reply message to their children " and "watching children's comments, place where they are, and their sharing linking." The best way of maintaining parents-children relationship which let them will to share and trust each other is "two-way chatting function." Instead, children will use "block" to not to share comments or linking with their parents and regard this function as their final mean of self-defense. Besides, parents-children interaction on Facebook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offline interaction in everyday life.

Keywords: Facebook, prefigurative culture, parents-children interaction, self-disclosur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背景.....4
一、Facebook 網站發展簡史.....4
二、Facebook 在臺灣使用情形.....5
三、Facebook 互動功能與隱私設定.....6
第三節　研究目的.....9
第四節　研究流程.....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12
第一節　文化變遷下的反向社會化現象.....12
一、Mead 的後喻、並喻與前喻文化.....12
二、世代現象與代溝問題.....13
第二節　Facebook 互動性.....15
一、互動性.....15
二、Facebook 互動性與權力控制.....17
第三節　親子互動與 Facebook.....18
一、親子互動與網路使用.....18
二、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20
第四節　自我揭露與 Facebook 隱私.....21
一、自我揭露.....21
二、青少年在使用 Facebook 的自我揭露差異.....22
三、Facebook 的個人隱私揭露.....23
第五節　文獻探討小結與研究架構.....2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六節　研究問題 2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8
第一節　質性研究 28
一、質性研究法 28
二、深度訪談法 29
第二節　研究設計 29
一、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 29
二、研究對象 30
三、受訪者背景介紹 31
第三節　訪談大綱 34
第四章　資料分析 37
第一節　Facebook 上的個人使用與自我揭露 37
一、親子使用 Facebook 動機 37
二、年齡設定與多個帳號 41
三、加與不加的考量－朋友數量與隱私設定 42
第二節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 46
一、被封鎖經驗 46
二、Facebook 親子互動類型 51
第三節　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的權力、角色變化 61
一、A 家庭：旁敲側擊－漸進式滲透 61
二、B 家庭：默默觀看、監控並施以管教 62
三、C 家庭：從 Facebook 互動中發現代溝差距 63
四、D 家庭：你進、我守的親子攻防戰 65
五、E 家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情境式溝通 66
六、F 家庭：平輩式溝通拉近親子距離 68
第四節　Facebook 親子互動與反向社會化 6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74
第一節　研究結果概述.....74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75
一、顛覆與創造－兩代反向社會化之體現.....75
二、衝突或平衡？Facebook 親子攻防的矛盾拉扯.....76
三、秘密或公開？親子如何跨越隱私界線.....78
四、線上與離線－母親的管教行為深入 Facebook.....79
第三節　研究限制.....80
第四節　未來研究建議.....81
參考書目.....83
附錄：訪談錄音同意書.....9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圖目錄

圖 1-1　臺灣 Facebook 各年齡層使用人數.....2
圖 1-2　使用者在 Facebook 上的使用習慣.....3
圖 1-3　Facebook 平均一天使用者行為分析.....3
圖 1-4　Facebook 全球活躍用戶數.....5
圖 1-5　Facebook 臺灣男女使用人數.....6
圖 1-6　Facebook 個人頁面.....6
圖 1-7　Facebook 塗鴉牆版面.....8
圖 1-8　Facebook 上的貼文隱私設定.....8
圖 1-9　研究概念圖.....10
圖 1-10 研究流程圖.....11
圖 2-1　使用者對使用者互動性四種模型.....17
圖 2-2　本研究之 Facebook 親子互動類型.....26
圖 2-3　研究架構圖.....2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目錄

表 1-1　常見的 Facebook 互動功能.....7

表 1-2　未成年與成年用戶在 Facebook 的使用權限差異.....9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31

表 5-1　研究問題與分析結果概述整理表.....7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去年生日，高齡 91 歲的老奶奶從她的包包裡，緩緩拿出一張 4 x 6 的照片，她告訴我說：「這是妳四歲時我們祖孫倆的合照，好好收著。」拿起合照的當下，心裡頓時湧入一股悸動！隨著歲月的流逝，卻不見照片邊緣泛黃的痕跡，原來奶奶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著，只是照片裡坐在玩具車上玩耍的小女孩如今已長大成人，而奶奶雍容華貴的氣質依舊，一頭烏黑亮麗的捲髮轉眼間已是白髮蒼蒼，我握著手中的照片，剎那間彷彿回到了過去的光陰，小時候奶奶照顧我的情景，教我認字、說故事…，使我突然領悟到，如果能保存多一些過去珍貴的回憶，該有多好！

在數位相機與智慧型手機尚未發達的年代，長輩們把一張張洗出來的照片妥善保存在相簿裡，甚至還會用手寫的方式來記錄當時的日期、地點。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有了嶄新的變化，年輕人習慣使用手機上傳與 Facebook 分享照片，在個人動態上留下記錄，而「打卡」也同步記錄了時間與地點，於是我用手機拍下與奶奶的合照，並將原先那張照片用手機 app 軟體合成一張新的，加以編輯修飾。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這是個簡單、容易的操作，但對從未使用過 Facebook 或手機 app 軟體功能的奶奶來說，透過電腦螢幕上看照片、影片，畫質清晰還能放大，甚至可以在 Facebook 上看到遠在他鄉的親戚們近況，讓她臉上洋溢著開心的笑容，覺得既新奇又有趣，這是我第一次帶著奶奶體驗 Facebook 的世界，沒想到一個小小的舉動，竟帶給老人家莫大的欣慰。如同 Mead（1987：27）所說：「我們今天進入一個歷史上的全新時代，年輕一代對神奇的未來的前喻型理解中獲得了新的權威」，Facebook 的使用，對我來說不只是並喻文化的見證，也是前喻文化的展現。

Mead（1970）在《文化與承諾》（周曉虹、周怡譯，1987）中講述，傳統的社會化過程中，由上而下有著明確的方向，長輩指導晚輩，包括了既定的行為規範、社會文化知識、價值觀念、傳統權威與知識體系，稱為「[1]後喻文化」。個人的行為規範成為其他同輩人學習效法，為「並喻文化」，尤其以青春期階段的青少年最為顯著。另外，由後輩教導長輩，即是「前喻文化」的特質。Tapscott（2008）在《N 世代衝撞》（黃貝玲、蔡宏明、羅耀宗譯，2009）書中提到，在 Facebook

[1] 「後喻文化」原文為「postfigurative culture」；「前喻文化」原文為「prefigurative culture」。本研究依原文翻譯，與《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周曉虹、周怡譯，1987）內文中對前、後喻文化所定義之翻譯相反。

的世界裡，這些 N 世代是專家，甚至教導父母如何去使用新科技，孩子在科技跑道的領域上超越了父母，形成「世代重疊」（Generation Lap）的現象，Facebook 的快速發展不僅影響了年輕世代的思考模式與使用行為，與使用者之間也產生相互作用，協助塑造了年輕人對科技使用的文化優勢。

於是，我開始觀察生活周遭 Facebook 裡的 po 文，大部分都是跟朋友的互動、發生的人事物分享，而父母親經常會 po 與小孩的合照，但反觀子女卻較少主動在 Facebook 上提及對上一代家人之間的互動，尤其在青少年階段的未成年人，由於身心發展尚未完全成熟，正值自我認同與角色擴充的社會化階段，對於親子互動溝通較容易產生衝突或反叛表現，他們一方面獨立自主，卻又不想被父母親全盤掌握、監控，希望與父母親保持某種程度的關心與忽略，產生同時具有依附與衝突的矛盾情感（Luescher & Pillemer, 1998），形成為親子互動中值得觀察的現象，雙方親子關係的發展在子女青少年階段，具有相當程度的變化性，最能聚焦在探討 Facebook 使用中親子互動所要凸顯的研究對象特質。

根據 CheckFacebook.com（2012）資料呈現，年輕世代為 Facebook 最大的使用族群，以 13-24 歲占最大比例（38.1%）、其次為 25-34 歲（33%）（圖 1-1），顯示在 Facebook 的使用上，青少年已是主要目標族群，年輕一代使用越來越普及，並與其生活緊密相關。此外，創市際（2012）的調查發現，「瀏覽朋友即時訊息」（89.2%）及「社交交流與他人互動」（87.5%）是名列國人 Facebook 使用習慣的前兩名（圖 1-2）。Pew Internet 網站（2012）也指出 Facebook 使用者在一天中的平均使用行為，最常使用的是「按讚」（26%）與「回覆他人的 po 文或留言」（22%）（圖 1-3），反映使用者具有與人進行社交互動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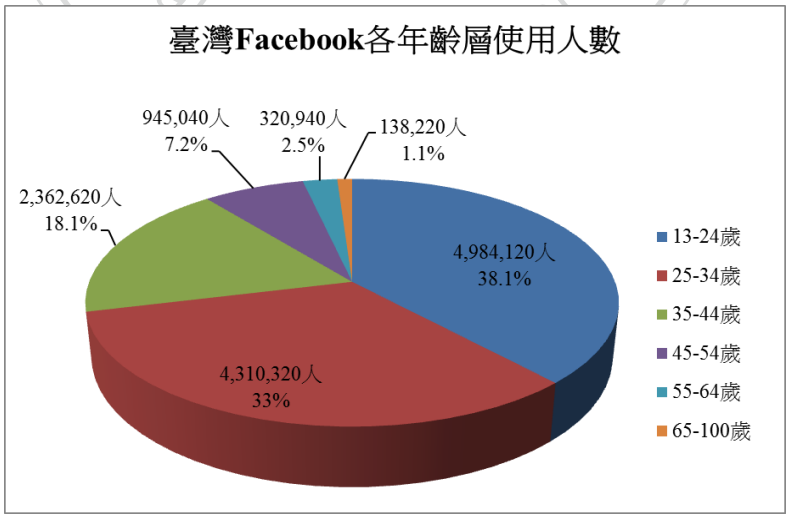

圖 1-1　臺灣 Facebook 各年齡層使用人數
（資料來源：CheckFacebook.com，2012 年 11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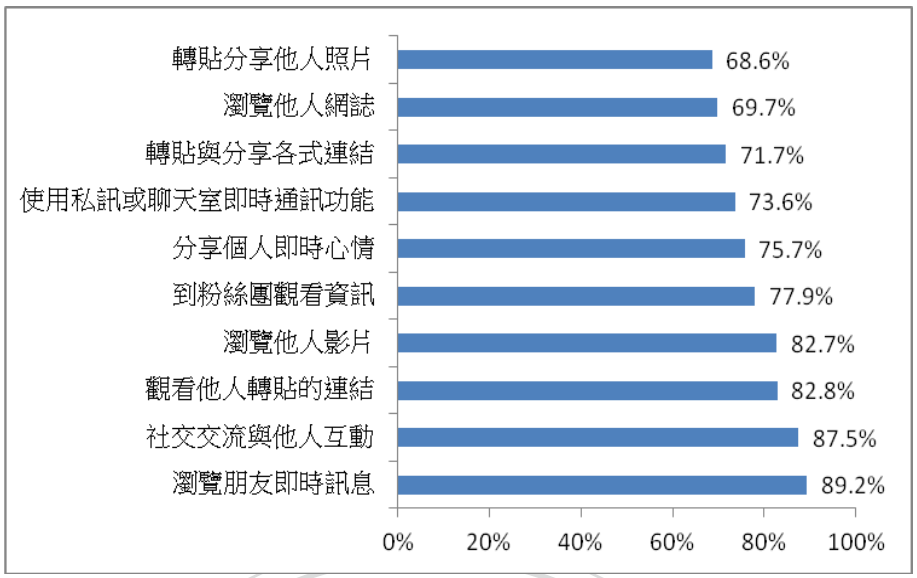

圖 1-2　使用者在 Facebook 上的使用習慣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2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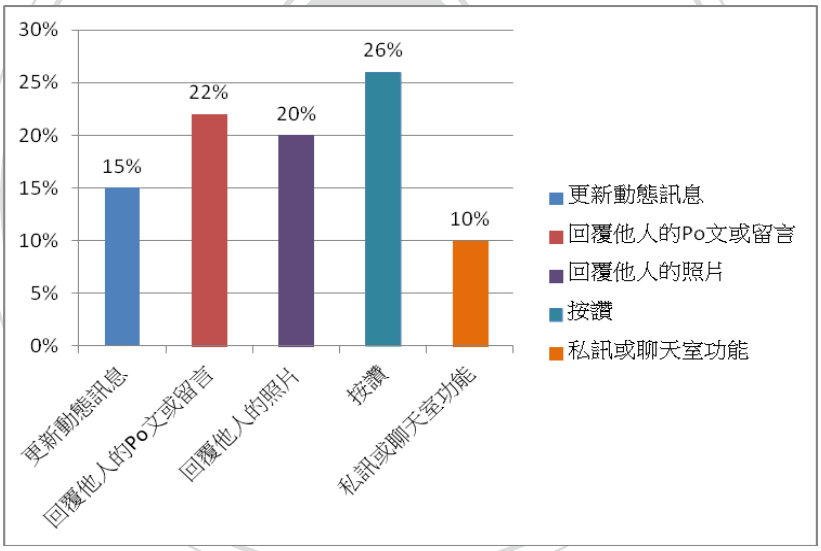

圖 1-3　Facebook 平均一天使用者行為分析

（資料來源：Pew Internet，2013 年 5 月 11 日）

由上述得知，不同於以往被動、接收閱聽人的角色，Facebook 的使用者，呈現主動、積極、想要與人互動的特性，反映在 Facebook 這類的社交媒體上，彼此之間的互動行為是複雜的，從 Facebook 科技使用的背後也隱藏了更多使用者對於自我揭露的動機考量（Boyd, 2007; Livingstone, 2008）。而這種對個人隱私的認知差異，反映在親子兩代使用 Facebook 場域內將發生何種變化？這些變化對於父母與子女使用 Facebook 的互動有什麼樣的影響？親子雙方的關係又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改變？皆為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內容。反觀國內父母親加入子女 Facebook 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加上青少年階段有其發展之變化性，因此，探討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的議題有其迫切且必要性，研究者關注於 Facebook 使用對兩代互動間所激盪出的變化與影響，期能更進一步了解兩代在 Facebook 上親子互動所呈現出的細緻樣貌、彌補文獻不足，從青少年與父母親的 Facebook 互動經驗中，發掘彼此使用的差異與觀念，創造親子對話空間，促使經驗交流，並藉此觀察新媒體科技對於閱聽人的影響，提供後續研究一些更新的啟發。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 Facebook 網站發展簡史

Facebook 的創辦人為 Mark Zuckerberg，在 2004 年 2 月於哈佛大學創立了「The Facebook」，起初這個靈感來源來自於 Zuckerberg 的中學同學錄，同學稱為「The Facebook」，除了介紹校園環境以及師長、同學的大頭照姓名等資訊，也成為方便新生們互相認識的管道，因此 Zuckerberg 在設計之初，便結合圖像化的方式提供認識交友的管道，透過社交網站串連在一起。到了 2004 年 12 月，Facebook 的用戶數在全美已經超過 100 萬人。「The Facebook」發展初期只提供給哈佛大學學生以及附近的學校申請註冊使用，到了 2005 年才慢慢拓展開放全球的學校機關使用，2005 年 8 月 23 日，這個從校園開始發跡的社交網站，正式改名為「Facebook」，2005 年 12 月 11 日 Facebook 全球共有超過 2000 所大學及高中加入，範圍擴及到加拿大、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維基百科，2012）。

從 2006 年 9 月 11 日起，任何用戶輸入有效電子郵件位址都可申請，唯一的限制為，未年滿 13 歲的人不能自由申請使用。2006 年至 2007 年期間 Facebook 致力於提升產品服務，例如：2006 年 8 月，推出 Facebook 記事本功能，加入標籤、插入圖片、評論的網誌服務；2007 年 5 月 10 日，Facebook 提供免費分類廣告的計畫，為未來全球化的廣告合作紮下了根基。同年 5 月 24 日，Facebook 推出應用編程介面（API），讓第三方軟體開發者也能夠透過這個開放平台，撰寫開發程式。2007 年 6 月與 iTunes 的合作為用戶提供免費音樂單曲下載，藉此活動推廣蘋果與 Facebook 的異業合作，吸引更多學生族群使用。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9 月間，該網站在全美網站中的排名由第 60 名飆升至第 7 名。由此看出 Facebook 在美快速竄升的影響力，已超越了當時熱門的分享照片網站，如 Flickr，成為美國排名第一的照片分享站點，加上 Facebook 網站服務多元創新，包含塗鴉牆近況更新、聊天室、寄信、影音、檔案分享、網誌、應用程式、討論群組、遊戲、粉絲團、心理測驗等，慢慢從當初在校園發跡的社群網站轉型為全球性的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樣貌。

Facebook 在美國市場打下漂亮的一仗後，便將視野拓及到全球市場，2008

年可說是 Facebook 積極朝向歐洲、亞洲市場發展並且全球用戶量快速成長的重要關鍵年。2008 年 3 月，Facebook 推出了德語版、西班牙語版和法語版；2008 年 6 月，Facebook 推出了簡體中文版服務中國大陸使用者，同時也提供了兩個繁體中文版本，以供香港和臺灣使用者使用。Facebook 在臺灣發展的初期，Facebook 上的遊戲與朋友間增加互動，像是開心農場、養寵物等等，掀起一股在開心農場上種菜、施肥的風潮，對於吸引使用者加入更是功不可沒，在 2009 到 2010 年間充分展現 Facebook 社交媒體快速成長的發展實力與前景。從 2004 年 5 月，Zuckerberg 創辦 Facebook，到 2012 年底，Facebook 使用者人數便從 100 萬成長到 10 億（圖 1-4），足足有 1,000 倍之多（天下雜誌，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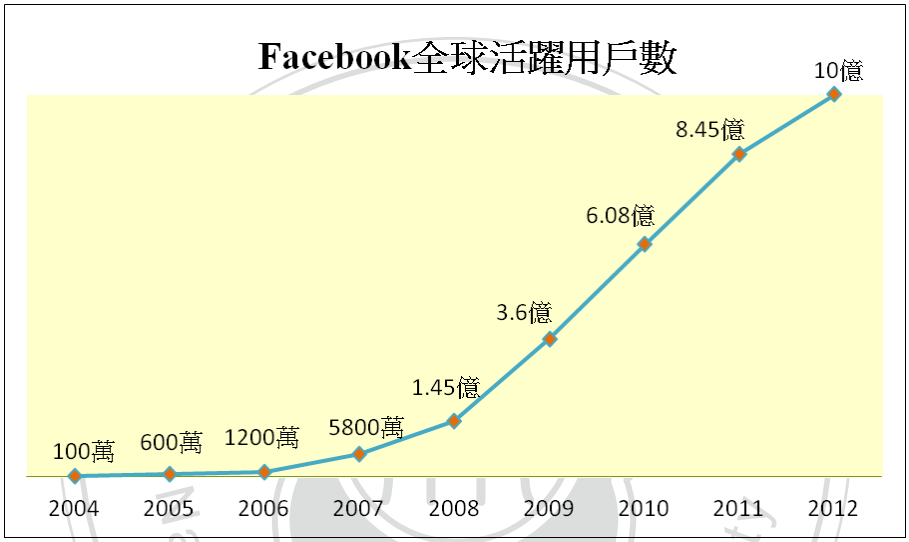

圖 1-4　Facebook 全球活躍用戶數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12）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二、Facebook 在臺灣使用情形

根據 Facebook 的統計網站 checkFacebook.com（2012），在 2012 年 11 月 28 日的統計結果，全球 Facebook 的使用者為 965,856,600 人，其中臺灣的使用人數為 13,061,260 人，大約占全球使用人數的 1.35%。在性別上，臺灣男生、女生使用 Facebook 的人口數是較無差異的，男生為 50.6%、女生為 49.4%（圖 1-5）。顯示「性別」對於臺灣使用者的差異性不大，近乎平均。另外，從臺灣 Facebook 使用各年齡層的分布狀況看來，顯示最大的使用主體落在 13-24 歲的年輕世代，約占總體使用人數的 38%（見圖 1-1）。

Dwyer 等人（Dwyer, Hiltz & Passerini, 2007）指出，使用者使用 Facebook 目的，根本動機為溝通和保持關係，而青少年加入社交網站的動機是為了與朋友保持密切的聯繫，在 Facebook 上較受歡迎的活動，包括更新自己的近況和活動資

訊、共享照片、朋友的訊息更新，贈送虛擬禮物，發送郵件和發佈公共訊息等。這反映出 Facebook 早期推出時以遊戲與貼文為本的互動方式，至今已產生了轉折與使用習慣上的變化，呈現主動性增強，互動性複雜的使用者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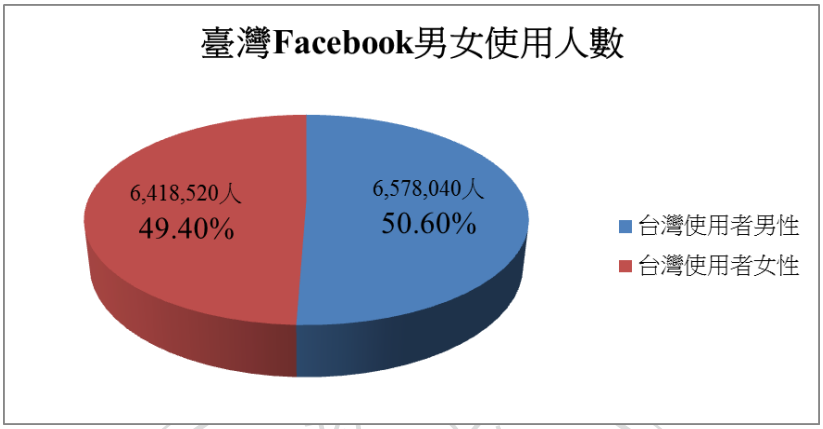

圖 1-5　Facebook 臺灣男女使用人數
（資料來源：CheckFacebook.com，2012 年 11 月 28 日）

三、Facebook 互動功能與隱私設定

Facebook 網站服務多元創新，2007 年 12 月在全球推出新版動態時報頁面（Timeline）的服務，使得傳統的個人頁面版型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圖 1-6）。之後又於 2011 年 2 月在臺灣啟動 Facebook Place 地標功能，結合智慧型手機定位服務，吸引更多使用者參與「打卡定位」、「貼標籤」的行列，研究者將一般 Facebook 常見的互動功能整理如圖 1-7 與表 1-1：

圖 1-6　Facebook 個人頁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2 年 11 月 28 日）

表 1-1 常見的 Facebook 互動功能

圖 1-7 所示位置	互動方式	功能說明
左上-最愛區	動態消息	可瀏覽塗鴉牆、掌握朋友即時最新或人氣動態，與塗鴉牆頁面相連結。
左上-最愛區	收件匣訊息	與電子郵件的功能相似，可以收發傳訊息、圖片與夾寄檔案，此功能也與聊天室功能互通，當聊天室顯示離線狀態，私人訊息會在收件匣裡出現。
左上-最愛區	分享相片	分享個人照片或影片、建立相簿、編輯或修改、也可為每本不同相簿設立權限。
左上-最愛區	活動	可建立活動，或是接受活動邀請，並可依據清單、行事曆排列紀錄，以方便瀏覽。
左中	朋友	將朋友群或家人做分類，依據不同屬性自訂類別。
左中	社團	成立社團或是參加社團，聚集共同興趣或嗜好的朋友，加入討論，具有即時互動式的留言聊天系統，發佈活動聚會消息的功能。
左下	粉絲專頁	使用者依據個人喜好加入粉絲專頁，又分為「粉絲專業動態」與「發現粉絲專頁」兩種。
左下	應用程式	「戳」、「禮物」、「應用程式中心」、「遊戲動態」、「網誌」、音樂、甚至也可以連結到相片、轉貼連結、收件匣訊息。
中間上方	尋友工具	尋找其他的朋友，與他人做連結，也可搜尋人、地標、事物。此外還有邀請朋友、朋友名單一覽表等與尋友相關的功能。
中間上方	近況更新	個人近況更新貼文、分享相片、影片、打卡定位、發佈網誌，也會連結回到個人的專屬動態時報中。
中間區域	塗鴉牆	用戶留言板的內容會被發佈到朋友的塗鴉牆上，即時了解朋友最新動態、分享，可以按「讚」、「留言」、「轉貼分享」來回應塗鴉牆上的訊息，方便溝通。
右上	即時動態區	此區會顯示朋友們即時使用 Facebook 的互動狀態，包括按「讚」、留言、貼文、新增相片影片等訊息。
右下	聊天室功能	即時通訊聊天室，在線上的朋友可以直接聊天，離線狀態的訊息則會進入收件匣中，只有發訊人跟收訊人看得到，也可群聊以及設定桌面版與手機版的即時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7　Facebook 塗鴉牆版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2 年 11 月 28 日）

除了上述基本功能外，Facebook 的隱私設定也是影響互動機制的關鍵，在貼文的隱私控制上，用戶可以更改貼文的分享對象，為「公開」、「朋友的朋友」、「朋友」、「自訂對象」、「只限本人」，並且針對人際關係鏈管理你與認識的人之間的關係連結設定、動態時報與標籤、廣告、應用程式與網站、甚至限制舊貼文的權限設定、還有封鎖用戶與應用程式這幾類設定（圖 1-8）。

圖 1-8　Facebook 上的貼文隱私設定

（資料來源：轉引自 www.facebook.com，2012 年 11 月 28 日）

Facebook 對於 18 歲以上的成年用戶的隱私控制和分享選擇，在隱私設定層級的範圍最廣包括「公開」或「所有人」，但對於 13 歲以上（具有用戶資格）至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則設計了隱私控制與分享選項的保護措施，以便與成年人做區隔。研究者將兩者使用權限的差異，整理成表 1-2。

Facebook 從網站崛起進而發展成社交媒體的形態，添加了許多與使用者互動的新功能，使得 Facebook 的用戶對於內容呈現與隱私控制皆有其行使權力，達到即時、多面向的溝通。使用者能夠主動性創造內容、進行交流，也可被動瀏覽、隨選，透過這種「類社交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取代了與真實世界的互動（Beniger, 1987）。反觀青少年在使用 Facebook 進行親子互動時，也會受新科技的特性影響，甚至 Facebook 隱私設定功能背後似乎也隱藏了科技監看機制，都可能促使親子雙方進而採取不同的互動方式，因此，研究者認為了解 Facebook 的科技特性也有助於兩代親子互動的對話與交流。

表 1-2　未成年與成年用戶在 Facebook 的使用權限差異

成年與否 使用權限差異	13- 18 歲未成年用戶	18 歲以上成年用戶
訊息處理方式	最高權限僅於接收「朋友的朋友」的訊息	可根據設定，接收「所有人」的訊息
分享照片與近況更新貼文	最高權限僅能設定「朋友的朋友」	可透過公開發佈，跟「所有人」分享
標籤（tag）運作方式	最高權限僅能設定被「朋友的朋友」在貼文中標註	「所有人」皆可在貼文中標籤自己
標籤審查機制設定	在預設情況下為「開啟」	預設情況下為「關閉」
座標定位服務	定位功能在預設為「關閉」	可以選擇「開啟」或「關閉」
公開設定運作	最高權限僅只設定「朋友的朋友」	可透過公開發佈，跟「所有人」分享，並有公開搜尋列表
訂閱功能	「關閉」訂閱功能	「開啟」開放訂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年輕的一代和年長的一代在 Facebook 的使用方式、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對立與衝突，所產生的代溝情形，從中找出親子兩代在 Facebook 互動上的差異，並觀察是否有長輩向子女學習的反向社會化現象。本節釐清研究

欲探討的三個層次（圖 1-9）：

（一）從「個人層次」探討親子雙方的 Facebook 使用經驗，以期對受訪者的動機、使用狀況、學習經驗能有概括性的了解，親子雙方科技使用立足點的不同對其使用行為有何影響？個人自我揭露與隱私考量判斷標準何在？如何呈現在兩代之間的差異。

（二）從「親子互動層次」來看，結合上述的自我揭露以及互動模式文獻中提到的溝通概念，將經常性使用的 Facebook 功能，分成四個親子互動象限類型，個別討論其中的受訪者案例。從親子互動個案，延續自我揭露與 Facebook 功能性互動經驗的討論，觀察親子兩代之間使用 Facebook 前後對親子關係權力角色運作的變化情形，是否影響原先家庭成員之間的角色平衡。

（三）最後以「鉅觀層次」檢視在 Facebook 兩代互動上是否出現長輩向後輩學習的反向社會化現象。

圖 1-9　研究概念圖

承上所述，研究者先處理親子的個人使用經驗開始，再延伸到雙方互動上的討論，探討親子使用 Facebook 前後雙方權力關係、角色平衡的變化情形，最後扣連至前喻文化中由後輩教導長輩的反向社會化思考，構成本研究的核心主軸，整理成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親子兩代在 Facebook 個人使用經驗與自我揭露的差異。
二、分析親子兩代 Facebook 使用上的互動差異。
三、探討兩代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的權力、角色之變化。
四、檢視 Facebook 親子互動是否出現反向社會化的現象。

第四節　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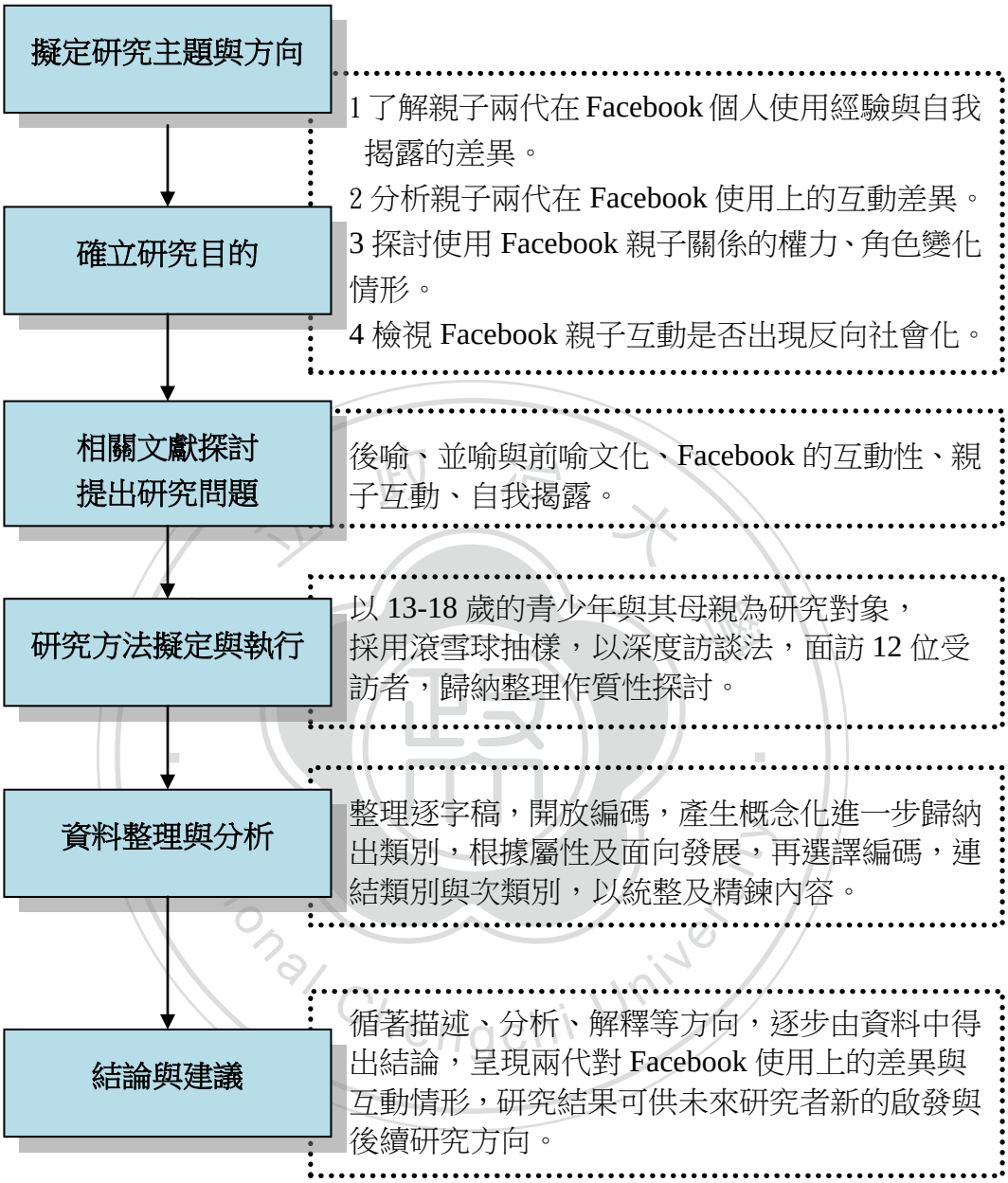

圖 1-10　研究流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先就文化變遷下的反向社會化現象作深入探討，從文化變遷的社會脈絡中呈現世代差異與代溝問題。第二節從科技互動性的角度出發，檢視互動性在 Facebook 中，如何展現在雙方的權力控制上。第三節從親子互動的定義談起，到網路上的親子互動，再聚焦討論青少年與父母在 Facebook 上的互動差異。第四節談自我揭露以及青少年在 Facebook 的隱私設定差異。最後，經由文獻檢閱，整理上述文獻總結並發展研究架構，進而推導出研究問題。

第一節　文化變遷下的反向社會化現象

Mead 在《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周曉虹、周怡譯，1987）從文化傳遞的方式出發，她將整個人類文化分成三種基本類型：後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後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是指晚輩主要向長輩學習，「並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是指晚輩和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則是長輩反過來跟晚輩學習，亦為反向社會化。

一、Mead 的後喻、並喻與前喻文化

後喻文化為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所謂的「老年文化」。在原始社會中社會勞動還是靠人力來進行，生產工具也十分簡陋，加上物質缺乏，自然環境險惡，使得社會的發展十分緩慢，在人們的觀念中，文化的傳承是固定且制式化的，由上而下垂直式的全然接受上一輩的教育，後代必須經歷上一代所經歷的一切，前輩的過去就是後輩的未來。

Mead 認為祖孫三代是構成後喻文化的基礎，上一輩是社會公認的行為楷模，也是年輕一代學習效法的典範，她更進一步闡釋了後喻文化的基本特點，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些許微弱的變化，但基本的前進道路是不會變的，是種儀式化的行為。經由上一代傳承下來的不只是基本的生存技能，還有他們對生活的理解、生活方式以及是非觀念，這樣的文化中年輕一代的社會化過程都是在上一代的嚴格控制下進行的，也因此，尊敬長輩成了最基本的美德，先人的智慧與經驗構成了後喻文化的本質。

在後喻文化所建構的社會觀念中，祖孫三代把他們的生活視為理所當然，這也構成了後喻文化得以保存的關鍵條件：缺乏疑問和缺乏自我意識。這樣的文化

傳遞過程從根本上排除了變革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年輕一代對上一代生活反叛的省思，也摒除了代溝的產生，而後喻文化崩潰之際即是並喻文化誕生的開始。

並喻文化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文化，Mead 列舉了戰爭失敗、移民運動、科學發展等諸多導致後喻文化崩潰、並喻文化誕生的歷史原因。「文化的斷裂」使得年輕一代失去既有的行為楷模，他們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創造符合時代的全新生活模式，以求領先於其他同輩們，於是產生了文化傳遞的並喻方式。

Mead 指出在並喻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因年輕一輩所經歷的不完全等同於上一輩的歷史經驗，反觀於上一輩在教養後代的方法上已經無法適應下一代新世界成長中的需要，因此造就了最初的「代際衝突」。在此同時，年長一輩必須首先面臨先前行為方式的喪失，但這種喪失是痛苦的，意味著對先前生活的否定，也是對自身的否定，兩代之間於是衍生了牴觸與衝突。Mead 藉由移民家庭中的情況，證實了這種由於年老一代不能夠再繼續引領青年向前行而產生了兩股勢力，分別代表新與舊，存在不同生活方式的兩代人之間產生矛盾與衝突的必然性。

前喻文化是一種與後喻文化相反的文化傳遞過程，也稱為「青年文化」。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電子技術、生物技術、光通訊技術、海洋工程、空間開發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使得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幾十年中發生了難以逆轉的變化。這樣的巨大改變使得未來再也不是今天的延續，而是今天的發展之果。在後喻文化中，社會化的對象是社會中尚未成年的個人，而前喻文化中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他們的前輩，形成「反向社會化」，如同 Mead（周曉虹、周怡譯，1987：93）所述「在前喻文化中，代表未來的是晚輩，而不再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

Mead 前喻文化的理論基礎植基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快速變遷，她認為在二次大戰後的科技革命是個全新的歷史時代，二次大戰以後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使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年長者的經驗已經不可避免地喪失傳喻的價值，相較於祖先曾是新大陸（空間上）的移民，二次大戰以前出生和長大的一代，則是屬於時間上的移民。在社會出現重大的變革下，年輕一輩已經不如以往過去長者憑藉特定的文化系統、伴隨著日積月累的經驗傳承下去，面臨新生活的挑戰這一輩必須更加去了解、經歷並迅速吸收以適應快速的社會變遷。

二、世代現象與代溝問題

關於代際問題的研究，Mannheim（1952）在 1923 年發表的「世代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一文，提出「世代現象」具有社會與文化特徵，面臨相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條件的同一年齡層的一輩才會有相同的基本需要、價值觀念、

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他提出「現實世代」與「世代單位」兩個觀點，並解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概念，進一步解釋世代的特徵。「現實世代」指的是以時間軸按照年齡作區分，具有相同歷史背景，經歷共同歷史事件具有共同命運參與事蹟的同一輩人。而「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s）則是按階級，例如：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無產階級等作橫向式區分。在現實世代底下的個體，用不同方式基於共同的經驗逐漸形成不同的特定群體。

Pilcher（1994）進一步闡述 Mannheim 的概念，認為世代是一種以生死為事實基礎的社會現象，對於世代的同屬性應該要把握肉體、精神與心靈之間的轉換，與所處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文化結構間具有相互連結的關聯。Mannheim 指出，在 15 至 25 歲階段的年輕人，是形成價值觀、意識形態與人生觀的重要時期，倘若此階段的年輕人共同經歷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關鍵點，必然會受到影響，而產生特有與眾不同的「世代意識」（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Mannheim 強調，這群新一代的年輕人將使用不一樣的全新框架與視野甚至記憶去接觸，稱為「全新接觸」（fresh contact），使得他們與同世代的人產生較親近且易溝通的特質。由此可見，新一代在接收了上一代所遺留下來的經驗累積後，會吸收、反芻、修改甚至捨棄，進而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套新的文化創造與價值。現代社會的變遷不是只靠一代人完成的，而是不斷演變的代際社會共同演化而成。

Mead（周曉虹、周怡譯，1987）強調前喻文化的代際衝突是跨國界、全球性的。在當代社會中的代際衝突不同於後喻文化中的局部性代際衝突，她認為每一代的生活經歷和信念都將與他們的上一代有所不同，因此必須去接受現代世界的代際衝突。過去常把代溝產生的原因歸咎到年輕一輩的反叛行為上，而實施由上而下的教化手段，Mead 卻歸咎到是上一代的落伍觀念所致，應該要促使兩代人平等參與交流與對話，使得長輩們也能虛心向年輕人學習，透過年輕人不斷吸收廣博而新穎的知識，才能實現一個賦予生命力的未來。由上述 Mead 的觀點，可以發現兩代之間的教化已從單向、上對下的方式轉變為下對上、甚至是雙向的互動影響，年輕一代具有主動創造新文化的積極涵義，而且是存在於全世界，普及化的一種文化現象。

Reich（1970）在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書中也提到代溝的觀念，Reich 從一個保護生態環境問題-美國綠化的價值觀，去凸顯二次大戰昔日的青年與戰後嬰兒潮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現象。「第一意識」（Consciousness I）為個人我，隸屬於個人經濟之下，視為「祖輩」的觀念；工業化的社會造就了「第二意識」（Consciousness II）也就是工業革命發展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的固化思想，始於 18 世紀，「第二意識」擴大到組織參與層面，仰賴於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各種權力形式介入的力量，處於權力平衡的狀態，為社會行動基礎，亦代表「父輩」。他提出新一代的美國青年屬於試圖超越之前的「第一意識」與「第二意識」，

創造出新的「第三意識」（Consciousness III）。他強調，這一代的任務在於讓人類重建並且回歸到自然，並且縮短與上一代的差距，青年指的並非實際上的年齡，而是不斷學習成長的一種變化狀態，肯定年輕世代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作用，而長輩們對於新的知識技能需要經由「再社會化」向年輕一輩學習，這也呼應了 Mead 的前喻文化觀念。

綜合以上學者觀點，整理出以下特徵：首先，學者皆提到在文化的傳遞過程中，必有其歷史關鍵事件促使代際之間斷裂，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造就了社會變遷成為年輕一輩反向社會化的基礎。Mead 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是促成並喻文化與前喻文化的重要分野點，Reich 的第三意識主導社會論點亦然，在經歷相同的歷史事件會使得同輩產生共同的情感連結與文化意涵（Mannheim, 1952）。其二，這三位學者皆肯定新一代對於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他們接收新的觀念與刺激後會發展屬於同一輩的社會現象，創造與上一輩不同價值觀，被認為是新的文化創造而非歸類於年輕一輩的反叛行為表現。第三，上一代對於新事物的接收，產生了「反向社會化」的學習現象，Reich 也提到長者面臨了向晚輩學習「再社會化」的觀點，Mead 更確立了反向社會化在前喻文化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 Mead 的後喻、並喻與前喻文化做為宏觀的理論基礎，探討親子代際之間在 Facebook 互動過程中，所產生代與代之間的觀念上的落差、學習經驗以及對 Facebook 使用的互動情形，由於年輕一輩具有較高的科技敏銳度與學習能力，Facebook 的使用可能改變傳統家庭上對下的單向權力關係，使得父母的權威性受到動搖，從中看出反向社會化以及再社會化的現象如何落實在 Facebook 的親子互動上。

第二節　Facebook 互動性

一、互動性

歸納學者探討媒介互動性的定義與解釋，可分為以下四個面向：

（一）使用功能層面的互動

強調功能性的學者大多是從科技的觀點出發，由於新科技產生了新的特徵，讓使用者產生了與原先所沒有的經驗，而這種新的互動方式是以功能性（functionality）為依據，能夠達成多重方向的溝通（Markus, 1990），並且將這些新的互動性特徵與其他面向做連結，進而產生新的溝通策略。此外，Guedj 等人（Guedj, Hagen, Hopgood, Tucker, Hugh & Duce, 1980）將互動（interactive）定

義為能夠展現各種互動方式且具有控制性的系統，互動的功能運用是一種控制行為的展現，互動的涉入程度決定了控制的運作方式，互動性越高涉入程度也越深，相對控制力的運作也越強。

（二）個人察覺經驗的互動

此派觀點的學者主張互動性與個人感知做連結，個人察覺到各種新的媒介科技如何影響個人生活，進而與科技產生了互動行為，因此，必須以使用者為中心做思考，若要測量這些互動性的程度，最重要的應該重新檢視使用者如何察覺或體驗這些特徵，而非從科技的角度著手，重視科技與感官經驗的結合，是互相影響的結果（McMillan, 2000; Kiousis, 2002）。

（三）閱聽人交流的互動

有些學者認為互動性不應該只有單向行動或是雙向反應，而該重視訊息傳遞之間的相關程度，也就是互動性存在於參與者進行資訊交流的程度（Rafaeli, 1988）。基於這樣的概念，可以分為兩種互動交流：「對話的觀點」（the dialogue view）以及「以訊息為依據的觀點」（the message-based view）。在對話的觀點中，著重於會話式風格的交流；相較之下，以訊息為依據的觀點，則是處理先前送出去的各種訊息與先前訊息之間的互動關聯。這兩種觀點皆聚焦於「溝通交流」，強調互動性的察覺存在於個人心中，但互動交流卻是可以觀察的。

（四）多向度的觀點

持多面向觀點的學者，採取比較宏觀的角度，對互動性的解釋綜合了使用者經驗與科技特徵，做了較大層次的描述，Szuprowice（1995）指認出三種互動性層次：使用者對使用者、使用者對文件、使用者對電腦。Pavlik（1998）認為互動性指存在於來源與接收者間的雙向溝通，若來源與接收者不只一個，則會形成多重方向的溝通。Mahler 和 Rogers（1999）提到新式的互動科技，主要的目的在於將潛藏的採用者與已採用者連結起來，正因如此，個人在與他人進行通訊時，必須採用相同的科技，才能顯出該科技創新的用處。因此，若要藉由科技的散佈來促成多方通訊，仰賴於「關鍵大眾」（critical mass）的使用。

在研究「互動性」的同時許多觀點定義皆能呈現意義，綜合以上學者看法，目前互動性研究在探討整合科技與使用者相互的經驗與感受，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主軸：人與科技互動，例如：科技功能面向探討，以及多向度的觀點，另一為使用者感知經驗的互動研究，強調使用者感知與交流。在這兩個脈絡中，皆須同

時進一步考慮互動性的涉入程度以及溝通的方向，涉入程度高低、深淺將會影響到實質的內容交流，產生權力控制與關係上的變化。

二、Facebook 互動性與權力控制

Rafaeli（1998）提到，在各種合作式的大眾媒介系統中，閱聽人是媒介內容的接收者，也是主要的媒介內容來源；從一對多傳播擴展到多對多傳播，閱聽人並非被動的資訊接收者，而是主動的共同資訊創造者。主動的閱聽人具有一項關鍵特徵，即個人對於呈現及內容皆擁有控制權力。Leah 與 Livingstone 在《新媒介科技手冊》（2006／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中提出在溝通環境中的溝通方向以及控制程度，都是互動性的中心，此做為兩向度，進而提出了四個使用者互動模型（圖 2-1）。研究者運用此概念來說明 Facebook 互動性與權力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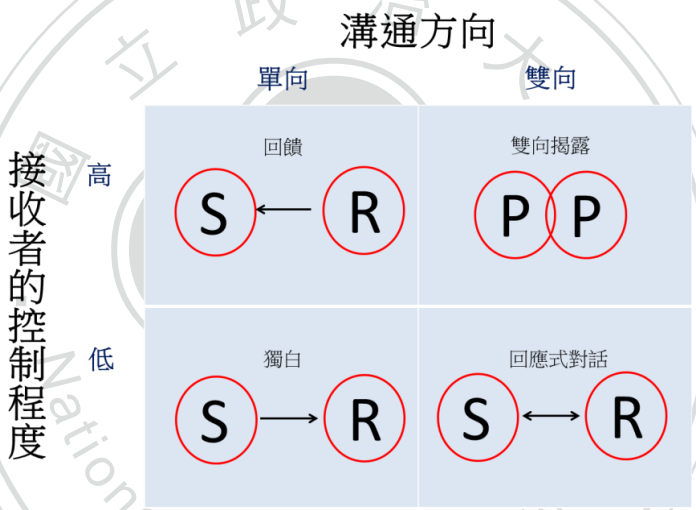

圖 2-1　使用者對使用者互動性四種模型
（資料來源：Leah & Livingstone, 2006，引自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

獨白（Monologue）為單方向，由發送者控制溝通方向，強調將訊息傳遞出去，而在獨白中，回饋往往是附加的，端視溝通者是否願意在環境中加入互動性。在 Facebook 上的主動貼文、分享、打卡、連結等屬獨白，皆由訊息提供者主動發佈給接收者。

回應式對話（Responsive dialogue）表示每一項訊息皆反應了對先前訊息的意識，也就是說在回應式對話中，訊息發送者依然保有主要的控制權，多重互動的溝通，使得發送者與接收者的角色變得無法區分，但也成功促成雙向或多向對話，在 Facebook 上的回覆留言即屬此例，接收者透過留言與訊息發送者在 Facebook 上公開對話，能反映親朋好友們的意見，有時甚至還能引起高度共鳴，透過你來我往不斷的回饋過程，呼應了多方對話概念，也是某種程度承接上一則

留言的回應，回覆的內容包含了對先前訊息的意識，從中可以看出該篇貼文或分享，呈現何種型態。

雙向揭露（Responsive disclosure）接收者與訊息發送者都有高度的互動呈現雙向回應，彼此經常性的互相分享想法、溝通互動，對雙方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有所幫助，像是 Facebook 上的聊天室與私人訊息，這兩種功能保有通話的私密性，只有接收者與傳送者雙方或是小型團體成員才看的到，因此，在這上面討論雙方或小型團體成員更願意自我揭露，表達真正的想法。

回饋（Feedback），由接收者傳遞回應給訊息傳送者，例如：Facebook 按「讚」的功能，單就表面上的意義為對發文者的認同與支持，但卻看不出傳送者背後所想要表達的意涵與動機，因此，歸類為是單向式的回饋模型。

綜觀上述這四種模型，有時候是同時並存於真實的 Facebook 互動情境當中，反而難以嚴格的劃分屬於哪一種象限裡面，但可以觀察得到，閱聽人控制的力量從中而生，不管是接收者或視訊息發送者都可以主動性的選擇與拿捏移動控制的位移、速度與力道，也就是控制的移動與力量，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變化與操作的動態行為，連帶影響互動性產生質變，於是發訊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也跟著引起微妙的變化。

此外，國內與 Facebook 互動性相關的研究，對提升人際互動多呈現樂觀正面的態度，但也觀察到其他有趣的互動現象：陳品宏（2009）的研究發現在 Facebook 的虛擬環境中，除了會淡化小團體的界線，也會創造新的人際關係，甚至連坐在一起的兩人也傾向使用 Facebook 代替現實生活進行溝通互動的情形。張純富（2010）發現，藉由 Facebook 系統的推薦，能夠連結到不同關係網路的成員，拓展人際面向，但親疏遠近所產生的信任感會影響到如何選擇溝通工具以及互動的方式。顏伯霖（2010），則是著重於自我發展層面的研究，探討大學生人際關係對大學生的行為、態度、道德、價值觀、情緒的影響。由此可見，Facebook 上的人際關係與互動已逐漸被重視與討論，並且肯定其正面的效果，但也帶來了新的溝通現象，呈現多元樣貌的社交世界。

第三節　親子互動與 Facebook

一、親子互動與網路使用

關於親子互動的解釋學者們有相近的看法，Olson 等人（Olson, Russell & Sprinkle, 1983）提到，親子間支持性的互動來自於高開放式的溝通，良好的溝通

將增進家庭的凝聚力及順應力，使得家庭關係良好和諧。親子溝通指的是經由分享彼此喜好、情感與需求，能建立親子間相互的了解，並增進親子間的和諧度（翁樹澍，1990）。White（1996）發現，正向的親子互動將使孩子易接受父母的意見，且父母會在孩子作決定上有其影響力，避免孩子產生偏差行為而造成親子關係緊張和衝突態勢。

Smith 等人（Smith, Prinz, Dumas & Laughlin, 2001）在探討家庭過程對子女發展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家庭的凝聚力和溝通方式與子女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社交技巧有密切相關，成員凝聚力越高，表示家庭成員之間願意花時間相處，愈親近，可以發揮保護功能，避免子女參加反社會的同儕團體。孫毓英（1986）也指出父母與子女間有效的溝通應是良好親子關係的基石。由上述研究得知，良好的親子溝通互動能有效提升子女處理問題與化解衝突的能力，並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

由於青少年時期正值身心狀態發展還未成熟的階段，親子雙方相當容易隨著雙方認知符號、情緒符號與行為符號表達方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衝突經驗（宣秀慧，2001）。Hall（1987）以親子衝突的觀點指出，親子之間因對獨立自主與否的觀點有所差異，加上負向的親子溝通而常引發親子衝突。另外，相關研究也顯示，親子溝通品質不佳乃是親子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楊秋燕，1992；李介至，1998）。有研究指出，父母若表現出溫暖、接受、參與的態度，其子女在青少年時期通常也會適應良好（Aunola, Stattin & Nurmi, 2000）。

Newman 和 Murray（1983）發現，誘導民主式的溝通將使青少年強烈認同其父母親，內化其父母的規範和價值，親子間較無不和諧的情況出現。相對的，若是高壓權威的關係，可能使孩子表面上的順從，但內心卻不見得接受父母的意見，儘管兩代之間對於看法觀點有顯著的差異，但雙方必須試圖去尋找親子互動對話的管道與方法。

此外，青春期階段，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互動相當重要，雙方良好的互動能有助於改善孩子的生活滿意度與心理健康（Ciairano, Kliewer, Bonino & Bosma, 2008）。也有研究指出，與父母親近能防止行為問題，例如在學校適應不良以及情緒失調（Amato & Rivera, 1999）。

由上述學者觀點得知，在良好的親子溝通互動下成長的孩子比較能同意別人的不同論點且從容地表達意見，而非一味排斥或反抗，並能避免孩子的偏差行為而減少親子之間的衝突。良好的親子溝通能營造出正向的家庭互動氣氛，對於學習效果也有正面幫助，為子女人格發展適應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潤滑劑。

網路普及化所提供的空間對親子溝通產生極大的影響，不僅為溝通場域，同

時也有著形塑親子關係的力量，當把溝通媒介的可能性也引入家庭脈絡中的同時，家庭溝通形態也可能發生改變，對於網路使用抱持樂觀態度的學者認為，網路是以扮演「另一種溝通管道」的姿態在家庭中出現（沈孟燕，2009）。親子雙方以互相平等的個體層次（as equal-leveled individuals）在 Facebook 上進行溝通，使得網路成為一種新的、積極的親子互動管道（Chen, Goh & Li, 2009）。

在家庭關係中，Schwartz（2004）提出，網路可以做為一種開放的溝通管道，消除家庭溝通與人際交往上的障礙，青少年在網路環境下更為開放，願意分享，網路成為子女與家長溝通時更習慣的一種替代式對話空間。Kennedy 與 Wellman 在 2007 年從整個家庭結構變化出發，認為目前許多家庭不再如過去是以「家庭」作為互動單位，而逐漸轉變以「個人」來建立與家庭內、外的關係與連結，其研究結果顯示資訊和傳播技術將提供家庭成員得以透過手機、email 或是即時通訊軟體一直保持聯繫，這表示在日漸個人化的家庭中，網路即是一種新生的溝通管道，提供家人之間的關係得以維繫。

另外，由於兩代之間存有差距，也造成親子在網路溝通上的挑戰，站在青少年的角度，網路科技的使用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被視為新的依戀對象，但不同於幼年時的依戀情結（Lei & Wu, 2007）。網路在青少年時期發揮重要的影響，缺乏網路使用技術、鮮少使用網路溝通或欠缺這方面知識的父母，將難以與他們的子女使用這個管道產生連結。

二、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

親子在 Facebook 上的互動，與他們在日常生活相處也就是離線後的關係有密切相關，Chen 等人（2009）指出，親子在 Facebook 上的溝通並不侷限於線上平台。相反，它延伸到現實世界中，Facebook 上的父母需要擺脫傳統嚴肅管教的角色調性，轉而以平行對等的關係來與子女互動，這實現了 Giddens 所說的平等性（Solomon, Warin, Lewis & Langford, 2002）的概念，會促使親子互動更加緊密。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現有關係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它會影響 Facebook 的潛在運作，當父母與子女在現實生活中擁有積極正向的關係，在 Facebook 上的互動會更融洽（Kobayashi, 2007）。

不過，也有學者持反對的觀點，Subrahmanyam 和 Greenfield（2008）從批判觀點出發，認為網路會讓孩子增強使用，對現實世界的溝通與親子關係造成負面的影響。Aratani（2008）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家長註冊成為 Fceebook 的用戶，並加入自己的小孩為朋友，被解釋為家長查看 Facebook 查看子女的交友圈以及他們孩子的朋友。不過也有些子女對父母加入 Facebook 的反應不同，有的子女歡迎他們的父母加入，幫助父母創建自己的個人資料與使用，但也有人認為加入

Facebook 是個便利的方法，他們能夠透過線上觀察了解父母的近況，甚至對父母也在使用 Facebook 感到相當「酷」（Kornblum, 2007）。但也有些子女抱持負面的看法，加入反家長團體，來表達對父母加入的不滿（Aratani, 2008; Kornblum, 2007）。

從父母親使用 Facebook 與親子關係的互動，不僅可以了解父母想藉由 Facebook 溝通，參與子女的生活分享動態，但青少年一方面不想被父母親全盤掌握、監控，卻希望與父母親保持某種程度的關心與忽略所產生的矛盾心態，而隨著網路興起後，藉由網路溝通成了家庭溝通的新場域，尤其是 Facebook 社群媒體出現後創造家庭互動的新平台，隨著越來越多的家長加入和使用 Facebook 與子女溝通的工具，這種現象會如何影響親子關係？因此，本研究將視野放置於 Facebook 上的親子溝通互動的變化情形，有助於我們掌握兩代之間互動關係與科技使用的變化趨勢。

第四節　自我揭露與 Facebook 隱私

一、自我揭露

Jourard 和 Lasakow（1958）將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定義為向他人透露之前未知的訊息，使得自己被其他人認識的一個過程，也可視為知識分享。這種知識分享可能存在於個人之間、組織或團體中，有多重目的性，存在於社會情境之下發生（引自 Laurenceau, Barrett & Pietromonaco, 1998）。Jourard（1971）認為自我揭露是雙向交互的過程，坦誠的自我揭露也是一種個人的成長與收穫，往往被視為加強或維繫關係的基礎。Rubin（1975）指出，自我揭露為向其他人透露越來越多的訊息來建立彼此信任，而這種形式的揭露，也可某種程度上改進心理健康以及情感狀態（引自 Smyth, 1998）。自我揭露在團體中的展現為能夠加強團體成員間的信任基礎，但它也可以被視為是成員間用以合法化群體認同（Galegher, Sproull & Kiesler, 1998）。綜合以上，可以發現自我揭露為向對方透露訊息多寡的程度，有助於雙向的了解互動，擁有積極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好處，對個人與組織而言，自我揭露能建立自我認同與身分確認。

自我揭露有分程度上的不同，Altman 和 Taylor（1973），以三種分類方式將自我揭露分為：核心層（core）、中間層（intermediate）、外圍層（peripheral）。外圍層關心的是傳記的數據性資料，像是年齡；中間層注重個人的態度、意見與價值觀；核心層包括個人信仰、需求、恐懼、價值觀。Antaki 等人（Antaki, Barnes & Leudar, 2005）主張自我揭露需要考慮到整體情境，而非單獨的、個別的因素。

網路可能改變人們對個人資訊的揭露需求以及影響自我揭露後的結果，例如在線上對其他人揭露訊息可能使得安全性變得更加脆弱（Ben-Ze'ev, 2003）。Garfinkel（2000）認為這些數據資料的連結，以及無孔不入的資訊設備也使得個人資料更加受到威脅，個人資料如同商品般被擁有。

二、青少年在使用 Facebook 的自我揭露差異

有關線上社交媒體自我揭露的差異性（Blackshaw, 2009），有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更關心自己的隱私揭露（Fogel & Nehmad, 2009）。此外，也有測試 Facebook 上的信任度與自尊對於隱私的關係，發現自我揭露程度越高的人他們感知媒體的信任度越高（Christofides, Muise & Desmarais, 2009）。Moore 和 Gullone,（1996）發現，青少年在從事有風險行動時往往不太能夠辨識行為的不良後果，低估了負面後果的可能性。

Livingstone（2008）發現，青少年使用者對於年齡、宗教、政治立場以及性向表現這些資訊，較不被認為是隱私的考量。相較於成年人而言，這些項目被認為是與個人隱私相關，且自我揭露較低。換句話說，他們在這些面向的表現，是比較寬鬆而且隱私的設定較低，而大學生也有類似的情形（Christofides, et al., 2009）。青少年認為透露一些個人隱私或者他人資訊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小事一樁，因此，他們願意在 Facebook 上公開自己的個人訊息讓好友知道，但是研究也顯示，青少年在意的反而是對父母之間的隱私揭露，這也反映他們對父母的自我揭露跟對朋友的標準不一樣（Boyd, 2007; Livingstone, 2008）。

從發展與學習的角度，如果青少年更經常暴露在同一個媒體環境之下時，行為也將隨之改變。Tapscott（黃貝玲、蔡宏明、羅耀宗譯，2009）認為，現代的青少年花在互動式的社交媒體比看電視的時間還來的多。看電視是個被動接收的過程，但在互動式社交媒體尤其是 Facebook，還涉及了內容創造，這種技術的使用改變了青少年在發展初期對新科技的使用方式。研究顯示，童年後期與青少年時期是人格發展的關鍵時期（Soto, John, Gosling & potter, 2011），此外，家長與師長們對於青少年在網路上太過公開的隱私揭露行為，也會產生擔憂，不過，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來看，當青少年隨著年紀增長邁入成年後，逐漸了解隱私的重要性，對於網路的自我揭露行為也會更加看重，不像年輕時那麼輕易地公開私人的資訊。

根據社會認知理論，人會受到社會環境的相互影響（Bandura, 2001），當人們使用越多的新傳播科技時，所經歷與體驗到媒體環境所帶來的便利性與優勢，會進而形塑與創造新的媒體環境與規範。然而，青少年或成年人在學習時皆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比起其他線上的社交型網站場域，Facebook 提供了不同的

自我揭露環境，因為在 Facebook 強化了自我揭露的重要性，使用者暴露在自我與他人的揭露中，Facebook 的設計對自我揭露與認同抱持積極鼓勵參與的態度，因此，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越頻繁，或許能感知開放性的設計原意，更願意於自我揭露（Christofides, et al., 2009），新的使用者倘若看到他們的朋友更願意透露訊息，也會影響他們本身在 Facebook 上的自我揭露行為（Burke, Marlow & Lento, 2009）。

Christofides 等人（Christofides, Muise & Desmarais, 2012）研究發現，青少年比成人更願意「收集朋友」。例如：加入不喜歡的人或是他們不認識的人，這也是反映了青少年與成年人在交友上的差異，而且在 Facerbook 上使用時間越長，對於隱私揭露的可能性越高，這也證實了青少年在 Facebook 上的使用時間比成年人還要久，且互動性高（Blackshaw, 2009）。反觀成年人在保護自己線上的隱私考量比青少年來的複雜，成人較「謹慎使用」，因為他們被賦予背負更多的社會責任與身分管理（MacDermid, Franz & De Reus, 1998），成人的行為複雜且難以預測，要去改變成人的隱私比起青少年來說更為困難。

三、 Facebook 的個人隱私揭露

隱私（Privacy），即防止個人訊息洩露，Burgoon 等人（Burgeon, Parrott, Lepoire, LKelley, Walther & Perry, 1989, 132）將隱私分為四種面向，並定義它為一種「身心互動與資訊流自我控制的能力」。

（一）身體空間性的隱私（The Physical Dimension）：身體上的隱私性是指個人對其他人的願意接觸範圍，這是基於人類需要有個人空間，違反此種的包括了監測、進入他人的個人空間、以及身體上的接觸。

（二）互動隱私（The Interactional Dimension）：這是指個人有能力控制社會交往、與人溝通互動的隱私。Burgoon等人（1989）延伸面向的探討，包括在公開場合使用不當的言詞用上侮辱他人，評論挑起不必要的言論爭端。

（三）心理隱私（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心理層面涉及了人類有控制情感與認知並形成價值觀的能力，這也涉及了跟什麼對象、在什麼情況下分享自己的想法、情感與資訊交流有關。心理層面的隱私（成熟度）發展某種程度能夠幫助或是限制個人的成長。這類的例子像是謾罵與良性勸導。

（四）資訊隱私（The Informational Dimension）：資訊的隱私跟個人有權決

定如何、何時，以及呈現何種內容給別人或組織有關（Westin, 1967）。根據Burgoon等人（1989），資訊隱私跟心理層面個人願意自我揭露的互動程度有密切關連，但它也有部分是受到法律或習俗的制約限制，這部分超出個人所能控制的範圍。例如: 網路駭客盜取個人資料。

在網路的世界裡，尤其像 Google 跟 Facebook 這樣的媒體，網站設計原意即更具有隱私和訊息揭露功能，隱私討論與其相關研究變成一個熱門的議題，許多研究顯示，隱私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中扮演重要的影響力（Nielsen, 2010; Rosen, 2010）。

Facebook 當初設計原意是要鼓勵更多使用者分享，跟其他的社群網路具有相同的作用（Burke, et al., 2009）。但是分享的行為與個人訊息隱私將會帶來潛在的風險，包括了不經意的洩漏個人資訊、受到謠言與留言攻擊破壞名聲、不必要的接觸和騷擾、第三者對特定數據的使用、駭客潛入、以及身分被盜竊（Boyd, 2007; Debatin, Lovejoy, Horn & Hughes, 2009; Taraszow, Arsoy, Shitta & Laoris, 2008）。即使 Facebook 已提供更全面的隱私保護，仍然隱藏了嚴重的隱私問題（Anthonysamy, Rashid & Greenwood, 2011）。

在一項針對 Facebook 隱私調查的研究，挑選了 4000 名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有在使用 Facebook 的學生，發現參與者願意提供大量個人資訊（Gross & Acquisti, 2005）。2007 年所做的 Facebook 隱私的研究，調查了 205 名的學生使用者發現，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提供他們的地址（Fogel & Nehmad, 2009）。另外，2008 年的研究找了 1740 名學生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已經更改了他們的隱私設定，對隱私的標準變得更加嚴格，顯示對隱私的認知與安全性議題的考量已更受到關心與重視（Dey, Jelveh & Ross, 2012）。在 2009 的研究中更加證實了使用者普遍關心自己在 Facebook 上的個人隱私，當隱私威脅增加，相對人們因擔心被第三方取得資料而降低資訊揭露的意願（Christofides, et al, 2009）。

使用者對 Facebook 上的隱私的考量，有相關研究發現主要來自於對於隱私權被侵犯的可能性，以及預期較少的損害，對於侵犯隱私權的可能跟隱私考量上存在著中間效應（a medium effect），但感知損害所造成的影響，往往在隱私考量上是容易被忽略的（a negligible effect）（Krasnova, Kolesnikova & Guenther, 2009）。由此可知，人們在評估 Facebook 隱私考量時，多從資料可能被入侵的角度出發，而較少站在可能會遭受到的損失、傷害來做謹慎思考。

此外，隱私考量與自我揭露可能受到了個性或是來自於本身人格的不同影響而出現了獨立行為，解釋隱私考量與自我揭露呈現負相關（Christofides, et al., 2009; McKnight, Lankton & Tripp, 2011）。而也有研究則證實了，隱私考量與跟朋

友之間的是強或弱連結有關，與使用者越熟的朋友，對其自我揭露的程度也越高（Tufekci, 2008; Stutzman & Kramer-Duffield, 2010）。

第五節　文獻探討小結與研究架構

經由文獻探討得知，從文化變遷的角度，世代差異為不同世代所面臨不可阻擋的問題，而代際問題的產生必有其歷史斷裂點，新科技的變革造就了年輕一代在使用科技能力上具有快速增能現象，科技不僅改變他們的使用方式甚至是思想觀念，相對地年輕一代透過自身使用某種程度也在創造新的科技，兩者相互影響。本研究從前喻文化的觀點為立基，做為一個宏觀的理論視野，加入 Facebook 本身的科技互動討論，從中觀察 Facebook 科技特性對兩代之間產生的使用差異以及親子關係中權力、角色變化情形與反向社會化現象。

另一方面，從過去親子溝通的研究中發現，良好的親子溝通互動應該植基於雙方提供多樣化訊息並保持溝通管道的流暢，而 Facebook 提供了親子間新的溝通平台，在 Facebook 上個人化帳號可視為私人空間的延伸，個人隱私設定的程度取決於青少年與父母彼此願意坦承、分享多少內容資訊，自我揭露為一個雙向過程，也是用來加強或維繫信任與關係的基礎，因此，當親子雙方在使用 Facebook 時，會受到個人自我揭露的程度而影響他們的互動行為，對於親子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因此，了解親子兩代之間因個人自我揭露而產生使用 Facebook 上的互動差異，為本研究在個人層次的焦點。

由於個人的自我揭露程度會影響 Facebook 隱私設定與互動，研究者挪用前述文獻中 Leah 和 Livingstone（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的互動性模式雙向溝通或是單向接收的概念，與前述訊息發送者在 Facebook 上自我揭露程度高或低綜合比較，提出本研究之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類型圖（圖 2-2），依照「訊息發送者的自我揭露程度」高低與「互動程度」為雙向主動或是單向被動，來解釋親子在 Facebook 的四種互動類型分類：

一、 雙向主動且我揭露程度高─「雙向揭露」：這一類型在 Facebook 的功能性代表為聊天室或私人訊息，親子可從中一對一溝通，不受外人觀看或干擾，隱密性高，相對願意自我揭露的程度也較高。

二、 雙向主動且自我揭露程度低─「回應式對話」：因為在 Facebook 上的回覆留言涉及到訊息公開的程度，別人的觀看或是更多複雜的考量因素，也會間接影響親子在上面的自我揭露程度較低。

三、 單向被動與且自我揭露程度高─「獨白」：指的是，由使用者本身所傳送出去的訊息，在 Facebook 上代表性互動功能為 po 文、打卡、分享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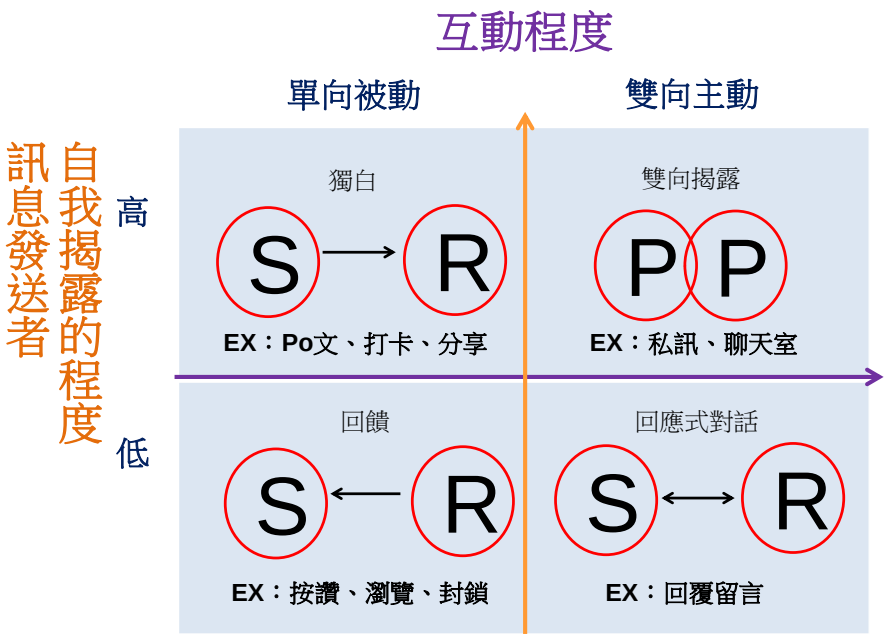

圖 2-2　本研究之 Facebook 親子互動類型

四、 單向被動且自我揭露低─「回饋」：由使用者所傳送出去的自我揭露程度低，較看不出背後的動機與原因，例如：按讚，也有被動式的接收訊息例如：瀏覽行為，屬於單向被動式接收且自我揭露低，最後是封鎖或限制對方觀看，即是拒絕與對方自我透露的行為展現。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展現在四種互動類型中，分別是：雙向揭露、回應式對話、獨白與回饋，親子互動的方式並非只是固定的單一型態，可能是四種互動類型的靈活運用，因此，研究者在觀察親子互動時，必須考量與實際的生活情境做結合，從受訪者提供的案例中深入了解親子兩代的想法、觀念，進而比較彼此之間的差異，從中發掘親子雙方經由 Facebook 使用關係的權力、角色之間消長變化情形，最後與 Mead 所提到的前喻文化相扣連，探討是否有反向社會化的現象。綜合以上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整理，提出研究架構如下（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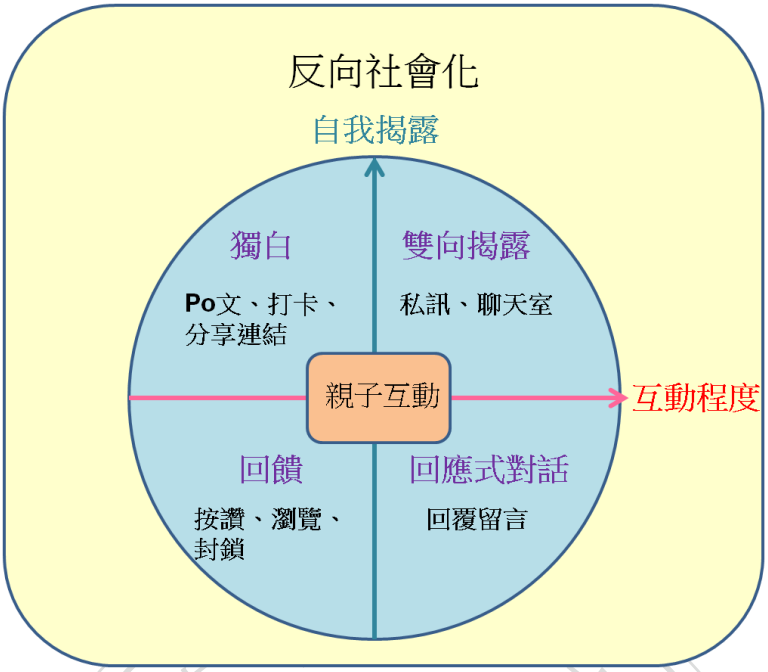

圖 2-3　研究架構圖

第六節　研究問題

研究者從研究目的、文獻整理，發展出本研究之架構，進而歸納出研究問題：

一、親子個人使用經驗與自我揭露在兩代之間的差異為何？
二、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反映在四種互動類型上，親子間的差異為何？
三、兩代之間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中的權力、角色變化為何？
四、Faceboob 上的親子互動是否出現反向社會化現象？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三小節：第一節選擇並說明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為研究對象，說明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研究對象的界定以及背景介紹；第三節為訪談大綱。

第一節　質性研究

一、質性研究法

當親子互動透過 Facebook 做為溝通平台時，其親子關係的微妙變化也會經由 Facebook 上經常性的功能使用以及雙方的隱私設定中窺知一二。本研究主要目的，希望能先從個人層次了解親子雙方在使用經驗上的差異，對其自我揭露程度有何影響。其次，探討雙方親子經由 Facebook 互動功能的使用與個人自我揭露，從互動程度與自我差異程度來看分成四種類型探討。從親子使用 Facebook 過程中，存在這四種類型衍生出來的家庭案例，是否產生了家庭權力、角色之間的變化？並觀察是否存在前喻文化所述之的長輩向後輩學習的現象。由於親子在 Facebook 互動，有其變動性與特殊性，乃針對特定的時空背景做探討，因此必須以深入方式進行受訪者經驗之資料取得，藉由探討研究對象的獨特性與差異化，描繪出真實親子互動中的不同面貌。

質性研究是採用個別案例（ideographic）的方式，將研究結果與範圍連結到特定的時空背景下作分析，針對特定時空下的社會背景進行探討（Bryman, 1988）。因此，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必須考慮其獨特性，而非能否代表全體樣本。質性研究的研究者本身即是資料收集與分析的主要工具，而資料多為零散的、互不關聯的，研究者必須從這些零亂的資料當中，利用簡化原則、分類原則和關聯原則，找出研究主體的主要概念化架構，進而獲得抽象的概念，透過由下而上的整理分析過程來累積社會現象的知識，屬於歸納（inductive）的一種，如同郭良文和林素甘（2002）所提到，質性研究不僅是進行研究的「操作技術」，更是一門研究者、被研究者、文獻與研究場域間的互動關係，屬於動態的過程，進而建構與了解社會真實的「詮釋藝術」。

由於質性研究為一種不斷變動的過程，強調互動的產生，也因此研究設計會因研究場域中的變化而有所修正，就研究策略而言，質性研究屬於非結構化的、開放性的程序以及較寬鬆、彈性的設計。因此，研究者選擇以質性研究為方法，呈現兩代受訪者之間真實的溝通互動情形，理出更細緻的問題樣貌與本質。透過研究者的親身參與，理解個體的主觀意義與建構，以個人主觀與經驗為主體，了

解人與人日常生活的互動、共同經驗與價值的分享，建構出多元的真相（江明修，1992）。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在資料的收集方法上採取「深度訪談法」。質性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可以了解到研究對象內心深處真正的想法與感受，所以訪談法被視為是「有目的性的談話」，可分為三種形式：「開放式」（open-ended）、「結構式」（structured）、「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其中，半結構式訪談法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的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半結構式訪談之特性，在於結合了結構式與開放式訪談兩者的特徵，包含了開放性與封閉性問題。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在整個訪談進行過程，訪談者不必完全按照訪談大綱的順序，來進行訪問工作，訪談者也可依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半結構式的訪談對特定議題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以進行資料收集工作，當研究者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來收集資料時，經常會有意外的收穫，適合用於深入了解個人生活經驗或將訪談資料進行比較。

由於青少年時期處於身心尚未完全成熟期，對於自我認同以及上一代之間具有依賴與自主的矛盾情結，而此一矛盾情結乃對於同一個特定對象所產生的情感聚集（Luescher & Pillemer, 1998）。而量化研究並無法完全凸顯此一特性，詮釋青少年內心的衝突情感層面，為了更深入探究青少年與上一代的動機與真正想法，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希望透過與青少年的訪談過程中，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這些重要因素並非單純用面對面式的普通訪談就能得到結果，必須深入受訪者的內心深處，如同抽絲剝繭一般，一層一層的往裡面探索，描述青少年對上一代內心真實的感受與互動樣貌，綜觀上述考量，本研究認為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在進行方式上較能符合研究需求。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

本研究的抽樣方式為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與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先根據研究者特意設立的研究準則，在母群體中採集特定樣本，立意抽樣必須依照研究者的目的、研究問題來判斷決定，在樣本篩選上必須考慮小規模、獨特性、非代表性、目的性選樣且能彰顯理論對資料有較大的解釋力的樣本為佳。此外，在觀察 Facebook 互動的青少年與其母親的樣本挑選上，研究者

也會親身參與互動過程及觀察，挑選日常生活有使用 Facebook 經驗且具特殊獨特性的母親與子女以不同的個案進行訪談與分析。另一方面，為「避免重覆」及「捕捉進展」原則，在選擇研究樣本時，以「滾雪球抽樣」方式，從研究者熟識的周遭朋友開始推進，以便深入觀察個案之間的互動情形，也較能對個案背景有所掌握與了解。從起始受訪者提供之資訊去篩選並聯繫其他組別的受訪者，先挑選出第一組個案之後，下一個抽樣樣本將再視情況與需要而定（胡幼慧、姚美華，1996）。

二、研究對象

以青少年與其母親作為研究對象，因青少年成長時期也是形成人生價值觀的關鍵時期，Erikson（1963）進一步指出青少年階段最重要的「發展任務」乃「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在青少年時期，子女漸漸脫離父母親獨立，交友圈與生活範圍逐漸擴大，社會化的選擇途徑也更多，相對也就具有更高的可塑性與多面向發展的可能，這個階段也是發展兩性關係與同儕相處的重要時期。根據前述文獻中提到 Mannheim 認為 15-25 歲這個階段，是年輕人形成重要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時期，而 Mead 與 Reich 也皆肯定年輕一代具有主動積極創造新文化內涵的作用，加上青少年時期亦涵蓋了部分 Facebook 的主要使用族群（13-24 歲）（詳見圖 1-1），綜上所述，從觀察青少年與上一代的 Facebook 互動情形，最能聚焦凸顯本研究所要呈現的親子差異。

本研究從兩個指標具體明確界定主要研究對象「青少年」的年齡範圍：（1）衡諸世界各國對青少年的定義，聯合國對青少年的界定為 15-24 歲、歐盟為 15-25 歲、世界衛生組織為 10-20 歲，其他如日本為 24 歲以下、美國則為 14-24 歲、新加坡甚至將青少年的定義延伸至 30 歲，可見各國都是從自身的理論、法令及實務運作等各層面來訂定範圍，並沒有一致標準。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在民法總則中，以滿 20 歲為成年；刑法為 18 歲；少年福利法中則規定適用對象為 12 歲至 18 歲，所以一般在習慣上，指 12 至 18 歲或 20 歲者為青少年，但也有部分調查研究將青少年的範圍拉長到 24 歲，如行政院青輔會所出版的「青少年白皮書」中，定義為 12 歲至 21 歲；由行政院主計處與青輔會合編的「青少年狀況調查報告」，則將「12-24 歲」定為適切的青少年年齡界定（轉引自：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2012）。（2）從 2006 年 9 月 11 日起，任何用戶輸入有效電子郵件位址都可申請，目前 Facebook 規定至少 13 歲才可註冊成為正式用戶，此外，Facebook 也特別針對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使用者，設計了隱私設定與分享選項的保護措施與 18 歲以上的成年使用者作區隔（www.facebook.com, 2012）。

研究者結合 Facebook 官方使用規定以及我國法規考量後，將研究對象的年齡範圍界定為 13-18 歲之間，以符合上述對青少年與未成年的使用者的標準之交

集。另外，年長的受訪者，本研究限定為青少年的母親，以排除年長受訪者性別變項的差異，更聚焦在母親這個角色對於子女 Facebook 互動行為的探討。以下是 12 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關係	年齡	職業	使用 Facebook 年資	每天平均使用總時間	Facebook 朋友數量
A1	母	53	科技業	3 年	6 小時	153
A2	子	16	學生-高一	4 年	4 小時	829
B1	母	44	動畫產業	5 年	3-4 小時	392
B2	女	13	學生-國一	4 年	4 小時	1219
C1	母	51	家管	2 年	2 小時	41
C2	女	17	學生-高職三	3 年	4 小時	148
D1	母	43	媒體業	5 年	5 小時	319
D2	女	14	學生-國二	4 年	3 小時	1123
E1	母	52	媒體業	4 年	9 小時	125
E2	子	18	學生-大一	3-4 年	10 小時	711
F1	母	38	服務業	4 年	8 小時	227
F2	子	17	學生-高三	6 年	5 小時	10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於 2013 年 2 月至 4 月進行訪談，皆以面訪的方式，訪談時間每人大約一個小時，共採訪 6 組、12 位受訪者。為避免受訪者事先已有了預設答案，影響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在訪談開始前，先不提供訪談大綱給受訪者，而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將視訪談者所回答的內容，進行深入追問，進行深度訪談時，採取半結構式問題分別探究「Facebook 上的使用經驗與自我揭露」、「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的權力、角色變化」、「Facebook 親子互動與反向社會化」等面向，訪談過程採取全程錄音，受訪者約在同一天的不同時段分開進行採訪，先訪問母親，再訪問子女，採訪時皆為單獨訪問，避免雙方互相干擾或事後有互相討論、套招的機會。每一組受訪者訪談完畢後，研究者針對受訪者所回答的狀況、對問題的掌握程度與完整性，來補充修正訪談大綱上原先的不足。全部的訪問結束後，再根據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打成文字檔記錄下來，並參照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進行後續資料整理與分析。

三、受訪者背景介紹

研究者從平時對 6 個家庭、12 位受訪者就日常生活的觀察與認識，呈現不

同組別的介紹，提及關於家庭狀況、母親與子女平時的互動情形、個人興趣與特色、生活背景、基本的科技能力，以期對以上 12 位受訪者有概括性的了解。

（一）A 家庭

受訪者 A1 有兩個小孩，一女一男，自從與前夫離婚後，她與兒子從新加坡搬回臺灣居住，女兒則是跟著爸爸在當地唸書工作。從事科技業的 A1 時常使用電腦工作，加上她對學習新的電腦軟體相當感興趣，對 Photoimpact、potoshop、Illustrator、AutoCAD…等都有所涉獵，小時候孩子的電腦使用均來自媽媽的教導。生性樂觀開朗、喜好交友的她，常在透過 Facebook 與遠方的親友們聯絡，智慧型手機也是她生活不可或缺上的好伙伴，雖然跟兒子兩個在臺灣相依作伴，不過，透過參與兒子學校社團，擔任學校的志工媽媽，忙碌的生活也讓她感到相當充實愉快。

受訪者 A2 去年考上高中，正值青春年華的他，下課後常會與同學約騎腳踏車、打球，放學回到家最大的樂趣就是打線上遊戲，一個晚上打個 4 到 5 個小時不是問題，是個十足的電玩迷。小時候住在新加坡的他，習慣用英文溝通，回到臺灣，英文程度與相同年齡同學比較起來，自然領先一大截；受到媽媽的薰陶，A2 高中選擇唸資訊科，雖然剛接觸這個領域不久，不過他很認真學習，在班上成績維持第一名，加上又愛打籃球，相當受到女同學的歡迎，在學校是個小小風雲人物。

（二）B 家庭

受訪者 B1，典型的事業女強人，在外她是個高階主管，做事細心謹慎，獲得長官與同事們愛戴，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時需要飛到國外接洽事務，相當忙碌，連女兒都常虧她說：「難得才吃到媽媽煮的菜」，但私下的她其實很疼女兒，雖然女兒個性比較酷，會擺臉色給她看，不過她仍然默默承受，偶而又有點傻大姊的個性，女兒也會適時提醒她，反而是（先生）爸爸在家比較嚴厲，會督促小孩，對獨生女兒的管教方式上一個扮黑臉、一個白臉。

受訪者 B2，就讀女校的她小小年紀卻滿有自己的想法，個性比較獨立，平時喜歡看漫畫、收集偶像的訊息、買專輯、看演唱會，是羅志祥的忠實粉絲，任何偶像的消息都不放過，也常與同學或同好討論偶像的事情，為學生生活增添不少樂趣。在家裡跟媽媽關係比較親密，對她來說，媽媽比較能站在她的立場跟她溝通，有時候也會跟她像開玩笑的方式聊天，因此，她有什麼秘密也願意跟媽媽分享，但是爸爸會唸她，有長輩的威嚴，容易有距離感，關於這點也明顯反映在父女的 Facebook 溝通上。

（三）C 家庭

受訪者 C1，原本是個標準的職業婦女，從事貿易業，但去年受到公司易主，碰上裁員潮，身為主管的她首當其衝被迫離職，但也換來之前未有忙裡偷閒的機會，趁這段休息時間，她可以盡情享受生活，陪伴家人，不過喜歡玩重型機車的老公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多采多姿，老公的嗜好對她來說完全提不起興趣，更不想參與，反倒是把重心放在女兒身上跟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唸大學，小女兒高三，兩個小孩的個性截然不同，她提到對大女兒比較放心，而小女兒個性大剌剌帶點天真稚氣，有時候頑皮起來會讓她怒火中燒，氣得牙癢癢的，雖然如此，她還是對女兒沒輒，有時候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了就算，對孩子有很大的容忍空間。

受訪者 C2 今年高三，即將面臨升學的壓力，在學校人際關係好，同學下課後時常相約聚會或出去玩耍，個性活潑、愛搞笑，但認真起來也很有分寸，滿能自我拿捏標準，平時下課後出去會跟媽媽報備行程，雖然偶而會不想讓家人知道，偷偷跟同學去哪裡玩，不過她自己也說：「都是些小事情，大部分還是會乖乖跟媽媽說啦」。

（四）D 家庭

受訪者 D1 育有一女，身處媒體業的她工作相當繁忙，大小會議不斷，回到家後讓她感到放鬆，還有養一隻活潑好動的可愛狗兒子。此外，她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固定上教會，認識許多好友。她跟女兒平時互動緊密，但也經常以潛水者的角色在 Facebook 默默注意著女兒的學校生活，現在有了智慧型手機後更方便，三不五時可以連上 Facebook 回覆消息、瀏覽朋友們或女兒動態，她認為自從加了女兒的 Facebook 後，可以更了解女兒的其他面向，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或是最近在想什麼？對正值青春期的女兒，隨時保持關心。

受訪者 D2 喜歡聽音樂、跟朋友出去逛街、吃東西，喜歡用 Facebook 記錄生活，她覺得回到家後上 Facebook 與朋友互動可以幫助舒緩壓力，從中獲得開心愉悅的感受，平時與母親的關係良好，自然也不介意媽媽觀看她的 Facebook，但如果碰到不想讓家人的事情，她也懂得在 Facebook 上技巧性迴避。

（五）E 家庭

受訪者 E1 有一女一男，女兒已經出社會工作，兒子現在是大學新鮮人，而她自己假日也安排進修，生活過得相當充實。談起 Facebook，其實她一開始很排斥加入，對電腦操作不熟悉的她，剛開始使用 Facebook 時感到困難重重，使

用了好一陣子才逐漸上手，現在的她也常在 Facebook 上與子女互動，生活中一些重要的訊息也會互相在 Facebook 上你來我往回應，她認為學會使用 Facebook 無非是多了一種與子女溝通的管道。

受訪者 E2 從小是數理資優生，曾代表班上、學校參加許多比賽，去年剛上大一，喜歡打運動的他加入籃球隊，代表班級參賽，開啟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個性內性害羞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覺得自己思考的角度常常跟別人不一樣，樹立一套獨有的邏輯思維。從小他跟媽媽的感情最好，母子倆無話不談，是父母眼中的乖寶寶。

（六）F 家庭

受訪者 F1，有三個小孩，一男二女，從事服務業，也有兼任網拍的工作，工作時常需要用到電腦，興趣廣泛，閒暇之餘也會安排自己的休閒活動，像是瑜珈課程或去 KTV 唱歌，由於三個小孩都是她親手帶大，感情相處融洽，她自己對待小孩的方式也比較是以一種親近、滲透的方式去參與小孩的生活，例如：跟小孩的同學聊天，假日經常家族一起聚會，在 Facebook 上她會用比較開玩笑的幽默去回孩子，甚至有時候還會虧他們，連大兒子都說：「她在 Facebook 上的回話比較像是朋友不像媽媽」。

受訪者 F2，高二的時候曾擔任管樂社社長，當時因為聯絡需要，Facebook 好友暴增，面對即將考大學的高三生活，他開始把重心轉到課業上，減少上 Facebook 的時間，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個性穩重，也會幫媽媽分擔家事、照顧妹妹，媽媽對他也感到放心，有個穩定交往的女友，已是公開的秘密，他對機車充滿濃厚的興趣，還因此加入社團討論，現在有機車駕照還不夠，他說未來想升級改騎重機，這股夢想在他心中逐漸發芽茁壯。

第三節　訪談大綱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以及所提出的研究架構面向為基礎，擬定本研究的訪談大綱。首先，從「個人層次」，了解其使用動機、使用狀況、內在的自我揭露考量與隱私設定標準。其次，從「親子互動層次」，根據 Facebook 互動程度與自我揭露區分親子互動的不同類型，如何展現在雙向揭露（聊天室與私訊使用）、回應式對話（回覆公開留言）、獨白（po 文、打卡、分享連結），回饋（按讚、瀏覽、封鎖），並討論這四種類型中的家庭案例，分析雙方使用 Facebook 前、後關係消長與權力角色變化的情形，最後以「鉅觀層次」檢視 Facebook 親子互動是否出現反向社會化的現象。以下為本研究之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一、Facebook 上的個人使用與自我揭露

1. 你開始使用 Facebook 的動機為何？
2. 你幾歲開始加入 Facebook？（此題問子女）
3. 你擁有一個或多個帳號？考量點為何？
4. 你在 Facebook 上如何設定隱私條件？你自己的判斷標準為何？加朋友的篩選考量為何？
5. 就你而言，對朋友的隱私設定與子女（父母）設定有什麼差別？考量為何？
6. 加入母親的 Facebook，曾讓你有被監控的感受嗎？請舉例說明。

二、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

1. 有過封鎖對方的經驗嗎？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對方的反應如何？
2. 你常幫子女（父母）的貼文按讚或是留言嗎？彼此有使用過聊天室聊天的經驗？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使用這些功能？請描述當時的狀況。
3. 你會特別去注意子女（父母）在 Facebook 上發佈消息嗎？
4. 談談上次子女（父母）引起你關注的貼文是什麼？又是如何表現對子女(父母)的關心與想法？
5. 你在 Facebook 上的互動（例如：發佈訊息、打卡或上傳照片）會因為子女（父母）的存在反而有所限制與顧忌？該如何取捨？
6. 你會加子女（父母）的朋友為朋友嗎？或是從子女的朋友 Facebook 互動來觀察子女的行為嗎？

三、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的權力、角色變化

1. 你從加入 Facebook 開始使用至今，對日常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2. 你在與子女（父母）使用 Faccebook 互動之後，對原本的子女（父母）角色關係產生了什麼樣的新變化？跟過去的認知差異為何？這樣的改變對於雙方實際的相處上有何影響？
3. 你在與子女（父母）使用 Faccebook 互動之後，跟原本面對面溝通的方式有什麼差別？請舉例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四、Facebook 親子互動與反向社會化

1. 你當初如何學習 Facebook？使用過程中曾遇到什麼困難或挫折？你又是怎麼處理？
2. 你在 Facebook 使用過程中，子女（父母）是否有教你怎麼使用或幫你解決疑問？請舉例說明。
3. 在 Facebook 親子互動過程當中，帶給你何種不一樣新的經驗啟發？
4. 最後，關於上述的問題有沒有你想做補充的呢？或特別想提供的意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章綜合了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以及深度訪談法，先從親子個人使用的動機、管道，了解母親與子女雙方在個人使用層面的差異，其次，母親與子女的個人隱私設定與自我揭露如何展現在 Facebook 互動的四種類型上？分析不同類型的互動案例，以及代表性親子個案，從中探討 6 個家庭內雙方的使用前、後關係消長，權力角色變化，最後，綜合以上歸納 Facebook 親子互動上是否出現反向社會化的情形。

第一節　Facebook 上的個人使用與自我揭露

一、親子使用 Facebook 動機

（一）因風靡遊戲而加入

Facebook 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讓大學生創造及維持社交關係，但除了社交的功能外，Facebook 也提供了許多線上小遊戲的服務，例如：開心農場、開心魚塘、開心餐廳等等。自從 2007 年 Facebook 開始席捲臺灣，當時吹起了一股「開心農場」的遊戲旋風，網路上盛行種菜、經營農場、收成，與朋友互相送禮物、你來我往的偷菜行為等等，吸引許多遊戲迷加入。受訪者 F2 表示：「因為我只是想玩遊戲，而且還是用朋友的帳號玩，所以當時只有一些同學跟家人而已，時間久了以後，這個帳號就變成我在用，我才把所有的設定改成是自己的專屬帳號。」從遊戲中慢慢熟悉社群網站的世界，進而沉迷成為重度使用者的還有受訪者 B2：「剛開始用也是玩遊戲，開心農場或水族箱，後來變成就 po 照片、看文章、民調調查、粉絲專頁…」。受訪者 D2 也有這種從遊戲中轉移到其他功能的現象「以前會玩一些遊戲，像開心農場、俄羅斯方塊，但是現在玩膩了，就沒再玩了。」

透過遊戲型態進入 Facebook 世界的受訪者以青少年居多（F2、B2、D2），不過也有年紀較長的受訪者參與其中，受訪者 B1 提到：「一開始都在玩，像送花、送星星，現在很少人玩這個。當時覺得這個很好玩，不然就是心理測試，還有星座之類的。」反觀受訪者 F1 的情形則是因為子女想玩開心農場而幫她申請帳號，有點半強迫式地被加入 Facebook 行列，「小朋友剛開始把我設定進去，卻都是他在玩開心農場…」，但隨著開心農場遊戲熱度消退之後，她開始慢慢投入在 Facebook 跟朋友互動，主動分享 po 文，發展出自己在 Facebook 上的特色，不再由孩子來主導。

由上述受訪者的使用動機發現，有一半的年輕受訪者受到遊戲的吸引，甚至為了玩遊戲而幫母親也申請了一個帳號，母親基於被動的角色加入 Facebook，從遊戲的世界開始接觸社交媒體，他們藉由玩遊戲的過程中與其他朋友產生互動，產生一種充滿活力與興奮感，伴隨著心靈愉悅的經驗（Salen & Zimmerman, 2004），參與遊戲行為的自主性較高，透過共同創造經驗與意義來增強對遊戲本身的主動性感受。但隨著開心農場的熱潮消退後，這類因遊戲吸引而加入 Facebook 上的現象也跟著降溫，原本沈溺遊戲的使用者也轉而朝向其他功能使用，上述的受訪者 F1、B2、D2 皆有反映此現象。

（二）使用者轉移媒體平台

除了玩遊戲之外，撰寫網誌、發展個人部落格也是另一個吸引受訪者加入 Facebook 的動機。在 Facebook 尚未盛行之前，當時臺灣流行的是個人部落格、無名小站、MSN、YAHOO 即時通…，隨著 Facebook 開始發展功能推陳出新，po 文撰寫網頁、成立粉絲專頁、社團、留言、分享行為…也綜合了上述通訊軟體與網頁互動的功能性，受訪者 A2 談到：「早期當成部落格在用，那時候有名的是無名小站，Facebook 反而沒什麼名氣，從開心農場開始後就很多人去用，玩了以後，才常使用聊天的功能。」他們同樣擁有屬於自己的部落格與粉絲，也常在上面發表文章，自從加入了 Facebook 帳號後，慢慢將其重心移至社群網站上，重新建立人脈，將以往習慣發佈文章、分享生活心得的習慣，轉而在 Facebook 這個平台上發表。受訪者 B1 則是從自身經驗觀察到趨勢轉變：

> 因為在這個之前，其實大家都是玩部落格還有 MSN，Facebook 有部分就是綜合了這些功能。可是它跟部落格不一樣，它的能見度更高，透過朋友連結下來之後，資訊各方面比較多，所以後來部落格好像慢慢的也沒落了。（受訪者 B1）

隨著新媒體科技的不斷變化，Facebook 快速興起，將大家拉近一起使用這個新媒體，朋友圈的移轉，無形中產生了一股凝聚力，吸引大量使用者加入，從中也可看出受訪者在選擇傳播平台上有移轉的現象。透過 Facebook 平台，受訪者亦能連結到原本的朋友群甚至是不認識的朋友，除了保有原來個人部落格、無名小站、MSN 發表個人網誌以個人角色來與親朋好友進行對話互動、引起共鳴之外，藉由社交媒體的即時分享功能，能一對多傳播發送連結、分享，發展更多更新的社交互動型態。

從 B1 受訪者的經驗的得知，對 Facebook 的使用是植基在過去媒體經驗的使用上，像是寫網誌、聊天功能、回覆留言…對他們來說不等同於全新的、陌生的

學習，因此，他們能夠將原本的使用習慣、操作概念間接轉換到新的社交媒體上，反觀年輕受訪者 A2，不同媒體平台上的使用習慣移轉現象對他來說，似乎只是多了一個溝通管道，在不同的媒體之間做切換，甚至同時使用不同的媒介，遊走在多種媒介使用中卻怡然自得，整體來說，兩代的受訪者在選擇溝通媒介時是具有主動選擇性，且會受到過去媒體經驗的影響，再發展出更新的使用習慣。

（三）基於社交互動需求

為了能夠跟上潮流與大家交流互動而使用 Facebook 的，包括了受訪者 A1、C1 以及 E1。回想起當初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受訪者 C1 曾因為不熟悉社群網站該如何申請，反而成為女兒 C2 恥笑的對象，「剛開始使用的時候，是因為好奇心，因為大家都有。我問她 Facebook 怎麼用，她的心態覺得我是土包子，每一個人都會用。」從這個案例看來，使用 Facebook 與否成為母親跟得上時代的指標，在小孩的觀念中「不會用」即代表了落伍的象徵，於是受訪者 C1 出於一種半強迫式學習的心態，漸漸敞開心胸去接受這個「每一個人都會用」的新玩意。

由於 Facebook 當初設計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夠以社交互動、拓展人際關係為訴求，從受訪者 C1 的經驗，新的社交媒體對她來說產生了新的刺激，迫使自己得去接受新的事物，將過去的觀念以及傳統的行為模式再次修正、轉化，以符合現代的潮流，從中可以看出上一輩在面臨新型態社交媒體 Facebook 時代來臨所帶來的壓力與衝擊，當外在瀰漫一股大家都在用的氛圍，對內必須調整心態、自我轉換，捨棄原本不願學習、停滯不前的觀念，去融入年輕一輩的世界。

與此情形相反的是受訪者 A1，熟悉電腦操作的她，喜歡接觸新的事物，兒女小時候都是跟著她學電腦，在 Facebook 的設定上自然也難不倒她，提起當初申請帳號使用的原因，與遠在他鄉的親朋好友有密切相關。

> 使用 Facebook 對我的生活幫助很大，而且大家現在有智慧型手機可以上 Facebook，回留言、訊息之類，不定時就會上去看，知道朋友突然出差到美國或歐洲去這樣，還有像是我妹妹她們的孩子，還有小孩爸爸那邊的姑姑、還有伯父那邊的孩子，他的大堂兄、大堂姐，在馬來西亞那邊的狀況，以及表姐在新加坡那邊工作狀況，親戚之間的聯繫，也是從這些動態中得知，跟以前用 email、即時通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受訪者 A1）

除了縮短時空距離，得知國外的親朋好友第一時間新訊息，透過 Facebook 拓展社交圈也是一個重要的使用考量，受訪者 E1 即透過 Facebook 的搜尋功能找到了國小、國中、專科、大學的同學們，「用這種方式去拓展社交圈子或是可以看到朋友之間有趣的事情」，許多失聯已久的同學們再度聯繫上，她笑說可以辦

個「線上同學會」了。

由上可知，與親友們的社交互動、聯繫為吸引受訪者C1、A1與E1加入的主要關鍵，Facebook提供了一種即時卻又不用面對面接觸的管道，打破時空距離，讓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都能透過這個平台互動，對受訪者E1而言，Facebook帶來新的科技體驗，讓失聯已久的同學再度聯繫上，這種有別於他們過去經驗的人際互動方式，逐漸成為拓展線上人脈、發展自己生活圈的場域。由於網路具有看不見對方的真實表情、情感，也不必煩惱雙方面對面時的窘境或尷尬情形，以及儀式化的人際社交行為，但是又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關心展現，維持友誼與增強連結，亦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展現（Burke, et al., 2009）。

（四）取得即時資訊

Facebook 除了能滿足社交需求，也有受訪者 D1 與 C2 表示，資訊的取得是他們選用 Facebook 不可或缺的原因。從事媒體業的受訪者 D1 觀察到外國明星開始玩 Facebook 的現象，基於好奇心態也跟著開始使用：

> 因為看到一些影視新聞提到外國好萊塢明星他們瘋狂在用 Facebook，例如：艾希頓庫奇使用 Facebook，導致很多人跟著在玩 Facebook，於是因為好奇而去開了一個帳號，使用後收穫最大的反而是知道一些最新的訊息，比如說社團上發佈的消息立即更新。（受訪者 D1）

偶像明星使用 Facebook 引起一窩蜂跟進的現象，讓受訪者 D1 開始進入 Facebook 的世界，她也提到接收查看更新的資訊是最大的收穫，對 Facebook 使用傾向是工具式的動機，想要知道與自己相關的社團有什麼最新消息、動態，以滿足未知的領域。

此外，年輕受訪者 C2 的情形則略有差異，因為 C2 是特定明星的粉絲而強化她使用 Facebook 的意願，為受到特定的內容或對象所吸引但並無實際的接觸，從 Facebook 上攫取最新偶像的資訊。

> 一開始會覺得說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在上面，後來覺得其實可以知道很多事情，比如說國、內外，比較勁爆的，或是知道別人在幹嘛，像粉絲專頁，像我有加陳庭妮的（粉絲專頁），其他外國的也有加，看照片也覺得開心。（受訪者 C2）

經由上述經驗歸納，年輕受訪者與年長受訪者對於 Facebook 上的取得新資訊相當重視，不過年長受訪者看重的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周遭環境、工作、生活

議題，滿足理性的工具性需求，而年輕受訪者使用 Facebook 來得知與自己距離遙遠卻有某種程度關連的偶像資訊，不分國、內外，發揮 Facebook 的科技特性去協助她了解平時無法實際接觸到的資訊，從 Facebook 上得知偶像的即時消息，也牽動著她的情緒起伏，透過科技互動產生情感上的交流、共鳴，反而比年長受訪者的理性動機更撼動人心。

二、年齡設定與多個帳號

從前面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得知，個人的自我揭露程度有分程度上的不同，越接近核心層的價值、信念越難以改變，相反地越外層的自我揭露像是年齡、數據性的資料，則越容易更改，這情形也反映在受訪者的案例中。

Facebook 在申請帳號時，有個必須年滿 13 歲才能申請的年齡限制規定，但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到年輕的受訪者為了能夠讓自己順利加入 Facebook，會有刻意隱瞞自己真實年齡的情形，而且這種謊報年齡的現象相當普遍。

> 我知道 Fcebook 有年齡限制，所以一開始建的時候設定在 18 歲以上，隨便挑一個數字，因為設定年齡也沒有硬性規定需要證明，對我來說，能夠開始使用 Facebook 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當時年紀太小還不能開始用。（受訪者 A2）

> 小五開始加入，其實大家會謊報年齡，當時設定 13 歲，剛好可以開始用。我當時只是想說 13 歲就可以了。（受訪者 D2）

> 小三就開始在用，已經用了有 4 年吧，那時候設 20 歲，但到後來有改，後來有辦新的帳號就照現在年齡。在我國小 6 年級，又設了一個新的帳號，當初想說一個是跟朋友用的、一個有家人的，分兩邊這樣比較清楚。【這樣分的用意是？】沒有要讓家人看到的，就 po 在新的（帳號），舊的帳號內容他們都可以看到，家人跟朋友設定都一樣，但是舊的帳號跟新的帳號彼此也有互相加。有些情緒化的字或心情 po 文就在新的，覺得沒什麼的內容就 po 在舊的。朋友也都是有很多個帳號，到最後就剩下一個主要經常使用的。（受訪者 B2）

Goffman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李姚軍譯，1992）提到，將個人視為表演者，那麼同時擁有好幾個 Facebook 帳號即為不同的身分表演，表演者使用多重形象（polysemy）有意將舞台做區隔，以區分不同的目標觀眾，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只專注在他們在因時因地所扮演的角色上，藉由不同

族群的「觀眾隔離」（audience segregation），能夠確保觀看他表演的是同一種類型的觀眾，不會成為在另一情境中出現的觀眾，以維持觀眾對表演者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 B2 申請了不同帳號是為了要區隔家人與朋友，但她一方面有在新的帳號裡加舊帳號，而且兩邊帳號互有共通的朋友，代表這群重疊的朋友群，可同時觀看兩邊帳號的內容與家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完全被新帳號隔離的對象只有家人與親戚。這也顯示受訪者 B2 想維持家人與親戚面前所保有的形象，產生角色的一致性，且彼此間不會被戳破，對這群特定的觀眾進行印象管理、整飾。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展現另一個自我，而且也不介意讓兩邊重疊的觀眾知道她的多重風格。

從年輕一代受訪者的回答中看出，在申請 Facebook 帳號時，對於年齡的自我揭露考量不一定趨近真實情況，這也呼應了前述文獻中 Livingstone（2008）發現，青少年使用者對於年齡、宗教、政治立場以及性向表現這些資訊，較不被認為是隱私的考量。換句話說，他們在這些面向的表現，是比較寬鬆而且隱私的設定較低（Christofides, et al, 2009）。

研究發現，許多子女擁有多個帳號，甚至母親在使用過程中，也有幫未成年小孩申請帳號的例子：

> 我有一個朋友為了放她跟她孩子的相片，特地去申請了一個用孩子名字的帳號，那時候她小孩才 2 歲而已。（受訪者 B1）

在真實的世界裡，我們能夠透過眼睛或聲音表情辨別一個人的年紀，但在網路上我們看不到這些資訊或非語言的訊息幫助我們做正確判斷，如同受訪者所流露出訊息，Facebook 上的年齡設定用意更像是一張「通行證」，幫助使用者進入 Facebook 的世界。換言之，在這個場域裡的每個人不見得等同於生活的實際身份，孩子可以設定成大人，大人也可以返老還童。

三、加與不加的考量－朋友數量與隱私設定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年輕一代受訪者（A2、B2、D2、E2、F2）的朋友數量介於 500 至 1200 人之間，反觀母親的朋友數量少則連 50 人都不到，數字落差相當懸殊，作者詢問擁有朋友數量最多的受訪者 B2：「我會加不認識的人，沒差反正又不認識，po 文看到也沒關係，只要有邀請的都會加，如果想看他是誰才會去看一下。」然而，受訪者 F2 的朋友人數也在 1000 人以上，他的觀念認為「不認識的就不會加吧！不過如果是朋友的朋友我就會加，這樣一個連一個很快人數

就暴增」。

反觀朋友數量最少的受訪者 C1，她的考量是：「像我只加家人還有一些比較好的朋友而已。其實我不會想讓人家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也會儘量避免去 po 我的心情故事，我會在意人家對我的看法。」

如果有陌生人加入，我就會刪除且封鎖。之前有好像是直銷的，會一直要加 Facebook，我會刪除之後就按封鎖。像我老公怎麼跟他說他都不加 Facebook，因為沒興趣吧！比較注重隱私的人，不太會設立 Facebook。我們也有一些朋友，怎麼跟他講，他也不設 Facebook，他說怕太多人知道他們的事情。（受訪者 F1）

受訪者 E1 也有類似的情形：「我有同學她是完全不玩 Facebook 的，我們覺得這不是很正常的社交嗎? 但她就是不玩 Facebook，我也是撐到最後才開始玩。」

上述資料呈現了年輕人在使用 Facebook 時，願意以一種比較開放的心態加入朋友，而長輩在加入時有較複雜的隱私考量，甚至有不得已才加入的情形，可見個人隱私的揭露在使用 Facebook 的初期，扮演重要加與不加的影響力，受訪者 E1 也考量到 Facebook 上的人際圈的串聯互動可能會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試著去請教有一些資訊工程科的專業人員，現在熟悉操作以後有做一些朋友跟家人區別，因為妳不想讓他看到的人，他也許跟妳的朋友的當中是有連結的，因為現在連來連去太普遍，還是躲不過這些 Facebook 去擴散的交友範圍，可是這個小的交集畢竟還是會流露出你的隱私。現在的年輕人他們 po 文有的是很無厘頭的、有的很有創意的、有的就是非常即興的，其實像我們這樣的年紀在 po 文的時候，當然考慮就比較多。（受訪者 E1）

從文獻檢閱中也呼應了上述的現象，Christofides 等人（Christofides, et al., 2012）研究發現，青少年比成人更願意「收集朋友」。例如：加入不喜歡的人或是他們不認識的人，這也是反映了青少年與成年人在交友上的差異，而且在 Facerbook 上使用時間越長，對於隱私揭露的可能性越高。這也證實了青少年在 Facebook 上的使用時間比成年人還要久，且互動性高（Blackshaw, 2009）。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母親與子女對於隱私設定的標準又是如何界定與看待？受訪者 A1：「我的設定是只限朋友，比如說 po 文或照片，只限朋友看得到，至於朋友的朋友就沒有公開，我不希望被朋友以外的人打擾。」受訪者 F1 則顧慮到個人資料外洩的問題：「剛開始使用不曉得，每次 po 文都是公開，照片也是。後來發現莫名其妙多了很多不知道哪來的朋友，我就把他們刪除了，所以後來我

會設定隱私，有的就不公開。」B1 則有一段故事：

> 像我曾經有發生過一次很不好的經驗，我女兒發了一個很短的 po 文，在公開的地方。當時因為我和老闆發生一些衝突，回去心情不好，我就開玩笑和我老公說我快被 fire 掉。結果我女兒就在上面寫說「我媽媽要被開除了。」那是一個很公開的 po 文，全部的人、我的朋友、全部的朋友都看得到，這是一個隱私上比較大的問題。後來造成很多親戚一直打電話來，問說發生什麼事之類的，就是我女兒 po 上去的。那一次我有一點生氣，在跟她溝通的時候語氣有比較重，後來造成她一直哭一直哭，她說「不然妳回家不要講，幹嘛一直講講講」後來趕快叫她刪除，因為我當時擔心連我的同事萬一都看得到就危險了。（受訪者 B1）

> 或許她覺得這沒什麼，可是有人覺得不適宜公開講，她可能覺得開玩笑的 po，沒想清楚可能會造成反應蠻大的狀況，從那次之後，好像也是因為我責備她，後來她慢慢的愈來愈少 po 文，只會 po 一些比較無關緊要的東西，像連結、漫畫或者粉絲那一種東西，反倒比較少看到她自己的心情。（受訪者 B1）

從受訪者 A1、F1 與 B1 的案例可以觀察到，受訪者對 Facebook 上的隱私的考量，主要來自於對於隱私權被侵犯的可能性，以及預期較少的損害（Krasnova, et al., 2009）。像是受訪者 B1 在得知女兒將錯誤訊息 po 上 Facebook 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擔心大家看了會誤以為真甚至對她的工作產生影響，於是請女兒立刻刪掉該則 po 文，女兒忽略了 po 文可能會造成媽媽嚴重的困擾，而這個部分往往成為隱私考量上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由 B1 的案例說明了，青少年對隱私的關注程度比父母來的低，有時他們認為透露個人的資訊無關緊要，甚至認為是小事一樁，反而青少年注重與父母之間的隱私（Boyd, 2007; Livingstone, 2008）。但是成年人在保護自己線上的隱私考量比青少年來的複雜，成人較「謹慎使用」，是因為他們被賦予背負更多的社會責任與身分管理（MacDermid, et al., 1998）。

從年輕一代的觀點來看，與母親的隱私設定上有什麼差異？受訪者 A2 對於隱私設定，分為公開與特定社團討論兩大類型，「比較公開的是大家都會知道的東西，朋友可以看到全部的 po 文，要 po 的就像宣佈訊息，要公佈大家都知道的，如果給特定的事情像是要讓社團知道，就選擇在特定的地方 po」。

至於同時擁有兩個帳號的受訪者 B2，當初創設第二個帳號的用意即在區別家人與朋友，但倘若家人也要求加入第二個帳號，B2 的回答是：「還是會加吧，

加了以後就把他們分類到家人，然後有不想被看到的 po 文再設定對家人隱藏。」受訪者 E2 與 F2 對隱私設定則是屬於開放的態度：「隱私方面沒有特別設定，就是都一樣全部都公開」，差別在於受訪者 E2 在 po 文內容上會視情況更改權限設定，「可能有時候會 po 去的一些地方，不想讓家人知道，就會封鎖一下，只有那個文章封鎖起來，設定不要讓家人看到。」

從上述受訪者的回答，間接證實了青少年在隱私設定的確比母親來的寬鬆，而且他們考量的因素比較少，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不重視自己的隱私權，像受訪者 C2 表示，在她 po 文之前其實是有經過思考才發佈的，「加入朋友後都可以直接看，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排版的格式而已，沒有顧慮那麼多。因為 po 這個之前，要想說家人看到會怎麼問，所以也都會先設想，一 po 出去他們一定會知道，也都會問，既然我敢 po，就代表我已經知道 po 在上面的內容，確定不會影響到我自己。」

青少年因熟悉 Facebook 上的功能設定操作，能夠更快速地幫助他們做判斷哪些是公開？哪些只給特定對象觀看？隱私設定對青少年來說似乎是「靈活的」（privacy is alive）、非死的、固定一套方法（Sprenger, 1999），他們比起上一輩靈活運用設定技巧，來保護自己。對照於上一代在一開始即先設定好自己的隱私界線，例如：只開放給朋友，朋友的朋友看不到，或是某些特定內容只給家人看，之後不輕易變更，青少年對隱私設定採開放及彈性的心態，兩代間有明顯差異。

受訪者 D2 則有過不小心資料外洩的經驗，引來陌生人的匿名騷擾：「隱私設定尤其是個人資料，一開始就寫手機上去，但是就會有莫名其妙的未顯示電話來電，覺得被騷擾，後來就把手機號碼給隱藏起來了。其他的部分我沒有做什麼設定，只有朋友看得到。」

文獻整理中提到，Facebook 當初設計原意是要鼓勵更多使用者分享，跟其他的社群網路具有相同的作用（Burke, et al., 2009）。但是分享的行為對個人訊息隱私將會帶來潛在的風險，包括了不經意的洩漏個人資訊、受到謠言與留言攻擊破壞名聲、不必要的接觸和騷擾、第三者對特定數據的使用、駭客潛入、以及身分被盜竊等等（Boyd, 2007; Debatin, et al., 2009; Taraszow, et al., 2008）。Moore 和 Gullone（1996）也指出，青少年在從事有風險行動時往往不太能夠辨識到行為的不良後果，低估了負面後果的可能性。受訪者 D2 即是一例，她的好友數量超過千人，而隱私設定只要有加朋友都可以看得到，不過根據研究者觀察，就算不加入好友還是可以看的到她 Facebook 裡面的內容，更加暴露的個人隱私安全，就在她意識到或遭遇到危害的後果後，反而對隱私設定的標準調整得更加嚴格，也呼應了前述文獻所述，青少年在感知到隱私的重要性與對安全性議題的考量，行為上會改變比之前來得更重視、想的更周到（Dey, et al., 20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

一、被封鎖經驗

在 12 位受訪者當中，其中有 4 位母親曾經有被子女封鎖的經驗，其中有 1 位受訪者 B1 則是觀察到女兒封鎖爸爸的情形，研究者將 5 組的封鎖經驗以個案方式逐一介紹。

個案（一）：回覆留言的後果—諜對諜的封鎖經驗

回想起當初發現被 C2 封鎖時，受訪者 C1 還一頭霧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 其實我不太清楚，她真正封鎖的原因。最近我上去看，發覺我被封鎖了。我還直接問她，「女兒，妳現在是封鎖我了耶！」她說，「對啊！因為我封鎖小姑姑，順便把妳一起封鎖，因為我們之前的關係不太好！」我說，「怎樣不太好？」她說，「妳每次講話都這樣，我不高興，就順便一起封鎖了。我就說「那妳封鎖我是怎樣，這麼討厭我嗎？」她說，「沒有啦！原則上我不想讓妳知道我在學校做些什麼事情，不然我做的任何事情妳都知道耶！」她竟然這樣回答我。（受訪者 C1）

事後受訪者 C1 仔細了解後才發現，原來是有一次班上活動中，女兒嘗試變裝秀扮成男生，包括頭髮、整身穿著刻意精心打扮，結果她與同學的合照被打卡 po 在 Facebook 上，受訪者 C1 看到後，大吃一驚，並且在那則 po 文上留言回覆「『我把妳生得很漂亮，妳為什麼把自己弄成這樣！』很中性、很男生，當媽媽的看了心裡一定覺得很不舒服，明明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受訪者 C2 並不這麼想，她認為：「有時候妳在我 Facebook 上留言，我也不太喜歡。」自從那次男裝留言事件之後，受訪者 C2 封鎖了她媽媽，經過了兩個多月，中間受訪者 C1 也試著跟女兒溝通，想解除封鎖，「我覺得我已經提醒得很清楚，我已經跟她講，而且她也回答我，沒有辦法恢復。所以我並不強求，因為我想既然妳長大，不想讓我知道，我也不太想說一定要去知道，畢竟是自己的女兒，永遠都可以原諒。」

站在受訪者 C2 的角度，似乎不是只為這樁單一事件而封鎖媽媽，她說到：「可能那段時間有見不得人的事情，就會封鎖她一下，有考慮過不排除會解除封鎖【你會介意媽媽看到什麼內容而封鎖她?】有啊，就是比較粗魯的字眼，因為

我也知道自己媽媽的個性是什麼，回家後就會跟我說『那些年輕人常會 po 粗魯的字眼，妳不要學』，我心裡想說那是人家的慣用語，一個音就知道什麼意思，或是有時候同學偷偷約去哪裡，不想讓媽媽知道。」

除此之外，媽媽對行蹤的掌握也是她所介意的，她還曾經跟同學套招，上演與母親諜對諜的橋段，「有時候我出去但叫朋友不要打我卡，如果拍照片的話就不要標我」、「這樣他就會少知道我的一些事情，如果要解除封鎖我就得先刪掉，【如果解除封鎖後又有不想被媽媽知道的事呢？】那就不要解除好了，免得麻煩。」

從受訪者 C2 的例子即可發現，她將封鎖視為一種對母親的懲罰，避免受到類似的留言回話困擾，以維護自己的私有領域，有一塊淨土可以免除媽媽的監視，自在的呼吸，擺脫這種像超級圓形監獄般的全景監視。

個案（二）：封鎖後解除一直接在 po 文設限制對象

當時受訪者 D2 剛加入 Facebook 時只有 11 歲，就讀國小五年級，但她的同學們都有在玩 Facebook，未滿 13 歲的她也申請了一個超齡的帳號使用。那時候受訪者 D2 為了躲避媽媽的監視還經常換 ID，但後來收到 Facebook 發出的警告通知，不得再做變更。受訪者 D1 在得知女兒沈迷於 Facebook 後，為了怕女兒因此耽誤功課，她趁女兒不注意在 Facebook 上動了手腳，「那時候我知道她原本的密碼，所以上去偷改她的密碼，她後來以為她被盜帳號了，還發信跟 Facebook 講說她帳號被盜了，後來有把帳號找回來，但她其實不知道是我偷改的，我故意不讓她上。」經過這次密碼被盜後，女兒更加留意帳號隱私，再也沒告知媽媽新設的密碼了，只不過媽媽的擔心從未間斷，尤其是有了智慧型手機之後，使用更加方便，D1 提到：「她自己也知道念書最重要，可是有智慧型手機她一定會受不了誘惑常上 Facebook 看，所以她自己也願意接受用舊型手機。」

回想起被封鎖的原因，受訪者 D1 依舊記憶清晰「她一開始封我那時候是因為不給我看她一些她跟她同學聊天的內容，不想被我看到。」那時候封鎖了半年，後來還是媽媽先軟化，用巧妙婉轉的方式跟女兒溝通，受訪者 D1：「我說，我怎麼不能跟妳連線阿？妳不能封我之類的，她就把我解開了，因為她那一陣子就大概小五、小六，一回家就開始跟朋友聊天，她們聊天方式不是 MSN 就是 Facebook 訊息。」解除封鎖後，為了更貼近與熟悉時下年輕人的使用方式，她經常與女兒使用 Facebook 私訊溝通，另一方面也保持適當距離，以免封鎖戲碼又重蹈覆轍。

受訪者 D2 對於隱私的考量：「比較特殊的 po 文都會設隱私，只有自己朋友看得到，而且會加入的朋友也都認識就還好。不過，如果可能會被爸媽誤會的

po 文，我就會設定那一則的內容，爸媽看不到這樣。」針對特定的內容調整設定家人為限制對象，這樣母親在不知道的狀態，也不會過問或干涉，她能夠與母親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封鎖行為，代表著不願意跟對方進行自我揭露，連觀看的機會都沒有，但是若將父母列為限制對象，表示子女仍在某種程度上願意保持妥協，不願破壞表演的情境，受訪者 D2 在封鎖了母親長達半年後，又將解除，偶而又以 po 文限制對象的方式，以技巧性隱藏內容來對媽媽進行有效隔離，在媽媽面前，可以維持良好的形象，保持印象，進行有意識的身分展演，但又不失擁有自我的私有空間。

個案（三）：短暫的封鎖–不經意被媽發現

受訪者 E2 從小跟媽媽感情最好，母子倆無話不聊，在 Facebook 上兒子常會幫母親按讚，不過曾幾何時，正值青春期的兒子也有不想讓母親發現的事情：

> 像我之前有一次是跟同學去喝酒，結果我跟我媽說我去吃飯，然後同學打卡，所以我就先封鎖，所以這樣打卡我媽就看不到，可是她後來發現，我就把她解除了，就重新再加一次好友，所以就這麼一次而已。（受訪者 E2）

> 兩天我就發現了，因為我幾乎每天都會去他的版上看一下，然後我就發現不能看了，我覺得很奇怪，就去問他姐姐為什麼會這樣，然後他姐就跟我說弟弟封鎖我。（受訪者 E1）

受訪者 E1 第一時間卻沒有直接問兒子，反倒是先問女兒，才知道自己被封鎖，再去跟兒子反映：

> 我就不當一回事就故意問他，我為什麼不見了，我記得有口頭上反映也有發訊息，我就提出疑問…然後回去面對面問他的時候，他回答說「沒有阿！我幹嘛要把妳刪除？」他說沒有，後來我就說「那現在怎樣？」結果第二天就恢復了。（受訪者 E1）

受訪者 E2 的做法，跟前述兩例有點不同，因為當時他人在外面，智慧型手機與電腦使用上的差異，無法做更細緻的變更，所以他想到不被媽媽發現跟朋友去喝酒的方式，就是先暫時封鎖媽媽，只不過從未封鎖過媽媽的他，被發現後也讓媽媽覺得很吃驚，沒想到平時聽話的乖兒子也會有被抓包的經驗，也印證了表演中的如果個體的行為有一個假面目被識破，人們就會對他原本無須隱瞞的其他活動領域以及信任基礎有所質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個案（四）：避免生活管教滲入 Facebook─封鎖父親

受訪者 B1 與 B2 之間的案例有點不同，受訪者 B2 不是直接封鎖 B1，而是封鎖父親。受訪者 B1 提到：

> 她把她爸爸封鎖，不讓她爸爸看。【當初怎麼發現的？】是我老公看我在用電腦的時候，無意間看到，因為我女兒 po 的內容，他說為什麼她 po 這個我都沒看過，才發現原來他是被設定看不到的。【有進一步了解被封鎖的原因嗎？】他知道了以後，他去跟小朋友抗議為什麼他被設定看不到，小朋友就跟他爭論，意思就是我沒有要加你。因為爸爸會管她比較多，管她的生活，像是妳早點睡，不要去玩…，會督促她的功課，甚至會限制她用手機等各方面，所以她認為爸爸管她的部分，生活教育的部分管得比較嚴，所以她才不讓她爸爸知道。（受訪者 B1）

受訪者 B2 封鎖父親的例子得知，父母親在現實生活的管教方式，也會影響到子女線上對其自我揭露的程度，一方面 B2 不想讓父親的管教再滲透到私領域，將父親刻意隔離，但是 B2 卻不會封鎖母親，正如 Burgoon 等人（1989）對心理層面的隱私解釋，涉及了人類有控制情感與認知並形成價值觀的能力，這也涉及了跟什麼對象、在什麼情況下分享自己的想法、情感與資訊交流有關。採用這種完全隔離的方式其實也是有漏洞的，線上與實際生活的實際互動，父親仍然可以從母親口中或轉看，了解 B2 在線上的一舉一動。

個案（五）：加兒子朋友─山不轉路轉

另一種情形發生在受訪者 A1 與 A2 之間，「我有發交友邀請給他（A2），但他還沒有接受我。反倒是有加好幾個他的同學，像他們高中學校有些活動也會加我進去，像兒子本身是環保志工團，他有去參加活動，最近有 po 出來，我也可以看得到。另外，像他國中有個社團，也可以看到他跟國中的同學、老師之間的互動關係所以覺得說 OK 啦，還能知道他的一些情況。」雖然 A2 沒有加 A1 Facebook，不過 A1 的關心仍然滲透到兒子的交友圈中，對此，受訪者 A2 表示：「暫時不會加媽媽，有事就直接面對面溝通就好，現在好友人數太多，也懶得再加人。」面對受訪者 A1 的交友邀請，受訪者 A2 選擇忽略它，從母親的角度，似乎也只能被動接受，不過，受訪者 A1 經由加入兒子朋友與社團的方式，進而得知兒子近況，以一種潛水者的心態，默默關注著兒子在 Facebook 上與其他成員們之間的互動情形。

> 就尊重他，因為不加就不加，現在聽說年輕人趨勢都是這樣子啦。我比較不會去在意這些東西，選擇信任自己小孩，他去哪裡都會跟我講，像他朋友有

特別標記到他，有我孩子在裡面，當然會去看一下，了解孩子跟他同學去哪裡，做什麼事情、表情快不快樂？不會特別說想要去知道小孩的隱私，畢竟小孩現在都高中了。（受訪者 A1）

研究者進一步觀察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互動，由於家中成員只有他們兩人，爸爸與姊姊在新加坡居住，同處於一個屋簷下的母子間有什麼狀況也都直接當面溝通，對 A1 而言，Facebook 的功用偏向是和親友們聯繫的管道，而 A2 在 Facebook 上以瀏覽觀看的方式居多，反而把回家後的重心放在玩線上電腦遊戲，Facebook 是他在玩遊戲時，一邊開著視窗，有空才會上去瀏覽一下的調劑品。

Aratani（2008）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家長註冊成為 Fceebook 的用戶，並加入自己的小孩為朋友，被解釋為家長查看 Facebook 查看子女的交友圈以及他們孩子的朋友。受訪者 A1 的例子則是巧妙運用周遭人脈，旁敲側擊、等於間接窺視 A2 的 Facebook，A2 有加他同學朋友，A1 從他的同學、社團互動中得知兒子 Facebook 動態，而且透過 Facebook 的連結功能，加上 A2 對於隱私設定並無太私密的設定，所有朋友皆可瀏覽，所以即使 A1 不加入也能觀看 A2 的部分內容。

整理上述的案例，具有相似之處，年輕一輩的受訪者在 Facebook 的使用上有決定能否讓父母觀看「封與不封」的主導權，父母親身處被動的弱勢。而父母親後來知道自己被封鎖之後，多數不敢置信自己會被小孩封鎖，轉跟子女反映，但在 Facebook 裡，父母親不能以權威式的管教方式命令、逼迫子女解除封鎖，被動等待與接受子女的溝通協商、對話。

前述文獻也提到，根據社會認知理論，人會受到社會環境的相互影響（Bandura, 2001），而暴露在越多的媒體環境中，Facebook 強化了自我揭露的重要性，使用者暴露在自我與他人共存的環境中，新的使用者倘若看到他們的朋友更願意透露訊息，也會加強他們本身在 Facebook 上的自我揭露行為（Burke, et al., 2009）。由上述經驗整理，父母仍想保有主控優勢與管教，但是「封鎖」可視為孩子最後的底線，只要一踏進封鎖的限制，即完全被隔離排除在外，年輕受訪者將其視為保有私人領域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父母親在得知被孩子封鎖後，幾乎都會主動溝通，爭取「解除」，反觀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權力主導權往往來自於父母，可是在媒體科技日益進步的 Facebook 世界裡，封鎖卻是子女對父母行使懲罰、漠視、忽略、隔離的招數，從中也可發現父母親極力想擺脫困境、換種方式營造對話空間的趨力。

二、Facebook 親子互動類型

研究者挪用前述文獻中 Leah 和 Livingstone（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的互動性模式雙向溝通或是單向接收的概念，與前述訊息發送者在 Facebook 上自我揭露程度高或低，提出本研究之「訊息發送者的自我揭露程度」與「互動程度」（圖 2-4），來解釋親子在 Facebook 的四種互動類型。

（一）雙向主動且我揭露程度高—「雙向揭露」

這類的功能，以 Facebook「聊天室」與「私人訊息」為代表，主要是因親子可從中一對一溝通，不受外人觀看或干擾，隱私程度高，相對願意在這類功能上自我揭露的程度也較高。

有天，受訪者 A1 的女兒在新加坡跟初戀男友分手了，心情低落在 Facebook 上 po 文，在臺灣的媽媽看到以後，就在 Facebook 聊天室與女兒促膝長談鼓勵她，「像失戀的事情不方便公開聊，所以我用私訊開導她，因為女兒在國外，我們常常用發私訊溝通，一方面也是考慮到可以節省打國際電話的費用。」

親子使用私訊的溝通也為生活上帶來便利與隱密性，受訪者 D1 亦感同身受「我們常會使用聊天室或私訊功能，像是我上課來不及趕回去煮飯給他吃，也在聊天室溝通。」受訪者 F2 也提到：「因為媽媽會一整天都在線上，像上課的時候，突然想到什麼事情沒做，趕快發訊息密她講一下，就不用講電話，這樣比較方便。」

不過，除了 Facebook 發訊息，使用智慧型手機溝通的母子倆也會用 Line 互傳，受訪者 F2 補充：「有時候用 Facebook，只是跟他（F1）講事情，但他有時候會叫我們用 Line，因為他可能比較習慣 line 的按鍵吧，因為按鍵會不一樣，而且 Line 可以用貼圖，可以表現當下心情也更生動有趣。」受訪者 B2 為 Line 的愛用者，「就用 Line，因為不用錢嘛，不然就用手機，網內互打也不用錢，用講的還是比較方便。」而不同溝通媒介交錯、穿插使用（Facebook 訊息與 Line）的情形也出現在其他受訪者 E1 與 E2、以及 D1 與 D2，但更深入觀察他們在選擇媒介上還是有分層次。

> 我比較不會用定點電腦上 Facebook，喜歡用手機比較方便，就像是手機上有那種直接聊天的 App，私下用聊天室訊息或 Line 比較多。Facebook 比較多人用，Line 還是有些人沒有智慧型手機，講事情的時候會發私訊，會用 Facebook 私訊大多是因為手機打不通。（受訪者 D2）

從以上的資料分析整理成兩個重點：首先，在高度的隱私環境裡，讓受訪者

更願意從事自我揭露的分享，聊天室與私人訊息皆為一對一的私密空間，呼應了 Burgoon 等人（1989）對隱私的定義為一種身心互動與資訊流自我控制的能力。受訪者 A1 安慰女兒失戀的例子，沈浸在的私密的網路空間裡進行經驗分享，而產生一種忘我滿足的經驗，母親開導、關心子女的展現亦是一種使用者透過與機器的互動所產生的內心共鳴，進而達到身心交流的境界。

第二，受訪者在選擇溝通平台時，會依照相近的近似功能去找尋適合的管道溝通。前述文獻中，Kennedy 與 Wellman 在 2007 年從整個家庭的結構變化出發，認為目前許多家庭不再如過去是以「家庭」作為互動單位，而逐漸轉變以「個人」來建立與家庭內、外的關係與連結，例如：透過手機、email 或是即時通訊軟體一直保持聯繫，這表示在日漸個人化的家庭中，網路即是一種新生的溝通管道，提供家人之間的關係得以維繫。從受訪者 F2 的情形發現，像是智慧型手機、Line、whatsapp 這類即時通訊軟體，也有類似 Facebook 私訊、聊天室的功能，不過，受訪者在媒介選擇上有習慣性的認知偏好與依賴，什麼時候適合用何種管道溝通？這部分他們有一定的默契存在。

（二）雙向主動且自我揭露程度低─「回應式對話」

回顧文獻，Leah 和 Livingstone（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的回應式對話（Responsive dialogue）表示每一項訊息皆反應了對先前訊息的意識，也就是說在回應式對話中，訊息發送者依然保有主要的控制權，多重互動的溝通，使得發送者與接收者的角色變得無法區分，但也成功促成雙向或多向對話。

綜觀 12 位受訪者的資料呈現，以「回覆留言」很有可能成為 Facebook 親子互動的地雷區。歸納後可以區分子女對母親在版上發表意見，偏向正面支持與負面反對兩種態度：

由於女兒長期在國外，她的動態自然成為受訪者 A1 關注的焦點：「像我女兒本身她在新加坡，她會 po 一些照片不錯的，我就會留言給她，像她跟朋友出去吃東西，我就會回她：『看起來很好吃』，有留言通常她都會回覆。」

受訪者 F2 提到與媽媽的回覆方式讓他覺得很像在與朋友對答，「非常像朋友，留言的時候，她留的和我朋友留的都很像。比如出去玩，拍的照片很醜或很白痴，像朋友會說怎麼那麼白痴，她也會留『白痴』之類的話。感覺她的語氣很像朋友，不會像其他家長講說『你怎麼會拍這種照片』之類的。」受訪者 F1 的心態認為：「我覺得那個內容不是很重要，大概就是虧他（F2）一下，都以開玩笑的心態，就像朋友一樣回。比如說他會 po 很醜的照片，我會覺得不太適合 po 上去，可能會回『醜爆了』，他也覺得沒差啦！」

受訪者 B2 回想起最近一次她跟同學合照，當時媽媽還留言虧她：「『妳看起來是這群朋友裡面最大隻的喔』，感覺不像長輩，像是朋友，【那妳還有接著回她嗎？】按讚吧，也不知道怎麼回。」受訪者 A1：「有時候我到 A2 的同學版上留言，他的同學也會知道說：『這個是媽媽呀』，如果是跟他的親戚像是表姊妹那些的對話，有時候不錯的東西也是會留言一下，大家互動還不錯。」

另外，受訪者 B1 發覺在 Facebook 的世界中，回話給小孩的語氣與管教方式有關，太嚴厲的字眼會間接對小孩造成壓力。

> 剛開始，比如像有的親戚，好像會帶一點像朋友又有點像長輩，有時候會說「早點睡啦！不要再玩了」類似這種話。但是後來我們都發現這樣留，對小孩不好，我就跟她講不要這樣留。因為 Facebook 裡很多都是小孩的朋友，這樣留她們會覺得媽媽在管，就會說「各位小朋友早點休息」，口氣上以及留言的字眼，可能不是訓話的那種，用詞上好像要比較小心一點。（受訪者 B1）

受訪者 D1 看到 D2 的同學一起在 Facebook 上討論某次考試完後的感想，那次經驗讓她印象深刻：

> 有一次我比較激動一點，主要是因為我好像看到她跟同學的互動讓我很害怕，她的同學會說（考不好啦、隨便阿、考慘了、什麼…之類的）就是讓我聽起來，天阿！這些同學，不互相扶持、鼓勵說趕快加油念書，反而說隨便啦，反正這次考不好下次怎樣…，都是這類很消極的口氣，讓我覺得害怕，我很怕我女兒被這些人影響，所以我會故意公開留言，然後一方面也是留給她們看。（受訪者 D1）

於是 D1 為了鼓勵女兒，刻意公開留很長一大段話在女兒的 Facebook 上「講一些人生目標、妳的人生還很長，然後妳要在這個時候先想好妳下一步要怎麼做，最重要的是，現在要先把妳的書唸好就好這樣子。」

反觀孩子在母親 po 文中的留言，多以輕鬆、詼諧的方式回應，受訪者 B1 說到：「我小孩子每次 po 或跟我留言，大部分都是在損我的。像是『今天的鍋子，蘿蔔怎麼煮都不會熟，原來是媽媽拿了兩個鍋子疊在一起，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熟，還把鍋子給煮壞了，為那個鍋子默哀』，她會把一些家庭生活的東西、好笑的寫上去。」

> 有時候在鬧的時候也會留言，大家在玩的時候，像是要東西之類的，比如說

要買新手機，我就回說『我也要』。（受訪者 B2）

Chen 等人（2009）指出，親子在 Facebook 上的溝通並不侷限於網上平台。相反，它延伸到現實世界中，Facebook 上的父母需要擺脫傳統嚴肅管教的角色調性，轉而以平行式的對等關係來與子女互動，這實現了 Giddens 所說的平等性（Solomon, et al., 2002）概念，會促使親子互動更加緊密，上述的例子也證實了母親在 Facebook 用平輩對等的方式較易被青少年接受認同。

Newman和Murray（1983）發現，誘導民主式的溝通將使青少年強烈認同其父母親，內化其父母的規範和價值，親子間較無不和諧的情況出現。相對的，若是高壓權威的關係，可能使孩子表面上的順從，但內心卻不見得接受父母的意見，儘管兩代之間對於看法觀點有顯著的差異，但雙方必須試圖去尋找親子互動對話的管道與方法。

（三）單向被動且自我揭露低—「回饋」

由使用者所傳送出去的自我揭露程度低，較看不出背後的動機與原因，例如：按讚。此外，被動式的接收訊息瀏覽行為，研究者亦歸為此類。

受訪者 C1：「剛開始不曉得按讚的用意，後來偶爾會按個讚。」受訪者 A1 對該不該按讚提出了兩難的猶豫：「像所謂的『按讚』，我覺得應該要增加不同的表情功能，比如說人家生病了，還按讚那種感覺會被誤以為是恭喜你生病了，我覺得不太合適。」

受訪者 E1 認為透過按讚的方式可以觀察 Facebook 上的互動對象，「按讚的人，妳可以看的到有多少人按讚，妳看到這麼多人裡面有沒有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甚至是妳想要知道她跟哪些朋友或者是那些同學在做互動？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看到。」受訪者 B1 也談到類似的感受：

> 比如說朋友，會說我發表了那麼多，你從來沒來按過讚，care 為什麼我都會按妳的讚，可是妳都不按我的讚，表示我是一直很一廂情願，跟妳是朋友，可是妳好像沒那麼重視我，久而久之有一些不講出來，就會有一點陰影，後來發現這個好像會造成誤會，有時候會有一些不舒服。可是當妳很忙的時候，會想誰有給妳按讚，誰沒按讚嗎？忙都忙不過來了！當然，有時候像我的上網時間不一定，所以上去看覺得不錯就按。那你怎麼會去顧慮到有些人在別的時段 po，妳沒有時間看、沒有幫他按讚。（受訪者 B1）

受訪者 D1 則是透過 Facebook 留言督促女兒的課業，「她在該念書的時候，

我如果看見她懈怠在 Facebook 上 po 文之類，講一些有的沒有的那些無聊事情，我也會故意在她 Facebook 上留言說『該念書了』，【那女兒有再繼續回妳嗎？】她看到後就按讚，就是她懂了的意思。」

至於年輕受訪者 B2、E2、F2 認為對於母親 po 的內容「基本上都會按讚，不一定是真的覺得很好才按，有時候表示看過、有接收到的意思」，受訪者 C2 與 D2「也會幫母親按讚，表示支持與同意」。受訪者 A2 表示「也不太會去看別人的版，只是看即時的動態訊息而已。還是會以 Facebook 為主吧，雖然只是平時開著。」

從母親這一代對按讚的觀看，背後的考慮層面較複雜，屬於少量自我揭露的回饋，不過從年輕受訪者的回答中看出，青少年對按讚的解讀與上一代有不同的新觀點，不只就字面上的讚，還有表示認同、閱、了解的新興意義。有時候他們又以瀏覽方式選擇當個靜默的潛水者（lurker）關注別人的表演。

（四）單向被動與且我揭露程度高─「獨白」

由使用者本身主動傳送出去的訊息。像是 po 文、打卡、tag、分享連結、主動加入參與粉絲社團、或是發起民意調查等，各種新形式不斷產生，即便缺乏實體上的接觸還是可以達到各種有限的互動，連結身處各地的朋友，也能透過 Facebook 平台相互關心，也讓人覺得彷彿存在於自己的朋友圈中，Horton 和 Wohl（1956）對於這種像是存在於觀眾與演員之間又接近面對面的關係，稱為一種「類社交關係」（parasocial interaction）。Beniger（1987）認為，個人化的大眾會導致一種假社群（pseudo-community）的發展，在假社群中，這種類社交互動取代了真實的互動。

研究者先從母親與子女個別的 po 文、打卡、分享內容、使用行為，觀察兩代在使用上差異情形，以下舉實際的互動案例說明其中的特殊性。

1、母親 po 文、打卡、分享經驗

（1）分享部分的生活心得

受訪者 A1 表示之前在新加坡居住了 18 年，回到臺灣後又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平時跟女兒的聯絡以 Facebook 為主，關注 Facebook 的動態訊息成了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調劑品。C1、E1 也有同樣看法：

我自己大部分放去吃、去玩、開心快樂的東西，因為我喜歡拍照，我都用手

機走到哪裡，覺得還不錯我就會拍，分享在 Facebook 上，po 文來講會有一些限制，有時候我會打一些心情日記，不過那都只限本人沒有對外，有時候感冒看醫生，因為我幾乎三、兩天會 po 照片，曾經一個多禮拜沒 po，朋友就會私訊給我說『怎麼最近都沒妳消息？沒有妳的照片出來？』我就知道說要 po 一下，朋友會看、會關心。（受訪者 A1）

我自己很少 po 耶！只有偶爾去旅行的時候，po 上幾張照片。有時候會想寫，但是覺得我的文筆不好，要寫的時候真的是想很多，會考慮很多。寫得不好會被笑，而且當時有在上班，就想說算了。（受訪者 C1）

Facebook 這個東西從我一開始完全的拒絕它，完全不會想要去加入這個東西，可是當妳去知道去用它，有某種程度的愉悅，有時我 po 文的感覺是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分享一些事情，這種氣氛也可以感染到其他的朋友，因為大家會覺得這個家庭很融洽、親子關係互動很好，氣氛可以擴散，但可是工作的時候，有的時候它也會有一些狀況或妳不希望發生的事，會在 po 文的時候會比較三思一下，不會那麼直覺反應。（受訪者 E1）

從上述經驗得知，Facebook上的po文、分享，上一代的受訪者最在意的還是對於自我揭露的考量，因此，他們在決定公開資訊的同時，會偏向選擇外圍層的訊息揭露，像是去哪裡玩、吃飯聚餐等，就算別人知道也無關痛癢亦可被忽略的事情，類似告知「我在做什麼的心態」而不是「我在想什麼」，反而對於中間層、核心層這方面的訊息揭露，像是自己心事、對事物的看法、態度、價值觀、個人意見表達，則不願公開讓Facebook上所有朋友都知道。

（2）分享的特定內容資訊

有些受訪者會篩選特定類型的內容，營造出版上的個人特色。

看到不錯的文章就 po 上去分享，通常是健康方面的或去旅遊的照片，像我們這種年紀，我們會比較注重隱私，不會什麼事情都 po，完全不會 po 一些心情或私人的事情。（受訪者 F1）

像我的部分，比如訂閱某些文章，覺得真的還不錯的就會分享，像知識性的那種。另外有一種，可能偶爾去哪邊走走，偶爾會 po 我們去哪吃飯，或是郊遊那種。大部分還是瀏覽居多，儘量不 po 心情的東西，因為每個人的解讀不一樣，有時候寫一寫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受訪者 B1）」

之前比較困擾的是，沒有設定別人 po 我們照片的權限。我姊的小孩也是，

他可能那天拍了很多照片都不管就全部上傳，也沒有篩選哪些是嘴巴歪掉之類的，很多看起來就是不適合 po 上去的，就會 po 一大堆，看到之後我都會很傻眼，說可不可以把那張刪掉，要 po 也要 po 好看一點的，不要把自己很醜、很不正常扭曲的照片放上去，後來才知道怎麼設定。（受訪者 B1）

我自己的 po 文原則是不搞爭議性的，不 po 爭議性的東西，因為，沒有必要，會很清楚自己的立場跟想法。我很少 po 自己的照片，有時候會 po 時事、政治的也有、影視也會，主要是看當時自己的生活情況的關心的議題，然後一兩句話帶過去，有時候是轉發看到什麼東西，自己原創的東西也是會有，但是不會說每次都發。（受訪者 D1）

這類型 po 文或分享的受訪者，除了也會分享生活事，延續部分自我揭露考量，對於 Facebook 的內容上更多了一份想要呈現何種自我表演風格的差別，例如：F1 走健康休閒風、B2 屬於知識分享型、D1 與社會脈動議題結合，這也反映了隱私考量與自我揭露可能受到了個性或是來自於本身人格特質的不同影響而出現的獨立行為，使得隱私考量與自我揭露呈現負相關（Christofides, et al., 2009; McKnight, et al, 2011）。此外，他們將自己放置在社會情境中，感知生活週遭的時事資訊，透過 Facebook 的科技使用優勢與便利，進而分享感染其他人，由此看出受訪者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Bandura, 2001）。

2、**青少年 po 文、打卡、分享經驗**

經由訪談內容發現，年輕一代經常使用 Facebook 來記錄自己的生活。

舊的（帳號）現在就很少會上，會 po 的就跟家人出去，新的就出去打卡那些…可能打一些在學校發生的事之類的，所以新的那個還是以朋友跟學校的事情。打字比寫字方便，有點像日記吧！（受訪者 B2）

都是 po 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或家裡發生的事。一個禮拜最少也有 po 到 4-5 則，Facebook 有點像是在記錄生活跟日記功能，例如我這個星期去新的補習班，我就有 po 去補習班發生的事以及對補習班的感覺。（受訪者 F2）

我 po 比較多是分享音樂吧，就是用 youtube 分享音樂，然後再來就是用手機打卡 po 照片，一方面可以告訴人家我現在去哪裡玩或者是可以炫耀一下之類的。po 文的話，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情，因為基本上我 po 文都垃圾文或者是蠻搞笑的文，可以展現自己的個性吧，大都是只是聊天室或者是幫別人留言比較多，就是一些廢廢的文，沒什麼重點。（受訪者 E2）

對於 E2 的廢文，母親 E1 也有自己的理解：

有的時候還是要顧慮一些形象吧，像年輕人他 po 文隨時隨地任何朋友他都覺得無所謂。有時候會發現說孩子們的想像力跟創造力超乎妳的想像，也許是他們平常的語言就是那樣，他們在 po 其實有時候是很無厘頭、很有創意的、讓人發笑的、跟有趣的，所以有的時候我也會去比較，為什麼同樣妳在 po 差不多意思的東西用字遣詞不一樣，那他得到的讚或得到參與跟發言會多過那麼多，有時候會想是不是我們太老套了、太沉痾了、或是太傳統了，所以我會想到說看 Facebook 的人希望是有愉悅的這種情緒，所以看到有趣好笑的內容會比較有興趣參與甚至會更投入，如果妳 po 的是正經八百的反而沒有人會去回應。（受訪者 E1）

年輕一代的受訪者相較於他們的母親，更願意在 Facebook 上自我揭露更多的分享，以 Facebook 作為一種對生活的記錄、與同儕分享資訊、心情上的抒發宣洩管道，因此，他們很常在 Facebook 上發表意見、po 文以及回覆別人的留言，對他們來說，每天上 Facebook 已如同呼吸般的存在，從發展與學習的角度，如果青少年更經常性曝露在同一個媒體環境之下時，行為也將隨之改變。Tapscott（黃貝玲、蔡宏明、羅耀宗譯，2009）認為，現代的青少年花在互動式的社交媒體比看電視的時間還來的多。看電視是個被動接收的過程，但在互動式社交媒體尤其是 Facebook，還涉及了內容創造，這種技術的使用改變了青少年在發展初期對新科技的使用方式。

上一代的受訪，在經營自己的 Facebook 時，較不願透露自己真實的性格、觀念或鮮明態度立場，可是年輕一代受訪者 E2 倒認為就算是 po 垃圾文或搞笑的內容，也是一種自我風格的展現，此外，受訪者 C2、D2 與 A2 也覺得在 Facebook po 文、回話搞笑有趣更吸睛。

大部分是好笑的、生活上的一些點點滴滴。比如說:我爸在客廳睡覺，然後他的動作是這樣（模擬姿勢），然後我姐就看到，她說妳去她旁邊做一樣的動作，然後拍照，然後打卡，寫說「這一定是父女」，就是比較好笑、好玩的，照片跟文字有對到，覺得好笑就拍起來，再想說打什麼這樣啦！（受訪者 C2）

最常 po 的是學校發生的事情，跟家人的也會但很少。我算是還滿常 po 的，平常發生一些比較好笑的事情，還有心情好的時候也會 po，以前會 care，現在就還好，有些同學會在 Facebook 上會互嗆，以前有個同學照片修太大了，就被很多女生嗆，後來就不太敢修這麼誇張了。因為現在大家都是講話比較直接，能夠容忍在網路上開玩笑這種情形。（受訪者 D2）

很多同學都會 po 自己的情緒在上面，看多了就沒什麼感覺，因為他們都是這樣子。平常不會一直黏在 Facebook 上面看，主要個別相關的內容才會吸引到我，自己在看的時候會篩選過，平常也會 po 跟朋友出去玩或一起吃飯、集合都會打卡標記，記錄生活間發生的趣事，偶而也會在 Facebook 上嗆人，但後來講一講就和好了，不會太嚴重。（受訪者 A2）

受訪者 F1 認為：「孩子們自己跟朋友聊天的話，會跟我們講話不一樣，也會有他們的火星語之類的。」由上述案例中，年輕的受訪者與朋友之間產生相近的使用習慣、經常性使用的語言，形成一種在 Facebook 上獨有的默契，因此，即使用粗俗的話或者比較激烈、直接的言語，也不會傷害到實際生活中的關係，反而被視為是一種開玩笑式的幽默回應。受訪者 A1、E1 也有類似的經驗：

網路上回覆留言使用文字或圖片表達，不會看到真實的情緒與對方即時的影像，你也不懂對方的語氣或是真實的心情，很可能也會引起誤會。例如：有的用詞，原本是惡意，但其實只是好玩而已。（受訪者 A1）

一開始我很不習慣的是他們常常會發言有錯別字，我就會很看不下去會去糾正，就會去留言，然後發現說他們寫的是比較粗俗的文字，或者是比較口語的那種習慣用語，我也會覺得不太合適，就會表達一些意見，後來就慢慢發現說這樣會洩漏自己的老化跟傳統守舊，後來就想說算了，反正大家都這樣寫就習慣了。（受訪者 E1）

受訪者 F1 的看法是：「很常見耶！有時是年輕人習慣的語言跟表達方式不同吧！」，除此之外，拍照打卡然後上傳 Facebook 的行為對年輕受訪者來說似乎是司空見慣，自從有了智慧型手機後打卡行為更是普遍，看在 D1 的眼裡有很深的感觸：

她（D2）po 她的團體照、學校照、學校生活照，我覺得都還不錯那是一種分享，有時候我會比較不懂得就是說現在小孩子為什麼愛 po 自拍照，我會擔心拍那自拍照會招來一些沒有必要的麻煩之類的。我有跟她講說不要放那麼多自拍照【那她反應怎麼樣？】她說：『現在都是這樣子阿！』她覺得現在這樣子很普通，因為她同學都這樣。（受訪者 D1）

從前述經驗加上研究者實際觀察發現，這幾位年輕受訪者倒不是出於愛自己而經常性 po 照片、打卡，研究者認為這裡所呈現的案例較接近，跟從同儕效應、表現自我的風格，年輕人與新科技之間相互主動創造與參與，帶動另一種流行文化。其中，受訪者 C2 提到「照片與文字對到」，運用圖文相互呼應，能夠充分

展現他們的想像，凸顯要表達的特有幽默感，能夠讓別人也同樣認知到「好笑的點為何？」，亦為年輕一代與朋友在 Facebook 上產生共鳴、獲取認同的方式。

3、子女的異性交友成為敏感話題

Facebook的交友狀況或者有異性的po文照片之類，特別容易引起母親的關注，受訪者F1一開始加入小女兒的Facebook時，便觀察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親子之間有著不同看法：

> 像他們的交友狀況喜歡亂打穩定交往中，那個我就會叫他們弄掉。因為我覺得不太適合，會有很多人問。後來我發現是開玩笑，他們可能女生和女生會互相打穩定交往中。但是後來仔細去看，會發現不是我們想的那樣。可能女生跟女生，男生跟男生也會這樣打。（受訪者F1）

> 像有時候跟女生出去玩或者是 po 照片，她可能就會碎碎唸說又跟女生出去玩或什麼之類的，大概就是這種事。（受訪者 F2）

除了上述 F1 外，還有受訪者 C1 與 B1 對於小孩在 Facebook 上的兩性感情、異性交友也顯得特別關心。

> 我的大女兒在 Facebook 上面，明目張膽地說她今年幾歲，讀什麼學校，目前跟某某人穩定交往中。我看了都快氣爆了，因為在這之前，我已經知道她有男朋友，她也有跟我提過。但是他們中間有發生了一些事情，男生的學歷我不滿意，她不敢告訴我，後來我看她 Facebook 竟然還封鎖我耶！（受訪者 C1）

> 二女兒（C2）當時還沒有封鎖我，我有上去看她的 Facebook，寫目前穩定交往中，對象還是女同學才讓我大大的抓狂。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去看她的 Facebook，她還這樣明目張膽的，我真是氣炸了！氣炸了也沒有用，妳也不能說什麼。（受訪者 C1）

受訪者 C2 則認為母親的反應太小題大作:

> 有時候女生之間感情好也會標，很多同學也都這樣。有次跟一個男同學拍照，回來後就被口頭上問說「是什麼關係？」，其實只是朋友，但被他們看到就會多想。（受訪者 C2）

>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的媽媽有二、三十個好友，然後那二、三十個全都是我們

同學，就是她想要知道她女兒在幹嘛？於是加了有男有女很多人，就是我們這些朋友，會特別去關注或者是限制她不能做什麼，可是我覺得我媽這方面倒還好。（受訪者 E2）

受訪者 B1 也提出了兩性教育上的考量：

有時候看她的內容會覺得，為什麼朋友之間這麼膩。感覺上好像感情很膩、好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會去回想以前跟同性的朋友，是不是感情會這麼好。（受訪者 B1）

因為她本身是念私立的女校，會發現她幾乎沒有什麼男性的朋友。我們就會思考這樣會不會不好，她的朋友清一色都是女生。我跟爸爸會去討論，因為她再來直升高中也是女校，會不會對男生有一種排斥。在兩性教育這一塊需要斟酌溝通、觀察，還是讓她跟異性也要有一些接觸。（受訪者 B1）

第三節　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的權力、角色變化

上一節功能面的設定與自我揭露考量，著重在親子雙方互動上的討論，本節以六對家庭做個案描述，整理資料中發現，年輕受訪者在跟母親溝通上還是傾向用面對面的方式互動，從母親們的角度，有人認為 Facebook 的使用讓原本的親子關係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例如：D1、E1、F1，但也有受訪者 B1 與 C1 認為不是這麼明顯。

一、A 家庭：旁敲側擊－漸進式滲透

前面有提到受訪者 A2 沒有加自己的媽媽，但是受訪者 A1 還是能夠透過其他同學的動態來知道兒子的消息，「比如說他們同學聚餐，他們大考完了跑去找老師，或是下課約去公館、師大夜市吃東西，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活動啦！有時候會看到他被同學標註，難免就會好奇就會看一下，主要是對孩子他們的交友情況比較了解。」不過，因為她有加與兒子同年齡的小孩，身為母親的她有時候也會適時地「提醒」同學們該留意言談禮貌。

發覺有兒子的同學，有加入我的，他在 Facebook 上常常會飆髒話，因為我有點把他當成自己的小孩，我就回他：「這位小朋友，你的話問候爹娘親戚朋友太多是不太好的。」我會用那種，比較像他們朋友聊天開玩笑的方式跟他講，「嘿~長的那麼帥的帥哥飆髒話，女生都不敢喜歡你、敬而遠之喔」，他回說「是喔，好啦好啦」，其實是用聊天的方式，不是用長輩，那他們就

會比較接受。（受訪者 A1）

我兒子國中的時候，我就是這樣跟他們同學用這樣子溝通，像是稱呼他們帥哥美女拉近距離，用平輩的方式跟他們相處，那他們對我也不錯，會跟我講很多他們自己家長不知道的秘密。「阿姨，我跟你說一些事情，你可不可以跟我媽媽他們講」，也有家長會說「我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問一些事，看他會不會跟你講」，有時候反而我變成中間的溝通橋樑。（受訪者 A1）

由於受訪者 A1 有擔任兒子學校的志工，認識了很多與兒子平輩的同學，她自然而然地也會轉移對兒子的關注到這些青少年身上，產生一種移情作用，將對兒子的管教投射到這些同學們 Facebook 互動身上，不過，她也觀察到以一種平輩的方式與他們相處，不讓這些青少年感到過大的年齡差距與談話壓力，選擇用較溫和開玩笑的口吻，讓青少年容易接受態度軟化，另一方面，這些良好互動關係的同學們，也會轉達 A2 在學校或者 Facebook 上的消息讓 A1 知道。

對此，受訪者 A2 的持開放的態度認為，「同學加我媽沒關係啊，也不會擔心被告狀。」不過，他自己則並不會去注意媽媽的 Facebook，「不會想要去看，有事情平常都是面對面溝通。」但是受訪者 A2 卻有加入其他的家庭成員，例如：在新加坡的姊姊跟爸爸還有親戚，「會跟姊姊用聊天室溝通，也會去看爸爸的 Facebook，或是按讚，但留言比較少，像說生日快樂。」

二、B 家庭：默默觀看、監控並施以管教

受訪者 B1 對於女兒的 Facebook 內容觀察入微，「她關心偶像、漫畫，很少關心比較成長性的，很少！她只是 po，不太寫，她不太寫自己的想法。她覺得好玩的，就會 po 上去給人家看。自己不太寫她覺得怎麼樣，她不寫。其實應該是說，我女兒應該是一個滿成熟的小孩子，她的思想算比較成熟，很有主見，自尊心很強。」母親在觀看子女的 Facebook 時，會將女兒所表現出來的內容與自己心裡對她的既定印象串連起來做對照。B1 也提到她對女兒 Facebook 的管教態度：

我覺得如果用到一些不太適當的語彙，或者想法不是很正確的時候，會跟她溝通說為什麼她在上面留一些很情緒的字眼，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從她的 Facebook 來看到她的交友狀況，是不是有交到一些不是很適當的朋友？從留言、對話慢慢可以看得出來。（受訪者 B1）

剛開始還曾經發生過，好像有點隱瞞，然後偷跑去西門町。後來我跟爸爸有跟著去，發現是大人約她。之後就不敢那麼放心讓她自己跟朋友去看電影，

會去觀察。有時候還偷偷跟蹤過，因為覺得畢竟才國中。當時是國小升國中就有這種狀況，怕會有危險。（受訪者 B1）

當時因察覺不對勁加上受訪者 B2 年紀還小，B1 曾跟蹤女兒竟發現差點受騙，經過這次事件後 B2 也意識到網路交友的危險，不敢再輕易跟陌生人相約了。談到她與母親的 Facebook 互動，曾有過逗趣的吃醋經驗。

例如媽媽跟爸爸去吃飯，我在上課、補習，就會有點生氣。有一次他們打卡去美麗華，我就會在上面寫「哼！一定是去吃大餐。」（受訪者 B2）

受訪者 B1 對這件事也有印象：

她會很 care 我跟爸爸自己去看電影或吃飯，但她是在念書或補習，她就會覺得她很可憐。她覺得這個應該要帶她去的，怎麼都我們自己跑去了。後來因為發生過幾次之後，爸爸都會制止說不能打卡，免得一打卡，回去她又會生氣。（受訪者 B1）

此外，受訪者 B1 在 Facebook 裡有特地成立一個家族的社團，裡面老、中、青三代都有，屬於大家族，總共有 60 幾個人，最年長的 80 幾歲也有，最小的才讀國小。只要是家族成員有什麼活動，大家都會放到社團上面，一起分享。「感覺上好像老一輩的也會覺得親子之間、家族間的關係變得比較好。」例如：參加媽祖出巡廟會活動的合照與心得、還有舅舅可能在社團上 po 鄧麗君的歌…學習上網、學習一些新的東西，受訪者 B1 說到：

對老一輩來說是一種刺激，平時大家這麼忙，能碰面的機會真的很少，可是他們就會知道這些小孩長多大了，這些晚輩都在幹嘛。我覺得權威感就會變得比較扁平，其他親戚會變成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的威嚴。（受訪者 B1）

她也觀察到：「如果在我們這兩代，像我跟小孩之間的部分倒還好，不明顯，因為親子之間的溝通都從平常生活上就密切互動。」受訪者 B2 也有同感，「其實跟媽很少會用 Facebook 互動，現實比較多互動。有時候覺得打字很麻煩，很難把事情講完整，當面溝通還是比較方便。」

三、C 家庭：從 Facebook 互動中發現代溝差距

受訪者 C1 自述有了女兒的 Facebook 後，更了解女兒的學校生活：

至少我可以看到一些小孩子在學校的狀況，跟同學互動的關係，做些什麼

事。她會放些搞笑的照片，會發覺她跟班上同學的互動，就七嘴八舌的說些有的沒的。之前沒有的話，我們都不知道她在做些什麼事，完全不知道她在學校的狀況。同學們整天在批評老師，現在的小孩都這樣，都偷偷地罵老師，有時候我幫老師講話，她會不高興。（受訪者 C1）

這差很多耶！雖然她們都在 Facebook 勇敢的表現出來，但是幼稚還是幼稚，長不大還是長不大，就是這麼小孩子氣！我覺得現在小孩子的思想，真的是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有很多東西我們都不會這樣想，看他們的那一面讓我覺得很不能接受。我的感受最深刻的是，現在的小孩子真的有夠不懂事！（受訪者 C1）

受訪者 C1 透過 Facebook 發現到兩代在觀念行為上的差距，會拿 C2 來跟過去同年齡的自己相比較，當她在看到這些 Facebook 內容時，某種程度也是以一個新的角度重新認識女兒，因為與她所希望預期的 C2 有所落差，進而產生內在價值觀念的矛盾衝擊。

反觀受訪者 C2，她覺得並無異狀，「很多同學都這樣子，大家只是在上面發洩聊天不用太認真看待，可能老一輩的想法比較保守吧。」不過，她自己對於觀看媽媽的 Facebook，則是興趣缺缺的說：「不會去看媽的 Facebook，因為覺得無聊。上一次看媽媽 po 的是一年多前了，因為她不會 po 太多，而且長得也沒多好看啊。也不會上去留生日快樂，有心的話不用加（生日）也知道。」她回想起有一次媽媽幫她打卡的經驗：

有次我吃義大利麵的時候，吃墨魚麵滿嘴黑黑的，然後我說不要拍照，她就硬要拍，而且拍了以後，硬要 po 上去，說「看我可愛的女兒」這樣子，我就說「黑黑的哪裡可愛，有肖像權」。我是事後才發現的，可是想說 po 都 po 了，她 po 在她的版上，給她的同事們看，但沒有標記我，所以我的朋友看不到這張照片，所以我不 care。（受訪者 C2）

站在受訪者 C2 的角度，她在意的反而是照片會不會出現在自己的版上，在朋友面前維持自我形象，亦是她對 Facebook 觀眾進行印象管理的一種方式。

受訪者 C1 認為要建立對孩子的信任感，就不會去注意孩子太細節的事情：「我覺得小女兒她本身就是這樣，給她壓力她也感受不到，所以她在有 Facebook 和沒有 Facebook 之前，沒有什麼差別。大女兒封鎖我的話，我也不清楚她真正在做些什麼，只是我對她很放心。」受訪者 C2 選擇直接溝通，「用不用 Facebook 跟母親沒有發生變化，有什麼事情都直接講。」

四、D 家庭：你進、我守的親子攻防戰

Facebook 具有互動即時功能，使得受訪者 D1 很多女兒的消息都是事後看 Facebook 才知道，「像她們有時候同學約出去的話，都會在 Facebook 上約幾點鐘、在哪裡碰面之類的，因為她跟我講不一定會講得清楚，反而是我去看她們 Facebook 之間的聯絡講會比較清楚，甚至，也會看到說她們今天出去玩做了什麼事回來沒有講，但是她會在 Facebook 上寫今天做了什麼、吃了什麼之類的。」受訪者 D2 不一定會把自己的行蹤告訴媽媽，但她在 Facebook 上發佈媽媽也看得到，有一次，受訪者 D2 跟同學相約要一起去看「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為此在 Facebook 上討論了好幾天，但以她對媽媽的了解知道媽媽會不讓她去看，受訪者 D1：「我會覺得妳才國中生看那幹嘛呢？」，後來受訪者 D2，沒告知媽媽，就跟同學們去看了這部電影。

> 剛開始我是裝作不知道，在等她主動跟我講，可是她也很有趣，妳知道那種親子的互相攻防戰、像玩心理戰一樣，她會覺得說（我裝不知道），有一次聊天聊起來有看過九把刀的什麼，然後，我說：「ㄟ妳去看囉！」她說：「妳不知道嗎？」所以她其實也預期的出來，小朋友其實都有篩選過，就是 po 文的時候想說媽媽都會看得到，妳會不知道嗎？她可能會有這樣的心態。（受訪者 D1）

受訪者 D2 認知到來自媽媽不允許的壓力，卻又想參與同學們集體行動，產生矛盾，所以她選擇以被動的方式讓媽媽知道這件事，Facebook 成了一種替代式的溝通管道，當面對面溝通產生衝突壓力或有逃避、不想處理的心態，經由 Facebook 讓對方無意間發現的被動暗示，達到告知的目的。受訪者 D2：「媽媽有時候是看到我同學的 po 文，可能會有比較不好聽的話，就說盡量不要跟那種同學接近。」青少年階段正值人格發展時期，這時候群體的同儕效應的影響比家庭教育更來的有影響力，在同儕中得到認同的評價，亦是他們的自我認同重要的一環（Harris, 1998／洪蘭譯，2000）。

此外，D2 也時常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心情，有一次受訪者 D1 無意間發現一則 po 文：「國中生寫這種文：『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不想裝作熱情負責任』因為我看了以後，會推想說為什麼她會想 po 這些東西?剛開始看的時候不知道這是歌詞，反而會擔心她發生什麼事？」女兒的 po 文牽動著母親的情緒起伏，「對我而言，接觸她就可以完全了解年輕人在幹嘛，看 Facebook 就可以完全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麼做什麼很好了解。」

受訪者 D2 則說：「她們平常會上我 Facebook 去看，有時候 po 了文，會被家人誤會，像之前有次被爸爸說我交男朋友，但實際上沒有。」

除了留心 po 文動態，受訪者 D1 的關心也滲透到女兒的私人訊息內，「有一次我在她訊息裡面看過有外國人找她聊天，那我覺得那個外國人找東方女孩子聊天是不正經的，在我女兒還沒有回她之前我就先把他罵走了，用訊息，跟他聊天問我女兒電話號碼之類的，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我是媽媽。」身為母親的她基於保護女兒的立場，認為有必要對不認識的外國人提出警告，捍衛女兒的安全，這也呼應了前述文獻提到的觀點，成人擔憂青少年面對未知的未來，隱私的揭露與身分認同可能會造成影響。此外，她也會擔心過多的監視、涉入，會不會引起女兒的困擾造成反效果？於是，開始試著自我調整收斂，才慢慢解除母女之間的 Facebook 攻防警報。

> 她後來可能也發現我態度刻意開明，她可能覺得還好，所以就沒有太在意我，沒有那種我在監視的感覺，她其實還是以自己為主，不會特別感覺到我的存在或監視。（受訪者 D1）

受訪者 D1 認為「感覺更緊密，我覺得在關係上就比較不像親子比較像平輩，就是像妳變成她 Facebook 上的好朋友。」她也提到，像過去與自己的上一輩相處起來有距離感，倫理輩份的觀念相當明顯，但現在與自己的孩子一起使用 Facebook：「我覺得因為 Facebook 的關係真的有差，在 Facebook 上自己也是在寫一些柴米油鹽醬醋茶、食衣住行的東西的時候，妳根本已經被平民化了，父母（長輩）關係那個輩份好像又被拉低了一點。」但受訪者 D2 認為：「我覺得用 Facebook 跟家人關係好像沒有什麼差耶，用了 4 年，還是都直接面對面溝通。」

五、E 家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情境式溝通

White（1996）發現，正向的親子互動將使孩子易接受父母的意見，且父母會在孩子做決定上有其影響力，避免孩子產生偏差行為而造成親子關係緊張和衝突態勢。受訪者 E2 從小與母親互動關係良好，但是偶而還是會被媽媽看到一些不知道的事情，不過即使被發現了，E2 也願意對母親坦承事情的真相：

> 像我 2/28、3/1 有出去玩，然後有 po 照片還有打卡，媽媽就會在下面留言說:「出去玩都不講」之類的，就是會在留言上面說一下，也不是罵，就是講一下，沒有先告訴媽媽這樣。【那你有回她嗎?】會，也是會回應，就是有的時候可能是媽媽忘記，有的時候可能真的沒有說，那我就照實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媽媽也不會隱瞞什麼，所以基本上都會跟她講。（受訪者 E2）

受訪者 E1 對於兒子平時也會給予適當的空間，不會特別想限制或是約束他在 Facebook 的行為，談起與兒子互動的貼心經驗讓她印象深刻「比如說兒子現

在大學生活很多采多姿，那裡面一定有比較多的話題，像今天我自己沒有辦法去看兒子的球賽，他就會透過 Facebook，po 一下他們一個畫面、實況，讓我去點選，就是報告戰況，讓我可以掌握即時動態。」但說起另一次兒子在 Facebook 上的 po 文經驗，竟然讓她嚇到驚慌失措：

> 最近這次他留言給我是一個他受傷的訊息，而這個訊息是我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我的妹妹 line 我說：「某某人怎麼了（就是我兒子）他怎麼了？」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下意識就覺得出了什麼事情，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我妹妹是從 Facebook 上看到的，所以我就一直不理解怎麼回事。幾乎同時，我女兒傳給我訊息她說: 「媽媽妳趕快看 Facebook」，我才趕快去看 Facebook 才知道原來兒子在 Facebook 上留了「媽咪！我的鼻子歪了，要去醫院複診」那時候整個嚇到，非常的焦急，然後就一直打電話，後來等他可以通話的時候，他打回來告訴我發生什麼狀況。（受訪者 E1）

> 我那時候覺得很感慨，現在的年輕人難道就不能用比較正常或者是我們習慣的方式嗎?還是說覺得 Facebook 上 po 文是很正常了，他們已經是日常生活當中非常習慣的方式，他就直接在 Facebook 上 po 文那樣的話，所以很多人都看到了，反而是我完全不知道。也許他覺得沒有什麼，後來很快我就 po 了一個文說:「現在的孩子是怎麼了，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去告訴媽媽發生了什麼狀況，這是很嚇人的阿」我當時是這樣的感覺。（受訪者 E1）

這件事情帶給受訪者 E1 相當大的衝擊，她質疑第一時間 E2 為什麼沒有用電話先行告知反而選在 Facebook 上公佈？對此，受訪者 E2 也表達了他的想法：

> 我這個人也蠻奇怪的，因為想說到這個地方還蠻好玩的（我今天在醫院），我之所以沒有事先告訴媽媽是因為她一定會很緊張、碎碎念說怎麼那麼不小心，然後我就沒有事先打電話給她，只是在 Facebook 上先留言，剛好被阿姨看到，阿姨就跟媽媽講，因為 Facebook 上留大家都看得到。（受訪者 E2）

隨著媒體科技的發展，人們能夠選擇的溝通管道越來越複雜，傳統的媒體使用經驗，告訴我們用打電話是告知訊息最快速的溝通方式，曾幾何時，Facebook 訊息的發佈改變了他們的使用經驗，例如：地震消息，第一時間 po 上 Facebook，看 live 棒球賽可以在 Facebook 上即時性熱烈討論，只不過即時性的傳送並不等於立即性的接收也不代表直接當事人立刻處理，因此，當受訪者 E1 在經過其他人告知，而當下又聯絡不上本人時，才會讓整件事越演越烈。自從雙方加入彼此的 Facebook 之後，E1 覺得親子關係更緊密、不過 E2 認為與母親實際相處相比，加入 Facebook 反而能夠化解見面時的尷尬：

比較好，就是比較知道說他們在幹嘛，變成一個管道，但如果沒有這個東西，比如說妳知道這個事情發生了，妳們之間有這個話題在，可能因為有這個話題再引出什麼紛爭或者有的時候是好事很開心的，但可能也有不小心因為這個樣子的導引進來就惹出一些彼此之間不愉悅的情緒，像是一些口角或是小小的爭執，父母的跟子女之間親子關係會因為 Facebook 有不同的情境，可是我覺得，這當中不完全是百分之百好或者是都是不好，還是需要拿捏。（受訪者 E1）

就可能有些不想當面講的，就留在動態時報上面，家人就會看到，比較不想親自當面講話就用 po 的，她們也會看到會在下面留言，有時候比較不會尷尬啦。（受訪者 E2）

六、F 家庭：平輩式溝通拉近親子距離

受訪者 F1 與 F2 都是 Facebook 的愛用者，有時卻因此引來不必要的誤會，受訪者 F1：「像我們會習慣去哪裡都會打卡，可是也有一點困擾，我們的親戚朋友覺得我們好像每天都在玩，也會有人這樣講。」不過，受訪者 F2 對此則回應：「可能他們 po 的內容不太一樣，用詞也會不一樣。像媽媽都 po 出去玩，她不會 po 自己的感想，我覺得都 ok，所以都會留言或按讚。」

談起與母親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F2 說到：「我覺得還好，因為我們平常就是這樣互動。只是有了 Facebook，可能更知道她跑去哪，因為她常常會…我們放學，她就不見了。」看來兒子更需要從 Facebook 上得知母親的行蹤。受訪者 F1：「嗯，像有些家長沒加入的，我是建議他們加入。會比較知道小朋友的行蹤，因為現在小朋友去哪裡都喜歡打卡，家人都不知道他們去哪裡。我覺得這是好處吧。」

研究者觀察到，受訪者F1私下在與子女相處時，與Facebook上的她保有一致的風格，也許是觀念與使用行為跟年輕一代相近，讓她能夠認同子女，以一種比較開放的心態與子女互動，「因為都是我自己帶大的，都還算滿親的。因為我的個性會比較好奇，像小朋友在做什麼我也會去參與，我們應該算比較沒秘密，滿公開的。」Rafaeli（1988）指出，互動性存在於參與者進行資訊交流的程度，所以當母親與子女Facebook使用的共同經驗重疊性越高，他們的互動性也會越強，並與個人感知做連結影響生活，涉入程度也越深。親子雙方若能以互相平等的個體層次（as equal-leveled individuals）在Facebook上進行溝通，網路便能成為一種新的、積極的親子互動管道（Chen, et al., 2009）。

第四節　Facebook 親子互動與反向社會化

Prensky（2001）以 1980 年代做為區分，提出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的概念，數位原民出生於數位時代，對虛擬互動司空見慣，凡事都要記錄，不掩飾的創造與分享內容喜於接受資訊，更樂於創造內容，在網路上大量處理資訊內容（Bilton, 2010／王惟芬、黃柏恆、楊雅婷譯，2011）。本研究之受訪者正值青少年階段，屬於數位原民的年齡範疇，他們從小即生長在網路快速成長的時代，在科技使用上具有較高的運用能力。此外，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使用手機上 Facebook 情形變得更加方便，亦納入兩代學習差異的討論範圍。本小節分為兩個角度切入，母親怎麼學習使用 Facebook 以及小孩如何傳授母親他們自身的經驗。

（一）母親怎麼學習使用 Facebook

Mannheim 認為同世代的年輕人共同經歷特定的事件形成世代意識，產生全新接觸，社交媒體的出現、Facebook 的使用、智慧型手機普及化提供了這些青少年共同特有的歷史經驗，這種巨大的轉變使得他們的上一代必須跟著改變，誕生在網路世代的年輕受訪者佔有科技學習優勢，快速去適應新的科技產品，碰到不會的問題，他們習慣性地問同輩，但反而不會主動去問他們的父母，可是年長受訪者在使用 Facebook 時，卻不見得會向同輩請教，而是詢問自己的小孩。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多數的母親在一開始使用 Facebook 時都有向子女請教問題的經驗，受訪者 C1 表示：「當時我不會用，當然是問小孩。她就幫我設定密碼、設定帳號，從頭到尾幫我弄上去。」倚賴子女設定帳號，是親子雙方在 Facebook 互動的起點，雖然剛開始受訪者 C1 對於 Facebook 該如何操作與使用一竅不通，但似乎無損於她日後運用 Facebook 與子女互動，設定好帳號等於跨出了第一步，從使用經驗中慢慢摸索，亦為其他母親共同的學習心得。

> 一開始是他們（小孩）主動幫我設定的，設定的時候其實只告訴妳可以這樣按、那樣寫，也沒有講很仔細很清楚，所以妳也不知道它其實功能很多、它其實可以做很多這種處理，一開始不知道，然後慢慢搞清楚，原來可以有很多的學習。（受訪者 E1）

受訪者 B1、D1、F1 也有類似的經驗，不過更讓他們頭大的反而是自從有了智慧型手機後，功能操作上更為複雜，手機版與電腦版的 Facebook 略有使用差異，回想起當初關於如何設定帳號、打卡、刪除貼文…曾發生了不少趣事，讓她們與其他家人不得不主動向子女們求援。

小朋友先比較熟悉，她教我。我覺得剛開始最困難的部份，是在隱私設定那一塊，有點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什麼東西要怎麼設定，還有遊戲或程式的部份，會固定彈出來，我就覺得有點困擾，後來都要再把它移除掉。（受訪者 B1）

像我老公其實問題比我多，他都問那種最基本的：「ㄟ，我這個要怎麼樣？這個照片我要怎麼上傳？類似這種很基本的，ㄟ那這個的話我要怎麼樣讓它被看到，比如說照片上有誰誰誰怎麼點？」，可是她（D2）幾乎不用學習她就會的，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的，然後包括 Android 也好、iPhone 也好，一按就知道功能在那裡。（受訪者 D1）

有時候會問他（F2）爸爸，可是他爸爸比我還不懂，因為他也不常用 Facebook，就乾脆問小孩比較快。（受訪者 F1）

年長一代的父母在最初 Facebook 的使用上並無法引領年輕一代前進，產生了 Mead 所說的新與舊的原始矛盾與代際之間的衝突，父母開始感受到先前所知的經驗並不足夠，需要新的轉移與適應，才能與下一代接近，反映在剛開始學習怎麼用 Facebook 上，他們處於低姿態，意識到他們必須放下身段，以虛心的態度向年輕一代學習、請教，讓年輕人引領他們繼續往 Facebook 世界前進。

年輕人用網路這種東西比較快，所以自己摸一摸就會用了。（受訪者 E2）

碰到比較不會的，就看朋友有誰會然後就去問，然後之後就會啦！（受訪者 B2）

因為比較常接觸那些新科技的東西，對我來說都不難，不過我認為上一輩跟年輕人用的方式不一樣。【哪裡不一樣？】用的觀念不同吧！像我們很常會在 Facebook 上面 po 文或留言，可是媽媽就很少 po 自己的心情在上面。（受訪者 A2）

從訪談資料中發現，對於年長一代的父母，需要去熟悉怎麼使用 Facebook，剛開始會覺得有困難（受訪者 B1、D1、F1），甚至也有感到相當吃力的情形（受訪者 C1、E1），反觀年輕一代的子女與年長一代在這方面的學習差異，對於新科技的運用與吸收，子女卻不用花什麼力氣，特地去學習，這種能力彷彿自然而然就會使用。

（二）小孩如何傳授母親他們自身的經驗

年輕人在接觸新科技較容易上手，回想起當初教導父母使用的經驗，他們又是如何處理的呢？受訪者 A2 談起親自示範教導父母操作的情形：

> 他們第一次接觸的時候會跟他們講一下怎麼用，剛開始建立帳號的時候吧！使用的過程中，剛開始沒有上傳照片的功能，之後慢慢的有了智慧型手機可以即時拍照上傳打卡，上傳可能有些地方會不懂，爸媽都會有不懂的情形。（受訪者 A2）

> 教她怎麼刪相簿之類的，有些她可能不想出現在塗鴉牆上的就幫他設隱藏，像設定大頭貼、封面照片之類的，也都是我幫她用。（受訪者 B2）

> 她會問，像她有時候想創社團或者是她要怎麼去搜尋朋友，她就問我怎麼用，然後我就教她，雖然說不會馬上就記得，但是至少教的話她會自己去做。（受訪者 E2）

> 她剛開始連怎麼加朋友還有上傳照片都不知道，到底要怎麼 po 上去、要怎麼把照片拉上去，常常又要再教一次。到後來，有時候我們都會不想理她，會說我們都教妳這麼多次了！叫她自己再研究，她後來才真的下定決心把它學會。（受訪者 F2）

有時，父母親因不熟悉怎麼使用而產生抗拒的心態，過度依賴子女的協助，反而會讓子女感到不耐煩。而受訪者 C2 與 D2，則是把爸媽當成從零開始的心態，循循善誘一步步教他們使用：

> 我就先告訴他那些按鈕的功能，然後示範一次給她看，跟她講：「我這樣是按讚，按讚之後妳就會有通知，螢幕顯示那個 1 就是通知」，然後等到她 po 照片或 po 東西的時候，就會直接來問我，當下學是最快的，因為她正需要。（受訪者 C2）

> 有教他們使用 Facebook，不久前爸爸有叫我教他怎麼創社團，但其實好像都是我在做，我就一邊幫他弄，然後一邊跟他講，這邊要打什麼社團名稱還有怎麼加社員進來。因為媽媽那邊她幾乎都會，就比較少教她用。（受訪者 D2）

Tapscott（黃貝玲、蔡宏明、羅耀宗譯，2009）認為年輕人偏好速度與自由，全面性地改造生活機制，站在青少年受訪者的角度，科技正在影響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從他們教導父母親使用的態度即可觀察到，有的受訪者直接幫父母設定操作，想快速解決問題；有的則是傾向在母親有問題的時候再教她，因為當有

問題發生時最容易記住也是機會教育，這樣可以不用教太多次，但實際上對母親來說，這樣的學習方式得花很長的時間去摸索、轉化青少年的經驗值，母親們較掌握不到箇中竅門，看到的是怎麼快速解決問題。但是對青少年來說，不用特地花功夫學習 Facebook 怎麼操作是因為他們熟悉對科技的操作思維，從受訪者 D2 的例子可以看到，即使在不同的平台（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她照樣能比年長者快速摸索出正確的用法，而這種對科技產品的使用與思考方式正好是多數年長受訪者所欠缺的部分。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當父母與子女雙方皆使用智慧型手機，他們黏著在 Facebook 上的時間與頻率也會相對增加，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等於多了一個溝通方式，開啟親子互動另一個溝通管道。

> 基本上，每天都會上 Facebook，一天大概有十個小時吧！在家就會開著，然後如果在外面的話就是手機不定時的就會看一下。（受訪者 E2）

> 我上 Facebook 的次數並沒有很多，只是偶而無聊的時候看一下，有時間的話就看一下，知道朋友現在狀況怎麼樣，回一下，然後關掉，都用手機回比較多。因為手機比較方便，反正也不是要改什麼東西或辦社團，只是瀏覽一下就可以。（受訪者 C2）

這種經常性使用的現象，不只發生在子女身上，年長一代的受訪者亦同。

> 當然是用智慧型手機來得好啊！而且可以隨時知道狀況，我為什麼會買智慧型手機，因為他們兩個都用智慧型手機，我也要用智慧型手機啊！（受訪者 C1）

> 基本上開機之後大概早上 7、8 點開始到晚上 11、12 點中間，我會斷斷續續去用（我不會一直掛在上面），次數來講應該算很頻繁，可是時間不會非常的長，就是說工作之餘我會點開看一下，只要不是在電腦桌前的話，通常都靠手機只要有訊息就會去看一下，這個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是在辦公室或者是在家裡面有桌上型電腦的話盡量都是用桌上型比較方便，相對也較不影響視力，所以兩個都會使用就是看在外還是室內。（受訪者 E1）

不過，經常性使用智慧型手機對現階段還是學生身分的受訪者來說，還是有風險存在，受訪者 F2 舉親身例子：「應該有一半的時間，一整天都會用智慧型手機，想到就拿出來。但是學校都會規定要關機，嗯…就偷偷拿出來看。」對此，身為母親的受訪者 F1 提醒：「因為學校可能也怕他們沉迷於智慧型手機，所以有嚴格規定，其實是不能帶去學校的。可是他們基於方便家長聯絡，可以帶，但是

不能拿出來。有一次我兒子，因為我都自己準備午餐，他只是要聯絡我什麼時候要拿，他在走廊上講，被教官看到，手機就被沒收了。」

由上述訪談整理得知，青少年教導母親使用 Facebook 是親子雙方在平台互動的第一步接觸，儘管年長受訪者再怎麼努力學習，剛開始仍有技術落差的問題，年輕一輩的受訪者在使用初期對其父母親有很大的幫助，但仍然在 Facebook 操作層面有些隔閡，母親無法像孩子們這麼輕易使用，自然而然也無法融入或是跟孩子們一起討論 Feacbook 的內容，了解他們為什麼對這個平台那麼著迷，因此，對初期欠缺使用 Facebook 知識與技術的年長受訪者來說，難以跟子女產生對等的網路溝通。年輕一代的受訪者也發覺父母在使用上遇到了困難，他們設法幫忙上一代解決問題，產生一種由下往上的權力互動，這是不同於以往上對下的教育經驗，年輕一代有權主導或從旁協助父母在 Facebook 及智慧型手機上的操作，正如 Mead 的前喻文化所提到的後輩教導前輩的現象不謀而合。

然而，從年長受訪者回答的內容中發現，操作與使用 Facebook 的熟悉度是可以靠時間以及使用經驗慢慢累積克服的，而這種母親與青少年在 Facebook 的互動連結也逐漸從技術操作面，昇華到情感連結面，更多話題可以在上面分享、溝通，年長受訪者在 Facebook 的學習上有快速增能（enablement）的現象，例如受訪者 C1 意識到這是現在的潮流，不會用即跟不上時代，為了避免落伍而更加緊腳步迫使自己學會，加速縮短與子女的科技認知與使用代溝。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為訪談結果整理，關於研究問題與分析結果整理概述如表 5-1 所示，以呼應研究目的，做總體性的概述。第二節歸納研究發現並做延伸性討論。第三節闡述研究限制上的不足。第四節則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概述

隨著社交媒體時代來臨，Facebook 的迅速崛起之際，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帶領使用者進入一個全新不同於以往的媒體經驗，這樣的改變使得年輕受訪者與年長受訪者在使用初期出現了科技斷層現象，不過，在使用了一段時間後，親子雙方共同歷經一些 Facebook 事件，慢慢出現了代際衝突下的協商對話與微妙的動態平衡。研究者從研究發現回應之前所述的研究問題，概述整理如表 5-1：

表 5-1　研究問題與分析結果概述整理表

<table>
<tr><td rowspan="3">個人層次</td><td>研究問題 1</td><td colspan="2">親子個人使用經驗與自我揭露在兩代之間的差異為何？</td></tr>
<tr><td rowspan="3">分析結果</td><td colspan="2">研究結果證實兩代之間在 Facebook 上的個人使用經驗與自我揭露呈現明顯差異。</td></tr>
<tr><td>母親</td><td>子女</td></tr>
<tr><td>1.多數剛開始不太願意加入 Facebook，態度保守
2.選擇性的自我揭露
3.釋放特定種類訊息，內容經過嚴格篩選，對於 po 文內容較認真的看待
4.工具性使用</td><td>1.都會選擇加入，甚至有不同帳號
2.自我揭露程度較母親高
3.對 po 文內容觀念開放，他們知道當隱私曝光後該怎麼藉由功能設定進行排除
4.儀式性使用，滿足愉悅</td></tr>
<tr><td rowspan="2">親子互動層次</td><td>研究問題 2</td><td colspan="2">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反映在四種互動類型上，親子間的差異為何？</td></tr>
<tr><td>分析結果</td><td colspan="2">研究結果發現，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特別反映在「回應式對話」與「獨白」這兩種型態的互動行為上，尤其是母親回覆子女的留言，容易誤踩子女的地雷區，而觀看子女的 po 文、打卡連結，曾出現兩代觀念差距的代際衝突與矛盾情形，「回饋」母親觀看、監視子女 Facebook，間接實施管教行為。「雙向揭露」是維繫親子關係願意分享、交流信任的最佳類型。</td></tr>
</table>

親子互動層次	研究問題 3	兩代之間使用 **Facebook** 親子關係中的權力、角色變化為何？
	分析結果	1 子女對母親的角色化約為朋友圈中的一員，親子關係不再是傳統上對下之間權威式的存在。 2 子女握有「封鎖」母親的籌碼，視為隱私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母親卻有向子女態度軟化、妥協的情形，線下修補關係。 3 母親若以平輩式、輕鬆幽默的態度與子女在 Facebook 上互動，較能獲得子女認同。 4 普遍的年輕受訪者還是傾向於用面對面與母親溝通。 5 Facebook 提供母親一個了解子女、展現子女的不同面向的空間，即使母親在 Facebook 的世界裡較不受子女重視，也要維持管道暢通，保持穩定的平衡狀態。
鉅觀層次	研究問題 4	**Faceboob** 上的親子互動是否出現反向社會化現象？
	分析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 Facebook 親子互動初期出現反向社會化的現象，而母親在使用過程中亦有再社會化的情形。 （以上詳細內容於研究發現與討論中闡述）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顛覆與創造－兩代反向社會化之體現

隨著社交媒體時代來臨，Facebook 迅速發展崛起，吸引全球大量使用者加入，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帶領使用者進入一個有別與過去使用網路的全新媒體經驗，改變了人與人、人與科技之間的互動關係，帶來難以逆轉的變化。從研究結果顯示，Facebook 親子互動中印證了反向社會化的現象，多數的母親碰到 Facebook 上不懂的問題傾向詢問子女，而全數的受訪者子女有過教導母親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Reich 肯定在科技變遷快速發展下，長輩們對於新的知識技能需要向年輕人學習，也呼應了 Mead 所說的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中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的觀念，多數母親加入 Facebook 的初期，由於缺乏經驗，需要子女的協助，從子女與母親的互動中，母親遇到 Facebook 使用問題時，傾向詢問子女，對子女而言傾向「自己摸索就會了，容易上手」，他們會主動去教導母親使用，但在科技操作上兩代的認知仍然產生差距，這也讓多數母親在使用 Facebook 初期，感到相當吃力及適應困難，需要花比子女更多時間去適應、熟悉，形成強烈對比。

從資料分析中得知，當母親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科技經驗無法完全沿用在新的 Facebook 操作上時，必須從舊的網路經驗基礎中再重新去吸收、歸納、重組新的知識，以符合時代潮流，這也讓某幾位母親在初期產生一種挫敗感，因為從小到大，他們提供子女行為楷模的典範，教導子女正確觀念，但 Facebook 使用，卻是他們陌生未知的領域，這種對先前教導權的喪失感受也意味著在 Facebook 領域中，母親的角色無法一如往常般地引領子女學習前進，而是較為被動接收的角色。母親的科技使用能力在透過子女不斷的教導學習加上經常性使用後，有快速增能的現象，他們願意以低姿態、站在比較平等的立場與子女親近，因為發現到子女能夠快速找出正確的使用方法，並認同年輕一代吸收新事物的科技能力與高度敏感度，願意耐心去聆聽子女解釋如何操作，重新去接受新的事物、新的觀念，亦為反向社會化的體現。

不過，子女在面臨有關 Facebook 上的問題時，卻以自己摸索處理或者請教同儕的方式來尋求解決之道，反而不會主動詢問母親的意見，足見在 Facebook 使用上青少年子女已顛覆傳統固守由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轉而以平行化、相互討論學習。而 Facebook 的自我揭露程度與隱私設定更為多元意見表達提供了行使權力的保護罩，子女的言論操控性與自主性明顯提高，可藉此暫時擺脫現實生活中長輩與晚輩的階級之分，削弱傳統家庭中母親角色的權威性，子女根據自身的經驗創造屬於新的文化體驗，這階段的年輕人具有共同的世代意識，創造與上一輩不同的語言文化、思想觀念、行為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年長受訪者加入 Facebook 使用後，有的逐漸發展自己新的交友圈、有的重拾以往舊同學拓展人脈、吸收更多新的資訊，多數母親反映使用 Facebook 之後能夠更了解子女在想什麼、做什麼，從母親與科技的互動過程中，可以看到他們展開了一段 Facebook 上的新旅程，所接觸的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社交媒體經驗。回顧年長受訪者從抗拒使用到逐漸接受並學習成長，甚至駕輕就熟的階段，這中間的變化對母親們而言，不過是近 5 年內發生的事情，他們正在與年輕一輩經歷共同的歷史事件，正如 Mannheim 所提的全新接觸（fresh contact）觀點，Facebook 上的科技互動，母親與子女正在共同經歷一段新的歷程、新的演變、吸取新的科技經驗並創造新的價值觀，在 Facebook 使用過程中也反映出這些年長受訪者受到新的變化刺激後，重新「再社會化」的現象。

二、衝突或平衡？Facebook 親子攻防的矛盾拉扯

因為加入 Facebook 的緣故，這些年長一代的受訪者，看到了很多與他們原本價值觀相違背衝突的事件或內容，使她們產生了內心的矛盾，例如：子女在 Facebook 上用不雅的言詞飆髒話、指責老師、討論八卦、風靡偶像、使用媒體習慣的改變…對母親而言，這些內容直接衝擊了他們過去對尊師重道、既有教

條、壞學生標籤化的傳統觀念，挑戰「好學生、乖小孩」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可以發現，在 Facebook 互動中母親角色仍保有後喻文化長輩教導晚輩的觀念，想要介入管教子女，而子女卻希望能保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隱私，兩股新舊觀念勢力陷入了拉扯。Facebook 親子互動類型中的具體差異表現，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從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反映出他們特有的文化，呈現後現代的界線模糊、例如：對「讚」的解讀，可能只是「閱」、「收到」、「懂了」，來表示一種對母親的回應，另外，「髒話」可能是認同性的語言，或著同儕間的暗號、象徵性符號，有時候也是幽默搞笑的方式，但極有可能被上一代就字面的意義去解讀，可能不懂年輕人的語言或想表達的真正意涵但受訪者還有另一種看法，認為可以再修飾不用那麼地粗俗，沒禮貌，存在別人對發言者的評價與看法的落差。此外，研究資料發現，對於正經八百的內容反而沒人想看，大家想看些新奇搞笑、新鮮有趣的內容，這部分也呈現在青少年的 Facebook 風格上，而且他們會刻意找「點」、「梗」來凸顯所欲表達的意思，圖文呼應、照片修飾、強化自我表演，進而尋求更多的參與以及認同，在 Facebook 上盡情揮灑青春。

（二）新的一代有他們的文化語言，自我表現風格，與上一代的觀念產生隔閡，母親們在 Facebook 的世界裡看到一種全新的流行文化樣貌，試圖想要塑造子女符合上一代的行為準則，但卻力不從心。對青少年來說，同儕之間的吸引力比母親給予的壓力還要大，使得他們在 Facebook 上能獲取自我認同，在意朋友對他的看法而實施觀眾隔離進行印象管理，但是母親怎麼看他們，這一點卻是常常被他們所忽略。

（三）在現實中，子女不能輕易對父母隔離、排除在外，但是 Facebook 的世界裡面，他們能夠照著自己的意思，對父母親設定權限、甚至封鎖，但是反觀父母親卻沒有將子女封鎖的經驗，相反地，年長的受訪者注視著子女 Facebook 上的一舉一動，牽動他們的情緒。例如：觀看他們的私人訊息、看到不妥的言詞會跳出來回覆提醒、會在 Facebook 上發現子女沒有跟母親報告的行蹤，甚至還有基於保護偷偷跟蹤子女觀看與朋友約會的情形…在 Facebook 的世界，母親們能夠知道更多子女的交友狀況以及學校生活，可能這些都是尚未加 Facebook 前，所忽略或刻意被子女隱瞞的部分。

（四）Facebook 開啟了低門檻的交友世界，就算是不認識的人也可能透過連結而變為朋友名單中的一員，尤其在朋友數量多且隱私設定不嚴格

的青少年來說，也有年輕受訪者因為手機外洩被騷擾，而提高對於隱私設定的案例。兩性議題與異性交友是母親觀看子女 Facebook 的敏感話題，由於青少年還在身心發展階段，對於兩性交友難免有所好奇與新鮮感，當父母看到子女在 Facebook 上有與異性友人拍照之類的內容或者對話，父母親特別容易捕風捉影，想進一步了解更深入子女的交友動態，但從資料顯示，年輕一代的受訪者對此行徑相當反感，某種程度也採取了選擇性的隔離，為了不想被發現，也有諜對諜試探與防備。

（五）封鎖是青少年的最後一道防線，對其私人空間的自我保護行為，熟悉科技操作的他們會主動分層次，來決定對父母的監視與掌控進行懲罰的輕重。但也有相反的例子，從資料整理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實生活中互動良好的親子關係，有助於線上的關係維持，而且母親的管教方式若是以近似平輩式的親近、溫和、幽默態度，更能夠爭取子女的認同，另外，子女們樂見於看到母親能有自己的交友圈，拓展人際關係，而不是成天只會在網上監視著他們，他們希望母親也能夠享受使用 Facebook 的愉悅、從中獲得意義與價值。

三、秘密或公開？親子如何跨越隱私界線

經由資料整理後發現，在個人層次的行為面向，個人使用經驗與自我揭露展現兩代差異，年長一輩的受訪者在加入 Facebook 時與親友聯繫社交性、跟得上潮流、資訊取得為最主要的前三動機，隨著 Facebook 周遭的朋友陸陸續續加入 Facebook 的行列，以及子女們都有帳號的情形下，使得原本沒有帳號的受訪者倍感壓力，不過，研究也顯示，母親剛加入 Facebook 初期，對於自我揭露與隱私設定最看重，因為不想在公開場合發表私人意見、吐露心事或抱怨、所以版上的內容呈現，多以生活化的旅遊、聚會、知識性文章分享、健康資訊、時事動態等來維持在別人心中的印象，選擇性的釋放訊息、高度的自我保護，而這種觀念也反映到他們怎麼看待子女的 Facebook。

年長受訪者多數剛開始有不太願意加入 Facebook 的狀況，擔心使用上有隱私揭露的問題，他們不願意任何消息都公開在版上暴露讓大家知道，選擇性揭露並釋放特定種類的訊息讓親友們知道，難以改變他們的核心價值觀，使用 Facebook 以工具性動機為主，他們很清楚自己的界線在哪裡，另一方面也清楚想獲取何種資訊？對於私密性的話題不願意公開在 Facebook 上討論，跟熟悉的親友保持一定程度的強聯繫，但對不熟的朋友保有神祕的色彩，多以瀏覽方式較少主動發言，在 Facebook po 文的頻繁程度遠不及子女。對於 Facebook 上的 po 文內容較認真看待，投射自我觀點，在發佈內容的同時也希望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與重視，考慮的因素比年輕受訪者來得複雜。

青少年受訪者則呈現完全不同的樣貌，他們願意分享、經常性的 po 文與留言，比起上一代來說較不重視父母對他們的看法，反倒是同儕之間的評價是他們比較關心跟考量的重點。另外，在一些外層圈的訊息揭露，例如：年齡設定、自我介紹、交友狀況…這些屬於個人隱私的資料，在 Facebook 上面資料不完全都是真實的，他們會技巧性的選擇作假，從訪談資料中，幾乎每一位都不滿 13 歲就申請 Facebook 帳號，為的是能夠使用，玩遊戲與跟朋友互動。然而自我介紹的內容以及交友狀況，他們也不是那麼照本宣科的寫，例如：女同學之間會互相打交往中、自我介紹內使用俏皮搞笑的內容，也有申請多個帳號的例子。這種多元自我觀，展現年輕人多重形象，也是他們進行觀眾隔離的一種方式，選擇與家人用不同帳號，來維持印象管理。

對於周邊的資訊像是年齡、交友狀況、心情分享、生活瑣事、個人生日、分享連結等，年輕受訪者願意公開讓大家知道，雖然他們也會擔心隱私的問題，但他們知道當隱私曝光後該怎麼藉由功能設定進行排除，因為熟悉怎麼操作上面的設定而比年長者具有優勢，科技使用帶有儀式性動機，滿足自我愉悅，Facebook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溝通平台，黏著度比年長受訪者高，甚至使用上有媒體轉移的現象產生，不直接打電話而將訊息發佈在 Facebook 上。年輕受訪者皆有未滿 13 歲就提早加入 Facebook 的情形，而且他們的交友數量遠超過年長受訪者，經常出現多重帳號的設定，不過最常用的帳號還是會集中在特定一、兩個帳號上。

四、線上與離線－母親的管教行為深入 Facebook

研究發現生活中的親子互動關係會延續到線上互動，在 Facebook 親子互動中，親子關係不再是上對下之間權威式的存在，間接化約為朋友圈中的一員，加入母親等於開放她能夠與其他朋友一般瀏覽、觀看、子女 Facebook 的權利，只不過，倘若母親在版上觸及子女的地雷區，像是過度的管教或指正，反而會招致子女的反感。在 Facebook 的世界裡，子女擁有私人空間的主控權，個人化的功能使用讓他們對母親能夠經由設定來決定母親觀看的所知範圍，倘若以開放、平易近人平輩式的姿態與子女在 Facebook 上互動，他們較願意分享傾聽，但若高壓命令式的方式，有可能導致子女將其封鎖或限制。

線上，年輕一代受訪者認為他們是獨自的個體且以同儕團體為重，平時並不會刻意去留意母親的 Facebook 內容，但反觀母親們仍延續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投入到 Facebook 上，她們在 Facebook 中仍以母親的身份監視著子女的舉動，某種程度亦是間接實施管教行為，例如：回覆子女的留言督促他們唸書、避免罵髒話、

加入他們的同學輾轉留意子女近況、察看子女的私人訊息、甚至偷偷跟蹤子女出去…，不過，有些年長受訪者在與子女互動時，會盡量以平輩的方式，拉近與子女的距離，甚至學著去適應他們的語言、用詞。母親認為縱使自己有涉入干預的權力，但也會顧及在子女公開版上的形象，而將其管教轉移到現實生活中。

由此可知，母親意識到在現實生活中的角色必須與 Facebook 上的表達有所區隔，這樣能夠讓她們跟子女之間的關係保持在一種相互平衡的狀態，不用擔心因為單一事件、不當留言而被子女封鎖或限制。除此之外，研究者也發現，就算母親被子女封鎖，在現實生活中子女對待母親的方式並不會產生太大的改變，相反地，母親卻有向子女軟化、妥協的情形，要求子女再將她加回 Facebook，重新修補關係。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讓母親試著去接受並適應變化所帶來的矛盾與衝突，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越密切，雙方欲能貼近對方的觀點，為家庭關係帶來新型態的溝通方式。

值得關注的是，在青少年階段，母親們對於異性交友與兩性互動的內容均呈現了高度的關心，但過多的猜測反而使子女感到厭煩，做出不讓她們知道的行為。對於使用 Facebook 的關係變化，普遍的年輕受訪者還是傾向於用面對面與母親溝通，他們想保留一塊私人空間，在 Facebook 上與母親的互動遠不及與朋友來的多，但反觀多數母親覺得加入子女 Facebook 後的改變，能夠更參與子女的生活，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進而從中獲得自我調整的經驗，學著怎麼和子女溝通。

綜上所述，子女在 Facebook 的世界掌握了權力優勢，在現實生活中子女聽從母親的教導，但在 Facebook 上，母親的角色的權威感反而讓子女的朋友們感到緊張的作用力，年輕受訪者們一致認為，就算不用 Facebook 溝通，對他們跟母親之間還是會保持經常性的互動，影響並不大。但從母親的角度，Facebook 提供了他們一個了解子女的重要管道，幫助他們看到子女的不同面向，即使在 Facebook 的世界裡不受子女重視，也要維持管道暢通，達到穩定的平衡狀態。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樣本的挑選

本研究以滾雪球抽樣，在上一代受訪者的挑選上皆為青少年的母親，缺乏父親角色與子女在 Facebook 互動的討論，事實上，父親加入子女的 Facebook 亦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且從訪談資料中得知，父母雙方之間也會就孩子的 Facebook 行為觀察其生活動態，互相討論、檢討反省是否該調整管教方式？從 Facebook

上比較父母對子女態度異同？這些面向都有可能對家庭權力、角色產生不一樣的刺激與變化，研究者只能單從母親與子女的互動作為探討依據，仍有其侷限性與不足，若能增加父親角色對於社交媒體的親子互動討論，應能更真實勾勒出親子使用與家庭關係權力、角色的動態變化。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研究者將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方式分成四種類型，包括了雙向揭露、回應式對話、獨白、回饋，絕大部分的內容是以圖文、影像連結、上下文對話形式呈現，而且從回應式的前後文內容中能夠看出原始脈絡，更有助於對案例本身的理解與分析。本研究因侷限於 Facebook 皆屬個人化頁面，加上文本內容收集過程中牽涉到受訪者對其他親友們隱私揭露的考量，現階段難以進行文本分析，而採用深度訪談法，由受訪者口述親身的使用經驗作為資料收集方法，但其中缺少了關於互動文本內容的佐證資料，以加強研究立基，若能開發出 Facebook 的文本分析法，對於互動脈絡應有更周全翔實的解讀。

三、問卷設計的差異

在訪談問卷的設計上，本研究採用子女與母親以同一份問卷內容作為訪談問題，僅在追問時體現問題的差異，不過，這樣的作法仍有其不足，因為母親與子女屬於不同的世代，同輩之間具有相同的歷史經驗與文化連結，同一份問卷中並無法完全凸顯出親子之間對於某一類問題的重視程度，例如：對子女的管教態度，但若能分開針對不同世代的母親與子女設計兩份不同問卷，應能更貼近兩代的想法、生活態度，將問題做更細緻描述呈現，進而比較兩代不同的價值觀念。

第四節　未來研究建議

一、不同媒體平台上的親子互動

媒體科技日新月異，科技變化與日遽增，而代際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卻是普遍存在於各個世代中，透過新科技的使用，能發掘科技互動所呈現不一樣的親子關係樣貌，本研究選擇以 Facebook 作為研究場域，想了解親子互動在社交媒體上的微妙變化，以及家庭權力角色關係，未來建議能將本研究經驗移植至不同的媒體平台，觀察其他新科技產物與親子互動之間所產生的代際衝突現象，對於親子關係的變化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

二、觀察特定家庭型態的親子互動差異

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家庭結構逐漸由傳統的大家庭轉為小家庭居多，除了原生家庭之外，單親家庭與繼親家庭的數量也與日遞增，這些家庭結構的差異勢必對成長階段的青少年與父母親的互動關係產生變化，因此，若能針對特定的家庭型態做探討，則更能深入了解青少年因環境背景所造成的作用，反映在新科技使用上親子互動的差異。

三、父母線上、離線管教方式差異

根據研究顯示，父母的管教方式會延伸到他們在線上跟子女的互動，但是與現實生活中的互動方式略有差異，在實際生活裡，他們較能展現父母的權威、說話方式不像線上還得三思而後行，考量到有他人存在的觀感，而思考開採取什麼樣的回話態度、用詞是否適當等。母親在 Facebook 的管教行為會經過自我修飾，顧慮子女與他們朋友的感受，建議未來研究可再進一步比較年長者使用 Facebook 與實際生活上對子女管教行為的影響。

四、Facebook 上的親子展演行為

從研究中發現，關於一些敏感話題，例如：異性交友或談論到感情事情，家人尤其是母親角色，在 Facebook 上被青少年視為「身份特殊份子」，子女們不見得願意完全吐露真相，有些子女選擇部分開放自己的 Facebook 內容，以避免讓母親知道，未來亦可增加剖析親子在 Facebook 上的表演/觀展行為或是親子互動背後心理層面（態度、動機）的探討，有助進一步了解青少年在身心發展時期，他們的觀念、想法與行動對於親子關係的產生何種變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書目

一、中文資料

王惟芬、黃柏恆、楊雅婷譯，Bilton著（2011）。《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Facebook, iPad, iPhone如何翻轉我們的世界》。臺北：行人。（原著Bilton, N. [2010]. *I live in the future & here's how it works: why your world, work, and brain are being creatively disrupted*. New York, N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江明修（1992）。〈社會科學多崇典範的爭辯：試論質與量研究方法的整合〉，《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4：315-344。

李介至（1998）。《青少年親子衝突、因應策略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孟燕（2009）。《親情Online：網路媒介與家庭溝通型態之相關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曉虹、周怡譯，Mead著（1987）。《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河北：人民。（原著Mead, M. [1970].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 NY: Natural History Press / Doubleday & Company.）

胡幼慧、姚美華（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

宣秀慧（2001）。《青少年親子衝突歷程中的親子互動》。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洪蘭譯，Harris, J. R.著（2000）。《教養的迷思－父母的教養能不能決定孩子的人格發展》，臺北：商周。（原著Harris, J. R. [1998]. *The Nurture Assumption -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The Free Press.）

徐江敏、李姚軍譯，Goffman著（1992）。《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臺北：桂冠。（原著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翁樹澍（1990）。《親子互動關係對青少年心理社會福利感之影響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毓英（1986）。《親子互動模式與青少年社會關係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張純富（2010）。《社交網站人際關係維繫之研究：以Facebook為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郭良文、林素甘（2001）。〈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之比較分析〉，《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刊》，7 (4)：1-13。

陳品宏（2009）。《面對面與Facebook之人際互動研究》。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新媒介科技手冊》。臺北：韋伯。（原著 Leah, A., & Livingstone, S. (Eds.). [2006]. *Handbook of new media*. London, UK: Sage.）

黃貝玲、蔡宏明、羅耀宗譯（2009）。《N世代衝撞：網路新人類正在改變你的世界》。臺北：麥格羅希爾。（原著Tapscott, D. [2008]. *Grown up digital: How the net generation is changing your world*. New York, NY: McGrow-Hill.）

楊秋燕（1992）。《青少年親子衝突、衝突情感經驗及衝突解決策略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伯霖（2010）。《Facebook 對大學生人際關係相關性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資料

Altman, I., & Taylor, D. (1973). *Social pene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Amato, P. R., & Rivera, F. (1999). Paternal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 375-384.

Antaki, C., Barnes, R., & Leudar, I. (2005). Self-disclosure as a situated interactional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 181-200.

Anthonysamy, P., Rashid, A., & Greenwood, P. (2011, October). *Do the privacy policies reflect the privacy controls on social net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IEE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vacy, Security, Risk and Trust, Boston, MA.

Aunola, K., Stattin, H., & Nurmi, J. E. (2000). Parenting styles and children' achievem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 (2), 205-222.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psychology, 3*, 265-299.

Beniger, J. R. (1987). Personalization of mass media and the groth of pseudo-comm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14* (3), 352-371.

Ben-Ze'ev, A. (2003). Privacy, emotional closeness, and openness in cyberspa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9*, 451-467.

Boyd, D. M. (2007). Why youth (heart) social network sites: The role of networked publics in teenage social life. In D. Buckingham (Ed.), *McArthur foundation series on digital learning: Youth, 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ryman, A. (1988).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UK: Routledge.

Burgoon, J. K., Parrott, R., Lepoire, B. A., LKelley, D. L., Walther, J. B., & Perry, D. (1989) .Maintaining and restoring privacy through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6*, 131-158.

Burke, M., Marlow, C., & Lento, T. (2009). Feed me: Motivating newcomer contribution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945-954.

Chen, H., Goh, T.,& Li, W.(2009, November). *Welcome to Facebook: How Facebook influence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2009 TRIS, Hsinchu, Taiwan.

Christofides, E., Muise, A., & Desmarais, S. (2009).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ntrol on Facebook: Are the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or two different processe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12*, 341–345.

Christofides, E., Muise, A., & Desmarais, S. (2012). Hey mom, what's on your facebook? Comparing facebook disclosure and privac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 (1), 48-54.

Ciairano, S., Kliewer, W., Bonino, S., & Bosma, H. A. (2008). Parenting and child well-being i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Adolescence, 43*(169), 99-117.

Debatin, B., Lovejoy, J. P., Horn, A., & Hughes, B. N. (2009). Facebook and online privacy: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5*, 83-108.

Dey, R., Jelveh, Z., & Ross, K. (2012). *Facebook users have become much more private: A large-scale study*. Paper at the 4th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ecurity and Social Networking (SESOC), Lugano, Switzerland.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Fogel, J., & Nehmad, E. (2009). Internet social network communities: Risk taking, trust, and privacy concer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5*, 153-160.

Galegher, J. Sproull, L.,& Kiesler, S. (1998). Legitimacy, authority and community in electronic support groups. *Written Communication, 15*, 493-530.

Garfinkel, S. (2000). *Database nation: The death of privacy in the 21st century*. Sebastopol, CA: O'Reilly and Associates, Inc.

Gross, R., & Acquisti, A. (2005). *Information revelation and privac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Paper presented ACM Workshop on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Society. Alexandria, VA.

Guedj, R. A., ten Hagen, P. Hopgood, J. W., Tucker, F. R., Hugh, A., & Duce, D. A.(1980). *Methodology of Interaction*. Amseterdam,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Horton, D. L., & Wohl, R. R. (1956).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 215-229.

Hall, J. A. (1987).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 empirical review. *Adolescent, 22* (88), 767-789.

Jourard, S. M. (1971). *Self-disclosur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transparent self*. New York: Krieger.

Jourard, S. M., & Lasakow, P. (1958). Some factors in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1), 91-98.

Kennedy, T. L. M., & Wellman, B. (2007). The Networked Househo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0* (5), 645-670.

Kiousis, S. (2002). Interactivity: A concept expl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4* (3), 355-383.

Krasnova, H., Kolesnikova, E., & Guenther, O. (2009). 'It won't happen to me!': Self-disclosure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343.

Laurenceau, J. P., Barrett, L. F., & Pietromonaco, P. R. (199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losure, partner 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in interpersonal exchan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38-125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ei, L., & Wu, Y. (2007). Adolescents' paternal attachment and internet use.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0* (5), 633-639.

Livingstone, S. (2008). Taking risky opportunities in youthful content creation: Teenager's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for intimacy, privacy and self-expression. *New Media & Society, 10,* 393-411.

Luescher, K., & Pillemer, K. (1998).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413-425.

MacDermid, S. M., Franz, C. E., & De Reus, L. A. (1998). Generativity: At the crossroads of social roles and personality. InD. P. McAdams & E. de St. Aubin (Eds.), *Generativity and adultdevelopment: How and why we c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181-22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ahler, A., & Rogers, E. M. (1999). The diffusion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s and the critical mass: The adop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by German bank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3* (10/11), 719-740.

Mannheim, K.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Kecskemeti, P. (Ed.), *Karl Mannheim: Essays*. 276-322. London, UK: Routledge.

Markus, M, (1990).Toward a 'critical mass theory of interactive media'. In J. Fulk & C. Steinfeld (Eds.),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94-218. Newbury Park, CA: Sage.

McKnight, D., Lankton, N., & Tripp, J. (2011, January). *Social network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A disconnect*. Paper presented 44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Kauai, HI.

McMillan, S. J. (2000). Interactiv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Function, perception, involvement,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web site. In M. A. Shaver (Ed.), *Proceedings of the 2000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 71-77.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oore, S., & Gullone, E. (1996). Predicting adolescent risk behavior using a personalized cost-benefit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5, 343-359.

Newman, B. A., & Murray, C. I., (1983). Identity and family relations in early adolescent.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t, 3*, 293-303.

Olson, D., Russell, C. S., & Sprinkle, D. H. (1983). Circumplex modl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 *Family Process, 6* (22), 69-83.

Pavlik, J. V. (1998). *New media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erspective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Pilcher, J. (1994).Mannheim's sociology of generations: An Undervalued Legac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3), 481-495.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9* (5). Lincoln: NCB University Press.

Rafaeli, S. (1988). Interactivity: From new media to communication. In R.P. Haekins, J. M. Wiemann & S.Pingree (Eds.),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rging Ma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110-134. Newbury Park, CA: Sage.

Reich, C. A. (1970).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How the youth revolution is trying to make America livable*. New York, NY: Bantam.

Rubin, Z. (1975). Disclosing oneself to a stranger: Reciprocity and its limi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1*, 233-260.

Salen, K., & Zimmerman, E. (2004). *Rule of play: Game design fundamentals*. London: The MIT Press.

Smith, E.P., Prinz, R. J., Dumas, J. E., & Laughlin, J. (2001). Latent models of family processes in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Relationships to child competence, and problem behavior. *Jou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63* (4), 967-981.

Smyth, J.M. (1998). Written emotional expression: effect sizes, outcome, types,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6*, 174-184.

Solomon, Y., Warin, J., Lewis, C., & Langford, W. (2002). Intimate talk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teenage children: Democracitc openness or covert control? *Sociology, 36* (4), 965-983.

Soto, C. J., John, O. P., Gosling, S. D., & potter, J. (2011). Ag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10 to 65: Big five domains and facets in a large cross-sectional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330-348.

Stutzman, F., & Kramer-Duffield, J. (2010). Friends only: Examining a privacy-enhancing behavior in Facebook. *Proceedings of CHI 2010*, 1553-1562.

Subrahmanyam, K., & Greenfield, P. (2008).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child relationships.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Child Relationship, 18* (1), 119-146.

Szuprowice, B. (1995). *Multimedia networking*. New York: McGraw-Hill.

Taraszow, T., Arsoy, A., Shitta, G., & Laoris, Y. (2008). How much personal and sensitive information do Cypriot teenagers reveal in Facebook? *Proceedings of 7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871-876.

Tufekci, Z. (2008). Grooming, gossip, Facebook and Myspace: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ese sites from those who won't assimilat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1*, 544-564.

Westin, A., (1967).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NY: Atheneum.

White, F. A. (1996).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 41-56.

三、網站資料

Aratani, L. (2008, March, 9). When mom or dad asks to be a Facebook 'friend'.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May 27, 2013, from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08-03-09/news/36844336_1_friend-request-facebook-friend-personal-page

Blackshaw, P. (2009, November, 2). A pocket guide to social media and kids, the Nielsen company. Retrieved May 27, 2013, from http://www.nielsen.com/us/en/newswire/2009/a-pocket-guide-to-social-media-and-kids.html

CheckFacebook.com（2012）。上網日期：2012年11月28日，取自：http://www.checkfacebook.com/。

Dwyer, C., Hiltz, S. R., & Passerini, K. (2007). Trust and privacy concern withinocial networking sites: A comparison of Facebook and MySpac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keystone.* Retrieved May 8, 2013, from http://csis.pace.edu/~dwyer/research/DwyerAMCIS2007.pdf

Facebook使用中心的隱私設定（2012）。上網日期：2012年12月05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settings?tab=privacy。

Kobayashi, E. (2007, June, 1). Parents are killing Facebook. Retrieved May 28, 2013, from http://www.thestar.com/life/2007/06/01/parents_are_killing_facebook.html

Kornblum, J. (2007, October, 4). Teens: It's our Facebook; As parents join in, kids feel their cyberspace invaded. *USA Today*. Retrieved May 27, 2013, from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tech/webguide/internetlife/2007-10-03-teens-facebook_N.htm

Nielsen. (2010, June, 5). Social networks/blogs now account for one in every four and a half minutes spent online. Retrieved May 28, 2013, from http://www.nielsen.com/us/en/newswire/2010/social-media-accounts-for-22-percent-of-time-online.html

Pew Internet（2012年5月16日）。上網日期：2013年05月11日，取自：http://pewinternet.tumblr.com/post/23177613721/facebook-a-profile-of-its-friends-in-light-of

Rosen, J. (2010, July, 21). The web means the end of forgetting. Retrieved May 28, 2013,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0/07/25/magazine/25privacy-t2.html?pagewanted=all&_r=0

Schwartz, J. (2004, January, 3). That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is becoming instant and online.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May 27, 2013,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4/01/03/business/that-parent-child-conversation-is-becoming-instant-and-online.html?pagewanted=all&src=pm

Sprenger, P. (1999, January, 26). Sun on privacy: ‘Get over it.’ *Wired Magazine*. Retrieved May 28, 2013, from http://www.wired.com/politics/law/news/1999/01/17538

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青少年事務促進專案小組（2012）。《青少年政策白皮書綱領》。上網日期：2012年12月17日，取自：http://ey.cbi.gov.tw/internet/main/doc/doc_detail.aspx?uid=381&docid=1513。

吳凱琳編譯（2012 年 10 月 5 日）。〈全球第 3 大國家！Facebook 使用者突破 10 億〉,《天下雜誌》。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05 日，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3935&page=1。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2）。〈2012年07月 虛擬社群篇〉。上網日期：2012年11月28日，取自：http://www.insightxplorer.com/specialtopic/2012_07_09.htm。

維基百科（2012）。Facebook。上網日期：2012年11月28日，取自：http://zh.wikipedia.org/zh-tw/Facebook。

附錄：　訪談錄音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是「媽在看我臉書？初探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想邀請您接受大約一至兩個小時的訪談，如果您願意接受訪談，請填寫本同意書。

訪談錄音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研究者李芸珮針對研究主題「媽在看我臉書？初探Facebook上的親子互動」進行訪談，以供學術研究之用。在訪談過程中如涉及不便透露之個人隱私，我可以要求停止錄音或在事後要求研究者刪除部份內容。關於訪談錄音之內容，我同意研究者在妥善匿名及保密的情況下整理與分析，以便協助研究進行。

受訪者：_____

日期：_____

指導教授：吳筱玫博士

研究生：李芸珮敬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